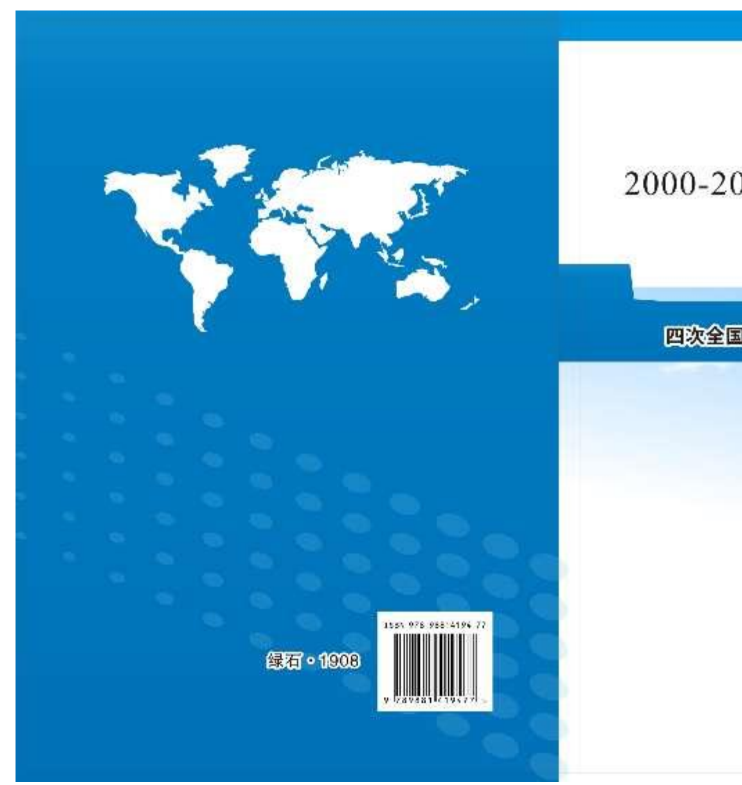


2000-2015年中国人的“全性”(sexuality)

四次全国总人口抽样调查的主要数据分析结果

潘绥铭 著

1908有限公司
香港

潘绥铭的四次全国调查的简介

在潘绥铭教授的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 2000 年、2006 年、2010 年和 2015 年 4 月到 9 月，完成“中国人的性”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基本上是每五年一次，所使用的随机抽样方法一致，调查的地点一致，调查方法一致，问卷的内容也基本一致，因此具有历史可比性。

样本与随机抽样

四次调查的对象都是中国境内 18 到 61 岁的、能识汉字的总人口。在 2015 年，全国人口总数为 13 亿 6782 万人，其中 18-61 岁的人大约是 9 亿 4 千万人。

随机抽样调查，就是保证在这 9 亿多人里，不论什么样的人，每个人都具有相等的可能性被调查到，而不是这种人多，那种人少。因此在理想的情况下，随机抽样调查具有 95%的把握，足以代表这 9 亿多人的总体情况。

随机抽样调查，是一切社会调查的底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调查 100 个人和调查 100 万人是没有区别的，都不能够代表中国人的总体情况，都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偏差。

任何一种网上调查，都无法做到随机抽样，因此，调查的人数再多，也是非常片面的，会严重扭曲真实生活。我们专门做过网上调查与实地调查的对照，足以证明这一点。参见《网站调查与实地调查的实证对比研究：样本偏差程度及其方法论意义》，《江淮论坛》，潘绥铭、张娜、黄盈盈，2009 年第 4 期。

以城乡差异、人口规模、离婚率等国家统计数据为分层指标，进行多层等概率抽样。初级抽样单位（PSU）为县级地理区域，往下抽取第 4 名的街道和镇，再往下抽取第 4 名的居委会或者行政村，再按照居住者的总名单进行等距抽样，按照地理位置抽样法抽取流动人口。

四次全国随机抽样调查的简介

	2000 年	2006 年	2010 年	2015 年
调查对象的定义	中国大陆境内能识汉字的人			
调查对象的年龄段	20-64 岁	18-61 岁		
抽样方法	多层等概率抽样			
抽样的分层标准	城乡、人口规模、工业总产值	城乡、人口规模、离婚率		
初级抽样单位	60	120	103	103
分布在省、直辖市	22	24	25	25
抽样到调查点	PPS 方法抽取居委会、村			
终端调查点个数	60	195	159	103
其中城市居委会	50	150	123	67
其中农村行政村	10	45	36	36
调查点内抽样到人	居民与流动人口的名单等距抽样			
抽样人数总计	5000	6788	9992	7725
到场人数总计	3962	5688	7786	5601
有效完成调查人数	**3812**	**5404**	**7202**	**5136**

其中男性[①]	1899 （49.8%）	2721 （50.4%）	3433 （47.7%）	2472 （48.1%）
现场有效应答率	96.2%	95.0%	92.5%	91.7%
抽样有效应答率	76.4%	71.5%	72.1％	66.5％
统计中复杂样本的加权因素[②]	城乡、性别、年龄	城乡、性别、年龄	城乡、性别、年龄、婚姻	城乡、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

2015 年全国调查的初级抽样点名单（PSU，城市的街道与农村的乡镇）

1. 安徽，安庆市，潜山县，龙潭乡
2. 安徽，蚌埠市，蚌山区，天桥街道
3. 安徽，六安市，金安区，中市街道
4. 安徽，六安市，霍邱县，龙潭镇
5. 北京，朝阳区，垡头街道
6. 北京，丰台区，丰台街道
7. 福建，福州市，鼓楼区，五凤街道
8. 福建，福州市，长乐市，吴航街道
9. 福建，泉州市，南安市，溪美街道
10. 福建，厦门市，思明区，中华街道
11. 广东，东莞市，市辖区，东城街道
12. 广东，东莞市，市辖区，东城街道
13. 广东，佛山市，顺德市，勒流街道
14. 广东，佛山市，高明市，荷城街道
15. 广东，惠州市，惠城区，桥东街道
16. 广东，江门市，蓬江区，堤东街道
17. 广东，茂名市，电白县，黄岭镇
18. 广东，梅州市，梅江区，金山街道
19. 广东，清远市，佛冈县，石角镇
20. 广东，汕头市，龙湖区，珠池街道
21. 广东，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
22. 广东，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
23. 广东，湛江市，徐闻县，锦和镇
24. 广西，北海市，合浦县，闸口镇
25. 广西，柳州市，柳江县，成团镇
26. 广西，南宁，天等县，华隆乡
27. 贵州，六盘水，钟山区，凤凰街道
28. 海南，临高县，临城镇
29. 河北，唐山市，路北区，缸窑街道
30. 河北，唐山市，古冶区，古冶街道
31. 河北，唐山市，迁西县，栗乡街道

[①]在实地调查中，被调查者往往是男人偏少、女人偏多。因此，接受调查的男性的比例越高，证明调查质量越高。

[②]复杂样本就是在统计中，首先纳入分层抽样的因素：城乡、不同调查点之间的差异，然后再纳入一般的人口特征的因素。这是随机抽样调查结果统计的底线。

32. 河北，邢台市，清河县，葛仙庄镇
33. 河南，南阳市，方城县，清河乡
34. 河南，南阳市，镇平县，贾宋镇
35. 河南，南阳市，唐河县，郭滩镇
36. 河南，商丘市，永城市，城关镇
37. 河南，周口市，商水县，胡吉镇
38. 黑龙江，大庆市，让湖路区，龙岗街道
39. 黑龙江，哈尔滨，南岗区，燎原街道
40. 黑龙江，哈尔滨，宾县，宾州镇
41. 黑龙江，齐齐哈尔，龙沙区，民航街道
42. 黑龙江，绥化市，北林区，大有街道
43. 湖北，黄冈市，浠水县，丁司当镇
44. 湖北，黄石市，黄石港区，沈家营街道
45. 湖北，荆州市，江陵县，秦市乡
46. 湖北，武汉市，黄陂区，罗汉街道
47. 湖北，宜昌市，宜都市，陆城街道
48. 湖北，宜昌市，枝江市，七星台镇
49. 湖南，郴州市，桂阳县，桥市乡
50. 湖南，郴州市，安仁县，灵官镇
51. 湖南，邵阳市，邵东县，黄陂桥乡
52. 湖南，株洲市，攸县，槚山乡
53. 吉林，吉林市，舒兰市，环城街道
54. 吉林，延边州，敦化市，二道白河镇
55. 吉林，延边州，敦化市，二道白河镇
56. 江苏，连云港，灌云县，下车乡
57. 江苏，连云港，灌南县，三口乡
58. 江苏，南京市，玄武区，梅园新村
59. 江苏，苏州市，常熟市，虞山镇
60. 江苏，苏州市，姑苏区，双塔街道
61. 江苏，苏州市，张家港，杨舍镇
62. 江苏，泰州市，兴化市，绍阳镇
63. 江苏，无锡市，宜兴市，环科园
64. 江苏，徐州市，云龙区，彭城街道
65. 江西，上饶市，余干县，三塘乡
66. 江西，新余市，渝水区，城南街道
67. 辽宁，鞍山市，岫岩县，兴隆镇
68. 辽宁，朝阳市，双塔区，光明街道
69. 辽宁，丹东市，凤城市，凤凰城街道
70. 辽宁，抚顺市，新宾县，平顶山镇
71. 辽宁，沈阳市，和平区，砂山街道
72. 内蒙，赤峰市，宁城县，大双庙乡
73. 山东，德州市，德城区，运河街道
74. 山东，德州市，武城县，四女寺乡
75. 山东，济南市，长清区，文昌街道

76. 山东，济宁市，泗水县，泗张乡
77. 山东，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
78. 山东，青岛市，莱西市，水集街道
79. 山东，烟台市，芝罘区，向阳街道
80. 山东，烟台市，莱阳市，城厢街道
81. 山东，枣庄市，滕州市，荆河街道
82. 山西，晋城市，阳城县，杨柏乡
83. 山西，太原市，晋源区，罗城街道
84. 陕西，安康市，汉滨区，老城街道
85. 陕西，宝鸡市，扶风县，揉谷乡
86. 陕西，渭南市，大荔县，八鱼乡
87. 陕西，咸阳市，淳化县，卜家乡
88. 上海市，浦东区，南码头路街道
89.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抚琴路街道
90. 四川，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
91. 四川，眉山市，彭山区，谢家镇
92. 四川，遂宁市，蓬溪县，红江镇
93. 四川，雅安市，名山区，红岩乡
94. 云南，玉溪市，红塔区，玉带路街道
95. 浙江，杭州市，上城区，清波街道
96.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
97. 浙江，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
98. 浙江，嘉兴市，海盐县，武原镇
99. 浙江，宁波市，鄞州区，洞桥镇
100. 浙江，绍兴市，上虞市，百官街道
101. 浙江，温州市，鹿城区，洪殿街道
102. 重庆，江津区，德感街道
103. 重庆，永川区，胜利路街道

实地调查的方法

由于性调查的高度敏感性，笔者采用了如下实地调查方法：

派出调查员，直接到达全国各地的居委会和行政村，在当地调查 3 天以上。

不进行“入户抽样”，不在家中访谈，而是直接抽样到个人，邀请被访者到事先准备好的访谈室来，一般是居委会的房间或者学校教室。

在封闭空间中访谈：保证每个访谈室中只有调查员与被访者两个人。

同性别、一对一地访谈：禁止调查员访谈异性。

调查员与被访者素未谋面：组长上门动员、预邀而且不进行访谈；调查员不可能知道被访者的情况。

获得被访者的“知情同意”：在访谈开始之前就明确告知被访者，笔者要询问性生活的问题，而且允许拒绝回答任何一个问题或者中途退出。

使用电脑问卷进行访谈：把调查问卷制成电脑程序，调查员携带笔记本电脑到当地，在调查员教导之后，由被访者通过按键盘来独自完成问卷。这是目前国

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方法。[1]

上述四次全国调查的操作方法的细节，笔者在 2004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中写下两万多字的详细叙述。随后在 2006 年与 2010 年进行的后续调查中，一直严格遵照同样的调查方法。读者可以查找该书，这里就不再赘述。

调查内容

自己的社会地位、健康状况、魅力与性感、社会交往、未婚者的恋爱与性、婚姻状况（含同居）、双方情感、性生活细节、非婚性关系、多伴侣性行为、“看黄”、上网活动、异性按摩、一夜情、找小姐、交换伴侣、多人性行为、同性性行为、性生活障碍、使用新毒品、购买性用品、遭到性侵害或性骚扰。

如果调查对象没有某些情况，电脑就会自动跳答，因此，如果被调查者没有任何性行为，那么就会仅仅回答 86 个提问；如果什么情况都有，那么就会回答 280 个提问。在 2015 年，由于经费所限，调查内容缩减为至少 68 个提问，最多 192 个。

致谢所有参加人员

2000 年的第一次调查的课题负责人是潘绥铭、白维廉（William Parish，芝加哥大学）、王爱丽（黑龙江省社科院）、劳曼（Edward Laumann，芝加哥大学）。课题主要参加者是[2]：史希来（中国人民大学）、郭大平（中国人口情报中心）、蔡鑫（首都师范大学）、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李放（芝加哥大学）、黄琦（首都经贸大学）。

第一次调查的成果汇集于：《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 2 月。ISBN：7-80190-131-2 / B.008。

2006 年的第二次调查的课题负责人是潘绥铭。课题主要参加者和调查组组长是：黄琦、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的史梅、王昕、毛燕凌、张娜、王东、杜鹃、侯荣庭；王冠（山东师范大学）、金一之（自由工程师）。

第二次调查的成果，出版于上述主要参加者共同署名的《中国性革命成功的实证：全国成年人口随机抽样调查结果简报，2000 年与 2006 的对照研究》，万有出版社，台湾高雄，2008 年 1 月，ISBN-978-986-83350-5-9。

2010 年的第三次调查的负责人是潘绥铭、黄盈盈。课题主要参加者和调查组组长是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的各级学生：张楠、袁雷、王小平、林博、高培英、杜鹃、张娜、刘熙、王昕、姚星亮；王冠。

第三次调查的调查员是（按姓氏拼音排列）：陈建鹏、陈盛东、陈伟、高冰（女）、郭潇萌、郭晓笑（女）、和文臻（女）、侯寅虎、胡恩海、贾丽娟（女）、解琼琼（女）、井兆雪（女）、乐勇康、李培川、李文荟（女）、林泽莉（女）、刘杰民、刘伟青（女）、吕

---

[1] 1998 年，在美国“全国男性青少年调查”中，把这种方法与“自填问卷法”进行对照，发现各种敏感行为的报告率都比后者有所上升。参见 Turner，C. F，etc.: *Adolescent Sexual Behavior，Drug Use，and Violence：Increased Reporting with Computer Survey Technology;* Science，Volume 280 (5365). May 8，1998，pp.867-873。

[2] 除了已知单位变更者外，均指进行调查时的单位。下同。重复者不再标出单位。

倩（女）、苗怀宁、庞淑兰（女）、祁庆、施京平（女）、孙霖、汤小清（女）、童群霖、王林、王田琪（女）、王艳艳（女）、王洋、王翌庄、行佳丽（女）、胥舒骜、严建萍（女）、杨建山、杨洁（女）、尹婷（女）、张昊、张奕昕（女）、章茜（女）、赵金荣（女）、赵仙儒（女）、周巍。

以上 2000 年、2006 年、2010 年三次调查的成果，出版于潘绥铭、黄盈盈：《性之变：21 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 7 月。ISBN：9787300163741。

首先，笔者最需要感谢的是 2000 年、2006 年、2010 年和 2015 年参与并完成调查的那 23,147 位中国人。

2015 年的第四次调查，负责人是潘绥铭、黄盈盈，合作调查人和调查组长为：

1. 黄盈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
2. 黄琦，副教授，首都经贸大学
3. 蔡鑫，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
4. 姚星亮，副教授，哈尔滨工程大学
5. 王小平，副教授，山西师范大学
6. 赵军，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
7. 王昕，副教授，山东大学
8. 王冠，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
9. 王文卿，讲师，北京理工大学
10. 张娜，讲师，北京科技大学
11. 张楠，讲师，重庆大学
12. 宋琳，教师，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13. 高培英，教师，内蒙古科技大学
14. 侯荣庭，博士，中国人民大学
15. 夏冰，在读硕士，芝加哥大学
16. 贺天丁，毕业本科，中国人民大学
17. 刘春成，毕业本科，中山大学
18. 于永丽，毕业本科，深圳社会工作
19. 宫赫，在读硕士，中国人民大学
20. 潘荣桂，在读硕士，中国人民大学
21. 周柯含，在读硕士，中国人民大学
22. 张育智，在读博士，中国人民大学

此外，下列同学或同仁作为调查员，积极努力地完成了本次调查，功不可没。(按照进行调查的时间先后排序)：

1. 王珺，成都独立研究者
2. 于英民，济南《绿色婚姻》
3. 马慧，济南《绿色婚姻》
4. 刘爽，北京师范大学
5. 魏燕齐，西南大学
6. 谢亦庄，南京大学
7. 庞淑兰，北京社会工作
8. 李文婷，北京社会工作
9. 汤琼明，心理咨询师
10. 万立志，医师
11. 仝冀豫，重庆大学
12. 方堃，重庆大学
13. 唐成，重庆大学
14. 陈卓，重庆大学
15. 任嘉雯，重庆大学
16. 彭婷，北京科技大学
17. 王浩然，北京科技大学
18. 冯建斌，北京科技大学
19. 迟敏敏，北京科技大学
20. 韩秀艳，北京科技大学
21. 马俊男，哈尔滨工程大学
22. 薛金成，哈尔滨工程大学
23. 刘文斌，哈尔滨工程大学
24. 赵鸿雁，哈尔滨工程大学
25. 韩立梅，哈尔滨工程大学
26. 张琛，山西师范大学
27. 章有国，山西师范大学
28. 黄玮，山西师范大学
29. 韦科，北京师范大学
30. 侯日欣，北京师范大学
31. 武阳，北京师范大学
32. 乔晓楠，北京师范大学
33. 贾思茗，山东大学
34. 魏尧，山东大学
35. 杜恬恬，山东大学
36. 王圣博，山东大学
37. 杨明哲，山东师范大学
38. 李运秋，山东师范大学
39. 薛福娟，山东师范大学
40. 袁腊梅，山东师范大学
41. 葛平浩，山东师范大学
42. 吴仕卿，北京理工大学
43. 崔赫珊，北京理工大学
44. 陈思羽，北京理工大学
45. 张磊，北京理工大学
46. 于子涵，北京理工大学
47. 苏娟，首都经贸大学
48. 张若祎，首都经贸大学
49. 张秀闻，首都经贸大学
50. 周冉，首都经贸大学
51. 孙倩，首都经贸大学
52. 武娇，首都经贸大学
53. 韩林，首都经贸大学
54. 吴贸晟，首都师范大学
55. 李琳琳，首都师范大学
56. 戴晨曦，首都师范大学
57. 王平理，首都师范大学
58. 黄子恒，首都师范大学
59. 张韦伟，首都经贸大学
60. 廖丽兰，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61. 刘虹雨，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62. 熊昆，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63. 李炜轩，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64. 敖海丹，内蒙古科技大学
65. 杨彬，内蒙古科技大学
66. 郑浩，内蒙古科技大学
67. 潘东，内蒙古科技大学
68. 夏志新，中国人民大学
69. 李廿廿，中国人民大学
70. 于卓群，中国人民大学
71. 徐文粉，中国人民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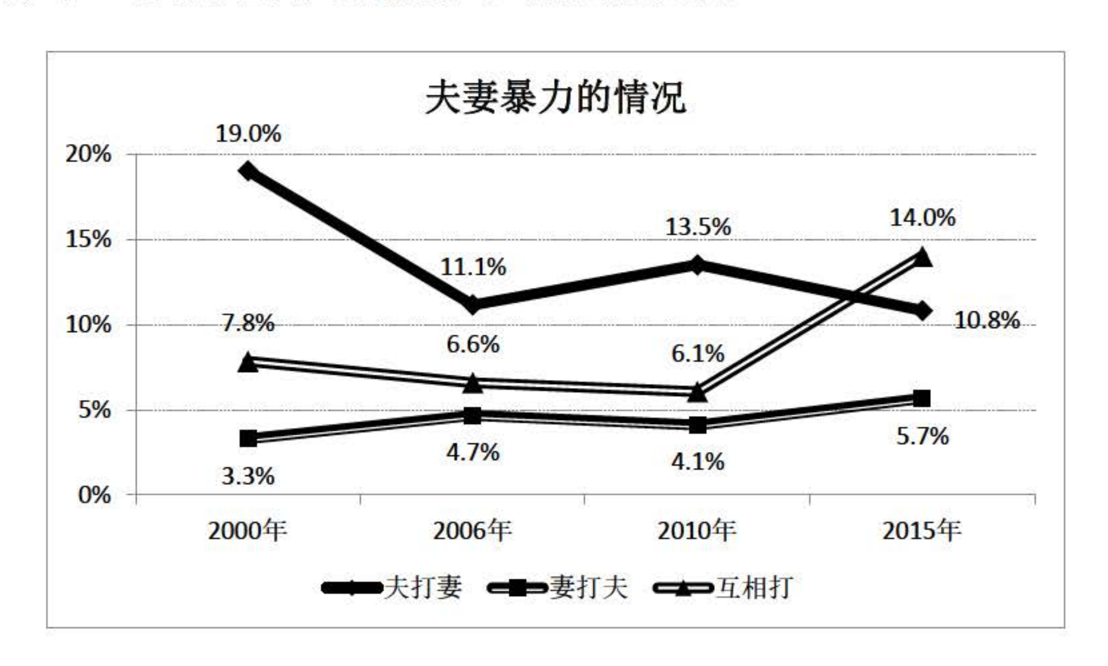
夫妻暴力，知多少？

最近，中国正在准备立法惩罚“家庭暴力”。

在这一活动中，存在着两个假设，第一，这个问题一定是非常严重了，所以才需要立法来惩罚；第二，所谓的“家暴”，主要是“打老婆”。

这两个假设，在一般人中，已经成为一种公共想象；在那些鼓吹立法的人们里面，已经成为一种神话，一种“政治正确”的信仰。

那么，现实情况究竟如何呢？不论你讲出多少催人泪下的血淋淋的故事，人们还是不得不问：在 14 亿中国人里面，这种情况多吗？究竟占百分之多少？



这张图清楚地表明：

1.丈夫的“打老婆”在明显地减少，在短短 15 年间，已经减少了大约一半。

2.妻子打丈夫的，虽然到现在也仍然很少，但是却在缓慢地增加，而且相对增幅并不小。

3.夫妻互相打的，在以前一直只有 6%到 8%，但是最近 5 年里却急速增加到 14%。这里面有包含着两层意思：首先，妻子越来越不甘心被打了，而是奋起反击；其次，更多的夫妻，开始用打架来解决问题。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它都在那里存在着。

对于主张“立法惩罚家暴”的人来说，我只有一个问题：

对于那 14%的互相打的夫妻来说，法律该惩罚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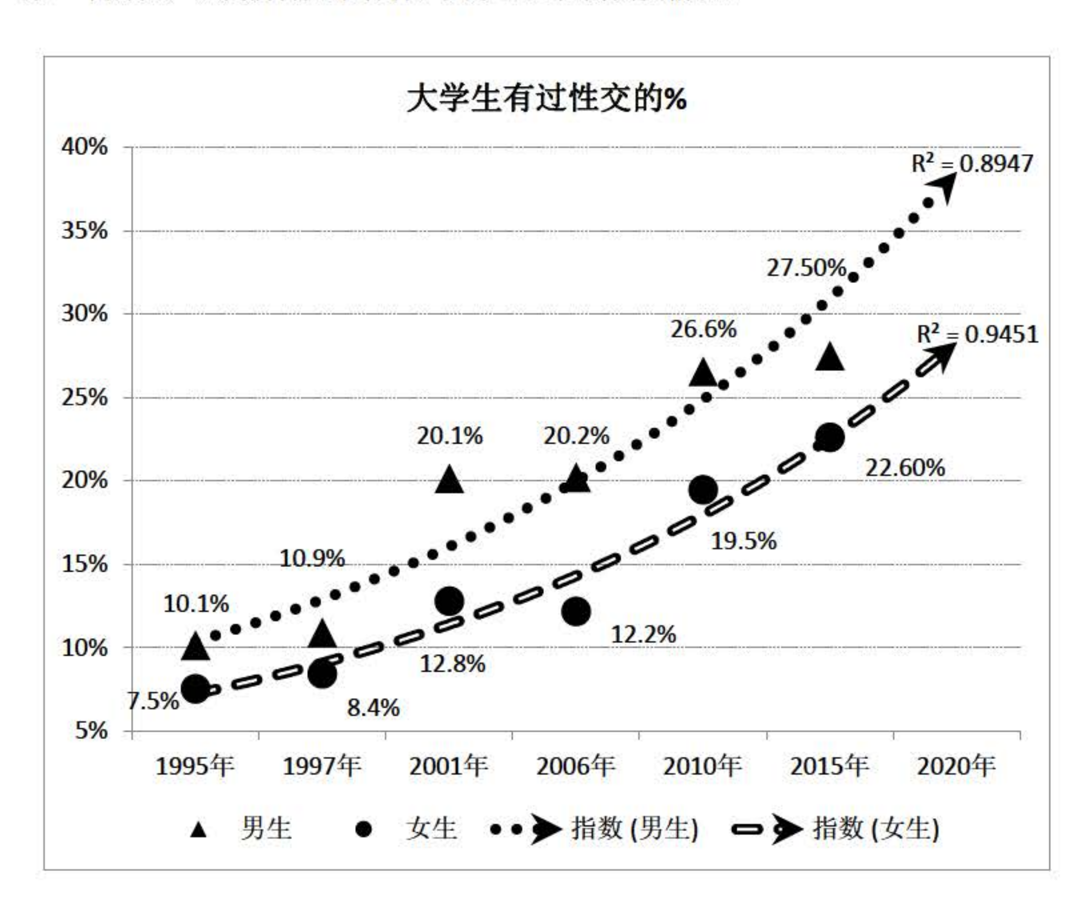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000.html

大学生之性，乱套了吗？

人们一直以为，大学生的“性”肯定是乱套了，经常杜撰出一些高得离奇的百分比，甚至“大学无处女”这样的昏话，居然也大行其道。

那么真实情况如何呢？

第一个层次，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大学生之性的真实情况：



这张图清楚地表明：

1.在最近的 20 年里，大学生中有过性生活的人的比例，一直在上升，而且还将上升。

2.男生和女生，基本上是同步增加的，谁也不快，谁也不慢，只不过一直相差不足 10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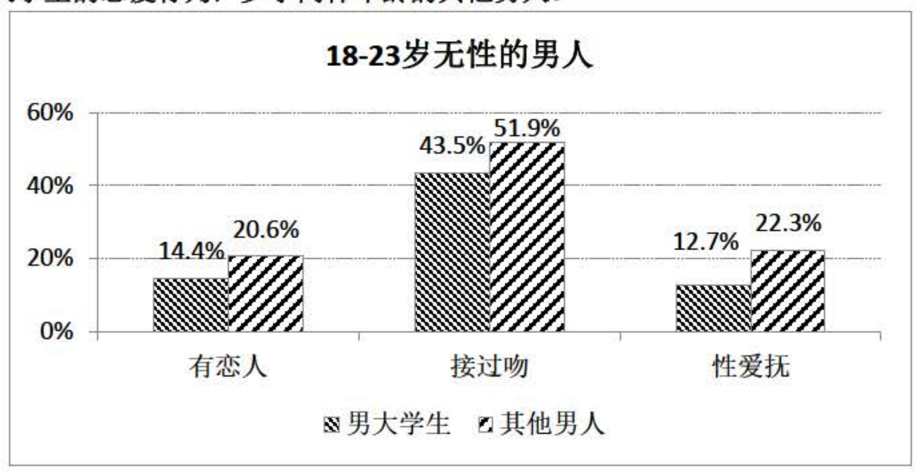
3.即使到 2020 年，男生中“有性”的可能比例也不过是达到三分之一左右；女生中不过是四分之一强。这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4.任何局部的调查、没有随机抽样的调查，都只能引起人们认知的混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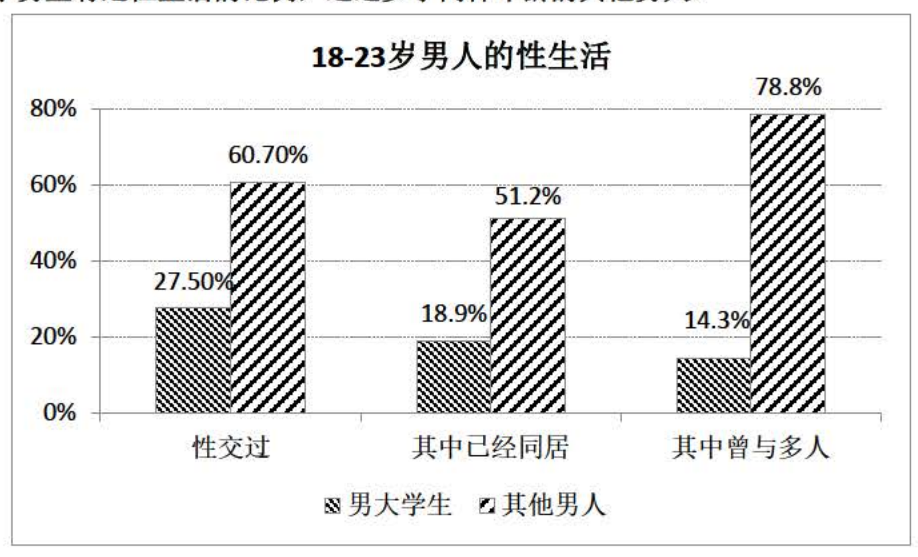
第二个层次，我们再来看看，大学生乱不乱，究竟是跟谁来比较呢？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把在全国 18-61 岁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中，18 岁到 23 岁的那些人的情况，单独抽出来，与同年龄段的大学生们做一个比较，其结果分别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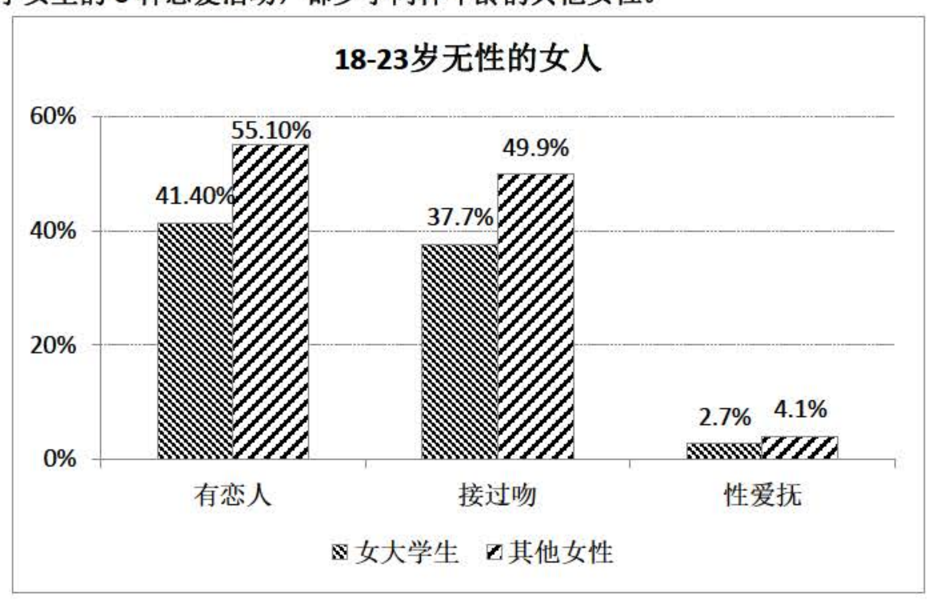
1.男大学生的恋爱行为，少于同样年龄的其他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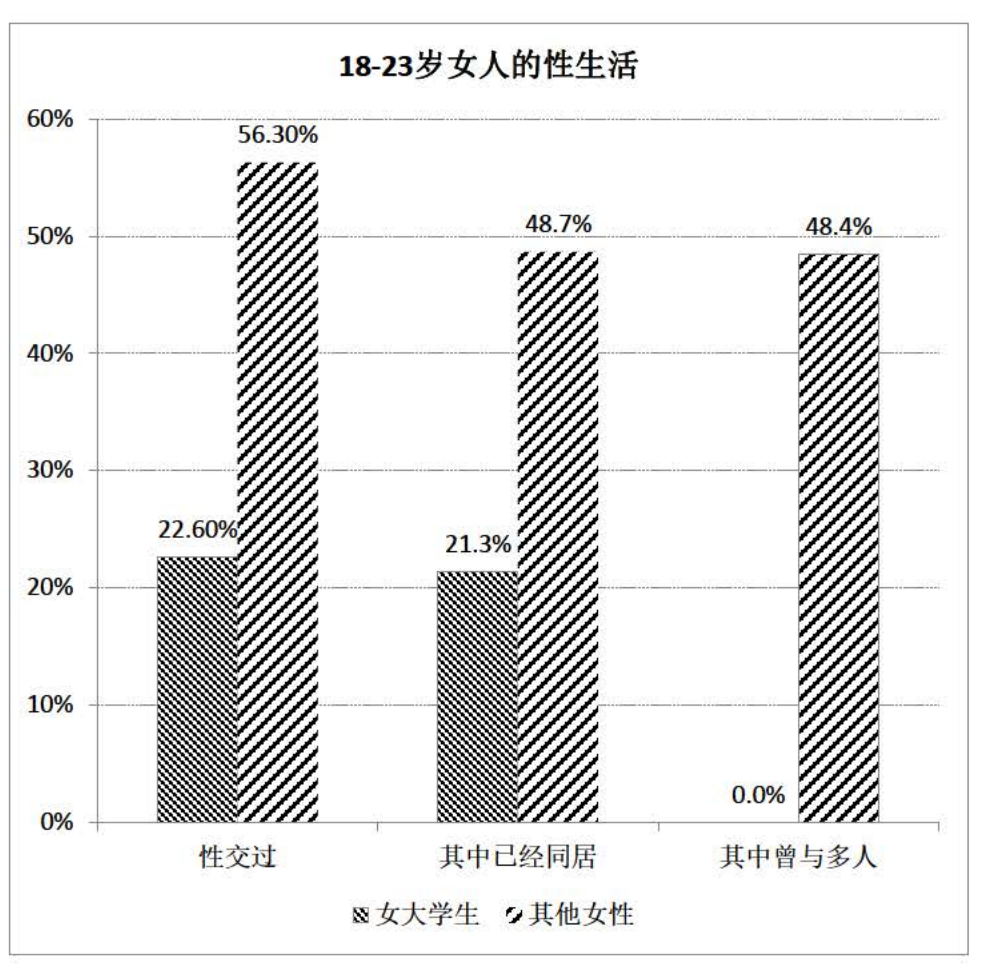
2.大学男生有过性生活的比例，远远少于同样年龄的其他男人。



3.大学女生的 3 种恋爱活动，都少于同样年龄的其他女性。



4.在有过性生活的 3 种情况中，女大学生有过的比例，还不到同样年龄的其他女性的一半。



看完上面的 4 张图表之后，我想，我就不必再多说什么啦。

结论只有一个：所谓“大学生乱套啦”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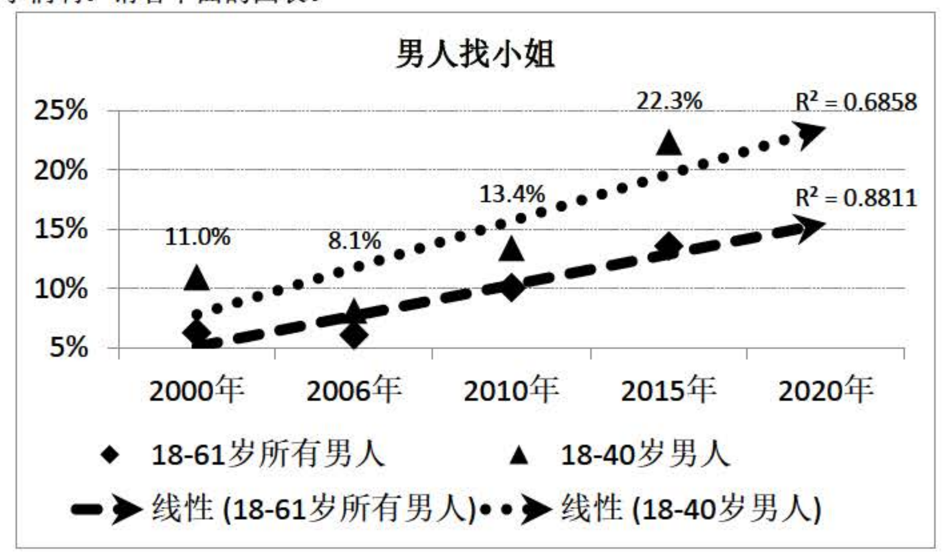
相反，大学生恰恰是当今中国社会里，相对更加保守的群体之一。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00m.html

扫黄，为什么越扫越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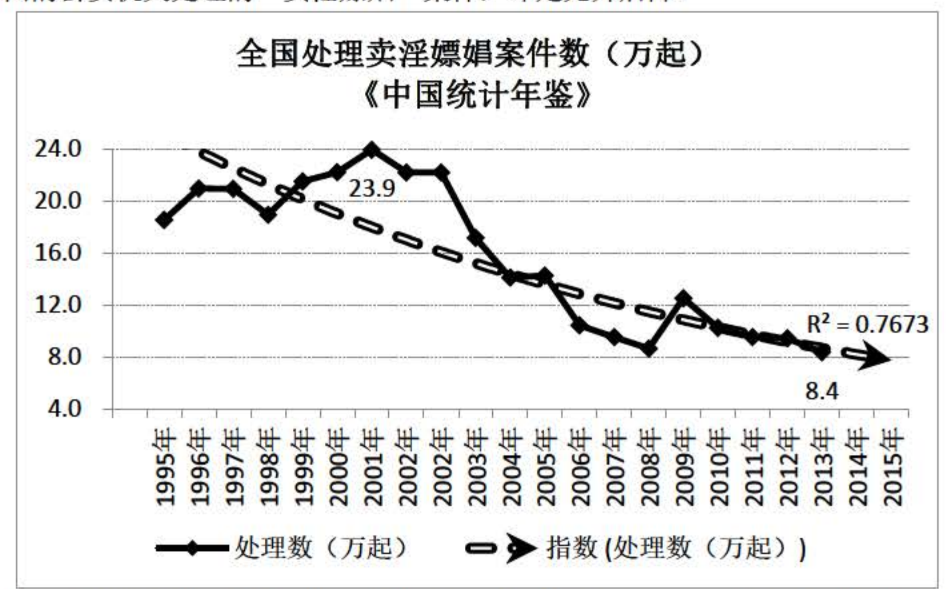
在 21 世纪的前 15 年里，在中国 18 岁到 61 岁的男人里，找过小姐的比例在不断增加。预计 2020 年可能会增加到 17%左右，在 18-40 岁男人中则会达到 25%。

请读者千万注意，这个数字说的可不仅仅是年轻男人，还包括了直到 61 岁的老头子们啊。请看下面的图表。



抓小姐却在减少

可是，奇怪的是，根据国家的权威统计，在 21 世纪这 15 年不断扫黄的情况下，全中国的公安机关处理的“卖淫嫖娼”案件，却是先升后降！



从上面的图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 1995 年起，公安机关处理的“卖淫嫖娼”案件，就在不断地增加，从 1995 年的 18.5 万增加到 2001 年的 23.9 万，达

到最高峰。这种“扫黄不断加码”的情况，从我们调查的《男人找小姐的比例》中也可以看到，因为从 2000 年到 2006 年，找小姐的男人确实减少了一些。

可是莫名其妙的是，从那以后，处理的案件直线下降，除了因为 2008 年的奥运会而出现很小的反弹之外，一直下降到 2013 年的仅仅 8.4 万个案件。这仅仅是 2001 年的大约三分之一。

这是因为什么呢？难道是国家不再扫黄啦？没有啊，扫黄从来没有中断过啊。尤其是，在 2010 年那次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扫黄大风暴”中，人人都以为，抓到的嫖客和小姐，肯定是大幅增加啦，甚至可能是天文数字啦。

可是，国家自己公布的数字却告诉我们，被处理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一点！

奥秘何在？

中国在这方面的法律与政策，从来也没有修改过，可是为什么找小姐的男人一直在增加，而警察处理的人数却从 2001 年之后，基本是直线下降呢？究竟是什么因素，发挥了如此之大的作用呢？

我说了，真怕你不信。这个原因，与政治无关，与道德无关，与性也无关，与女权主义更无关；完全是一个“警察创收”的问题。

在 2001 年之前，公安机关在处理卖淫嫖娼案件的时候，罚款中有一定比例的钱，可以用于该机关的工作经费。这就极大地刺激了警察（和各种辅助人员）的积极性，不断加大力度去抓卖淫嫖娼。那时候，河北一带的民谣是这样形容的：“抓了放，放了抓；不放不抓没钱花”。广东的老百姓则指着派出所的大楼说：“嫖娼的修的墙，卖淫的装的窗。”因此，从 1995 年到 2001 年，案件数才会迅速上升，达到顶点。

可是从那以后，国家的政策变成了“收支两条线”。也就是说，公安机关的任何罚款，首先必须全部上缴，然后国家再根据需要，拨款给你，而且并不是根据你罚款的多少来拨款的。简单一句话就是：再也不允许“提成”啦。你罚款再多，对你自己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啦。

如此一来，抓小姐的所有人，积极性全都一落千丈。此后的一切“抓”，全靠每年几次的扫黄运动，全靠上级的强迫命令。尤其是，即便如此，“抓”的积极性仍然在直线下降。

所以，最近 15 年来，男人找小姐的之所以迅猛地增加；不仅仅是因为男人越来越变“坏”，也是因为警察越来越不抓啊。

路在何方？

这才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才是性产业发展的真正动力。如果不知道这个，那么就最好不要去讨论什么“合法化、非罪化、罚嫖不罚娼、官办红灯区”等等洋人的问题。

这些主张，无论多么先进，多么精彩，离我们中国的现实生活还是太遥远啦。从根本上来说，由于性工作者被视为“旧社会的沉渣泛起”，不仅仅是道德上的罪人，而且是政治上的敌人；因此上述的一切主张，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中国都根本不可能实现，仅仅是文字游戏，对于现实生活毫无作用。

尤其是，中国现在的性工作者们，其实并没有“合法化”的奢望。她们最现实的诉求就是：停止扫黄！因为扫黄是上级的强迫命令，就连那些平时同情小姐的警察，这种时候也不得不去抓小姐，以便完成任务。与此同时，各式各样的黑社会势力，更会乘机敲诈勒索小姐。

这就是说，合法不合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抓不抓。只要不抓，哪怕少抓，那就是进步。

这就是我多年来一直主张的“禁娼的空壳化”。

它非常简单：不必去改变任何法律或者政策，仅仅实现“有法不依”或者“执法不严”，那就足够啦！如果再加上“操作很难”（安全套不能作为证据）；那么，扫黄就必然会变成一种徒有虚名的“表态”，一种法律的自我陶醉；对性工作却不会产生多少实际危害。

实际上，全国各地的所有公安机关，在最近 15 年里，做的就是这种“空壳化”；终于使每年被处理的案件，减少到全国总人口的十万分之五、小姐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左右。

因此，我们应该多讲一些警察同情小姐的故事，来表扬他们、推动他们。如果在今后的几年之内，能够把小姐被抓的比例降低到千分之一以下；那么小姐被抓这件事，就会变成一种普通的职业风险，并不比很多其他职业更危险，例如矿工、司机，甚至例如警察自己。这，岂不就是实际上的合法化？

这才是最可能实现的理想国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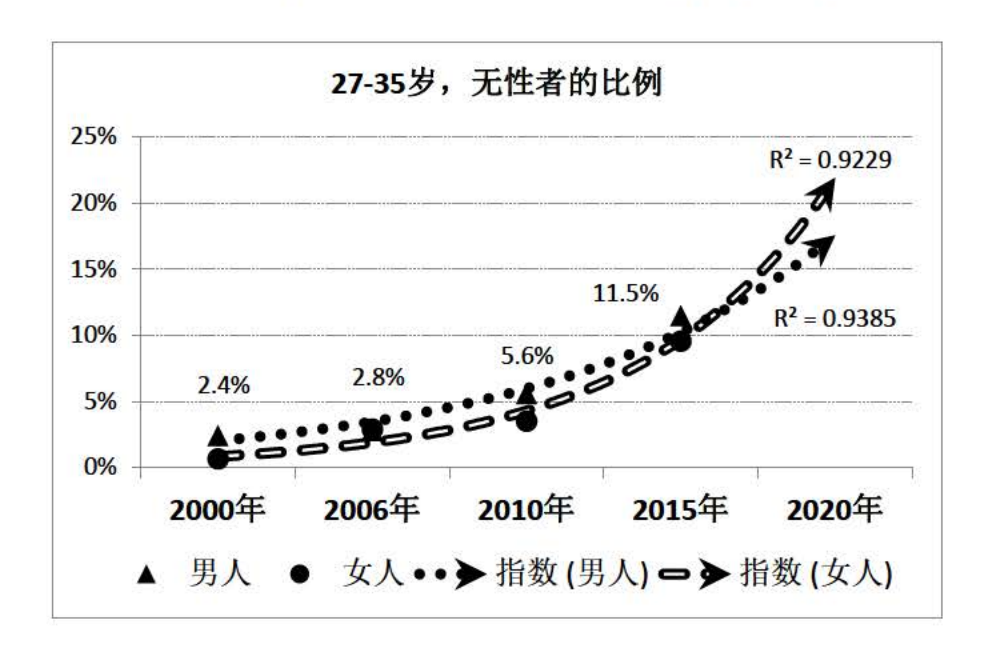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0sx.html

单身潮：不婚，还是无性？

最近有人来采访我，说是现在出现了一个“单身潮”，让我评论评论。我当时就反问：什么叫做“单身”？是仅仅没有结婚，还是连性生活也没有过呢？

如果仅仅是没有结婚，那么其实就是所谓“大龄未婚青年”的问题，自从1980年代就出现了，而且中国学者早就做过很多很好的研究了，用不着我再来画蛇添足。

但是，如果“单身”说的是，就连一次性生活都没有过，那么这就是我研究的领域啦，而且我有全国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的结果，足以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图，可真有点吓人。它表明四个现象。

到了27-35岁这么“老”的年纪，很可能已经被小年轻们称为“大叔、大婶”了，可是：

1.无论男女，不但没结婚，也没有过性生活的人，在2015年居然达到10%左右，预计到2020年很可能达到20%左右（具有92%和94%的可能性）。

2.在2000年的当初，到这个年纪还没有过性生活的人，在男人中只有2.4%，在女人中则仅仅是0.7%，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可是在短短的15年之内，男人增加到将近5倍，女人则增加到几乎14倍。预计到2020年，还会再翻一番。

3.在无性这个方面，在15年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距一直都很小，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说，如果男女都努力的话，那么他们都可以找到年龄相仿的对方，但是他们却都没有这样做。

4.预计到2020年的时候，在这个年龄段里，无性的女人，很可能多于同样的男人。这也许就是“剩女”发展的结果。

因此，结论是：无论男女，愈演愈烈的“单身潮”，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晚婚或不婚的问题，更是一个“无性”的问题。

那么，当今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无性”的情况？在婚前性行为已经司空见惯的今天，在“约炮”日渐流行的今天，为什么越来越多“正当年”的男女，却迟迟没有性生活呢？难道除了“自己保守”之外，就没有其他什么阻碍因素吗？

在这样一篇小文章里，恐怕很难说清楚。我只想说说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个性独立。

更老一代的男人和女人，在那时候的艰苦生活中，就像两只可怜的小白兔，在风雪夜里只好钻进同一个洞穴；双方都希望越挤越紧，抱团取暖。可是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双方的个性都越来越独立，越来越坚硬，都像是一只宁折不弯的刺猬。他们还怎么可能再一起钻进同一个小小的窝巢呢？

结果，不但结婚难，就连上床也难。

所以，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剩女”和“宅男”，也不仅仅是“光棍”，甚至都不是“拒绝婚姻”，而是至少有一些年轻人，不但向往着“无性单身”，而且已经逐渐习惯于这种生活方式；即使是“强大的性本能”，也很难完全破除之。

第二，交往能力差。

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现在 27-35 岁的男女，恰恰就是 1980 年开始强制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出生的那一代人。他们一生下来，就没有兄弟姐妹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因此很难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点点滴滴地、日积月累地培养出合格的异性交往能力。结果，到了这样的年纪，之所以会“性缺乏”，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不愿或者不敢，更可能是因为：不会。

第三，信息依赖的生活方式。

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可以仅仅通过信息交流，就把自己与别人，自己与社会，甚至是自己与整个世界，给联系起来了。传统的吃吃喝喝、勾肩搭背、访亲串友等社交活动，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远；网友的人数已经是“哥们、姐们”的十倍、百倍甚至千倍。结果，他们已经只能独自生活在自己的心灵里，任何一个真实的别人，已经很难闯进他们/她们的世界。因此，别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连做爱也被放弃了。

总结上述三点，就是“单身潮”的“无性”实质，在学术上叫做“独处”。

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里，自从 1980 年代以来，“独处者”的比例都在迅猛增加，学术界和大众传媒也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但是，无论人们提出了多少解决方法，“独处者”的比例却依然一路飙升。

不由得联想到最近的“放开二胎”，不禁哑然失笑：那些想靠二胎来增加劳动力的领导们，大概没想到，独处的男女正在几何增长啊。

也许，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个根本问题：“性”真的是“人人必需的”吗？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7zh.html

新毒品，有多少？谁在用？

在 2015 年里，明星大腕的吸毒，成为中国的大新闻。他们基本上都是吸食新毒品，就是国家定义的“合成毒品”，主要包括摇头丸、冰毒、K 粉等。

国家禁毒办公布：到 2015 年，全国累计登记的滥用合成毒品人员 145.9 万名。可是谁都知道，这个数字是最低限度的，因为无论是正规警察还是“朝阳群众”，都不可能发现所有的新毒品使用者。

那么，这方面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

新毒品，多到吓人

在我主持的全国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也就是足以代表全中国 18-61 岁的所有人的情况）里，被调查者们自己回答说：

吸食过新毒品的男人，从 2010 年的 3.4%增加到 2015 年的 5.0%；在女人中则从 0.8%增加到 2.1%。其中，年龄最大的是 50 岁，因此在 18 到 50 岁的年龄组中，吸食过新毒品的男女，实际上占到 3.9％（标准差 0.6%）。即使去掉标准差和抽样误差，那么在最低限度上，也占到 3.1%；比 2010 增加了 0.6 个百分点。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中国 20 到 49 岁的总人口是 6 亿 8 千万人左右。这就是说，在 2015 年这个年龄里的中国人里，在一生中曾经吸食过新毒品的人，就有 2100 万左右。这不仅超过世界上 137 个国家的总人口；而且是官方的登记数字的 14 倍半。也就是说，在曾经吸食过新毒品的人中间，只有 7%的人，曾经真的被政府发现过。

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两个问题：

首先，在 2010 年到 2015 年短短的 5 年之内，吸食新毒品的人就增加了如此之多。尤其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他们会停止增加，更别说减少。那么 10 年之后如果他们超过这个年龄段总人口的 5%，中国社会将如何对待他们？

其次，中国政府投入禁毒的人力物力，应该说是不少了。可是如果想要发现那另外 93%的新毒品吸食者，那得花多少钱啊？真的值吗？

吸食者，那些我们想不到的人

我们的调查，首先证实了一些人们已经知道的情况，例如男人多、年轻人多，低文化的人多等等。可是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情况，不得不说一下。

1.吸食者，可不是越年轻越多啊。

反而是在那些 18-24 岁的人里，还少一些。可是那些 25-29 岁的人，吸食新毒品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 3.3 倍；那些 30-34 岁的人的可能性则是其他人的 4.3 倍。但是一旦超过 35 岁，吸食的比例与可能性就都极大地下降了。

这是为什么呢？可惜，问卷调查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我只能猜测：也许，从 25 岁到 34 岁，正是一生中最玩儿命的阶段，“亚历山大”之下，新毒品被误认为是

灵丹妙药。反而是那些 18 岁到 24 岁的人，初出茅庐，不识愁滋味，吸食的比例与可能性就会相对少一些。

当然，也有用另一种可能性：25 岁以后，人脉拓展，鱼龙混杂，获得与尝试新毒品的机会也就增加了。

2.吸食者，也不是文化越低就越多啊。

那些小学与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吸食新毒品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 10.7 倍。但是高中文化者的可能性，也是其他人的 2.8 倍，只有初中文化者和大专以上者，吸食的比例和可能性都低于其他人。这就是说，没文化虽然是最重要的促进因素，但是并不等于文化越高就越少。

这个情况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政府的禁毒宣传，力度越来越大，几乎是铺天盖地了；可是为什么不见效呢？那些小学及以下文化的吸食者，究竟是看不到，还是因为他们根本就看不懂呢？那些高中文化的吸食者，当然能看懂，为什么却根本就不相信呢？政府的禁毒宣传，实在应该改善啦。

3.新毒品与孤独封闭，互为因果。

有一些人，从来也不参与社会交往、很少离家外出、喝醉过（自斟自饮喝闷酒）；那么在这样的人里面，吸食新毒品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 2.3 倍到 5.7 倍。反过来看，这也非常可能恰恰是他们吸食新毒品所带来的结果。

问题来了：这样孤独封闭的吸食者，无论警察还是“朝阳群众”，怎么可能发现他们？怎么能够教育到他们呢？如果他们希望戒毒，别人又怎么可能帮到他们呢？

4.新毒品与“性”，也是互为因果。

新毒品的某些特有功效，与“性”直接相关。因此，如果吸食新毒品，那么他们发生多伴侣性行为的可能性增加 3 倍，找性工作者的可能性增加 5 倍。但是，这种情况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性”更加开放，所以才更需要吸食新毒品来维持这种开放。不过，无论是哪种因果关系，其结果都是：如果吸食新毒品，那么，得过性病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15.6 倍。

5.人人都相信，如果一个人信仰了某种宗教或者参加了某个政治组织，那么他/她的行为就会规矩很多，当然也就不大会去吸食新毒品。

恭喜您，您猜错了，想反了。

前者吸食新毒品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 3.3 倍和 5.2 倍。尤其是，不但 2015 年是这样，五年前的 2010 年也是同样的趋势，这足以证明，我的统计并没有出错。

那么这是因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更加需要精神活动，也许跟人的聚集交往有关，也许是因为受到某种额外的心理压抑；总之，这个问题还是留给后人去研究吧。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298.html

谁在看“苍老师”？

“苍老师”是日本色情表演艺术家，在中国的青少年里粉丝多多。以她为标志的 A 片文化，早已在中国兴盛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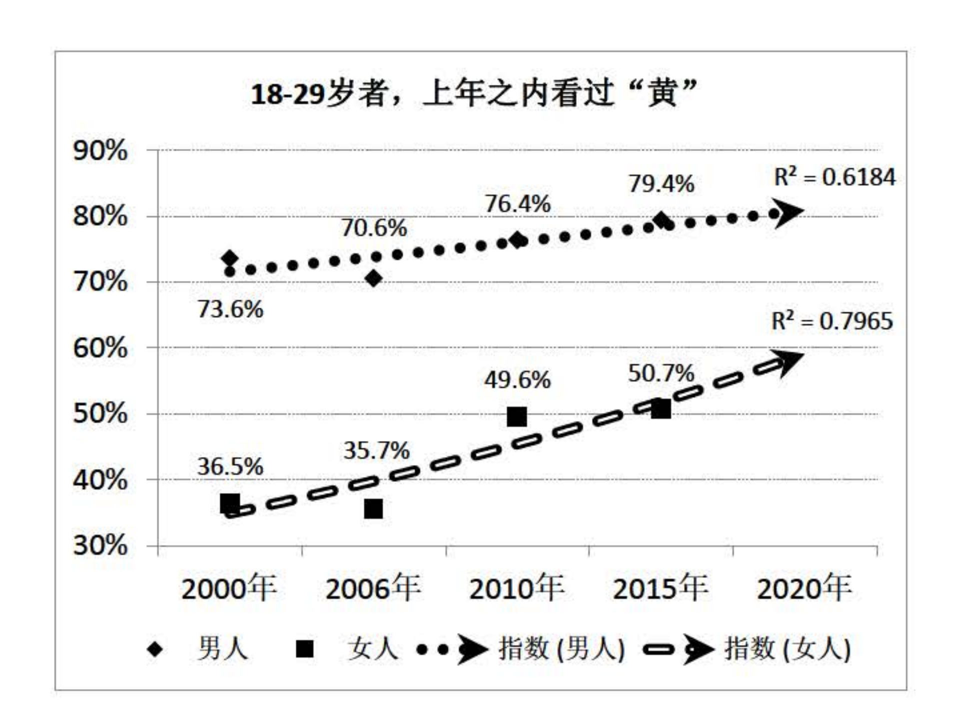
那么，究竟有多少人看过这样的“黄”呢？

整体情况

在我从 2000 年到 2015 年的四次全国调查中，每次都问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许多**录像、影碟、图片、照片**等，都直接表现性生活的详细内容。**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您观看过其中的任何一种吗？无论是怎样看到的。”

下面这个图，说的是 18 岁到 29 岁之间的年轻人：上年看过“黄”的比例。男女总计在 2015 年已经达到 68.4%，超过三分之二。

请读者注意，这里说的是各种图像资料，不包括任何文字描写；而且说的是“上年”，不包括更早以前。如果我们问“到目前为止看过任何一种黄”，那么下列的百分比会升高到何等地步，真是会“亮瞎我的钛合金眼”啦。



这个图说明：

1.在男青年中间，从 2000 年到 2015 年，看过黄的人一直在 70%以上，预计 2020 年会超过 80%。

2.但是，男青年看过黄的比例，已经不大可能再增加了；因为凡是想看的人，其实已经看过啦，总会有大约 20%的男青年，在过去的一年里没看。

3.女青年看过黄的比例出现了急剧增长，从 2000 年的 36.5%剧增到 2015 年的 50.7%，已然达到半数；预计 2020 年将会接近 60%。

4.直到现在，虽然仍然是男青年看过黄的更多。但是在 2000 年的时候，男青年比女青年多出将近 40 个百分点，也就是多出将近一倍。可是到了 2015 年，只多出 30 个百分点左右；预计到 2020 年则将仅仅多出大约 20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看黄”这个方面，男女之间的差距正在快速地缩小。

上述情况给我们提出了两个社会问题：

第一个问题，以往那种“女性天生反色情”的所谓规律，在这一代年轻女性中，已经破产一半，而且还将继续日落西山。

这究竟是女性的堕落，还是进步？这算不算是一种男女平等呢？那些反对色情的大妈们，该不该承认：她们已经被时代所抛弃呢？那些至今还在鼓吹男女对立（甚至性别战争）的人们，难道还要坚持说“色情是欺压女性”吗？还要坚守“女性的不变本质”吗？

第二个问题，既然 68%的男女青年，都已经在调查之前的 12 个月里看过黄了，那么中国当局的形形色色、连绵不绝的打击色情片的运动，还搞什么劲儿啊？在最近的 15 年里，“禁色”早就失败了，而且还将更加失败；为什么还要劳民伤财地一意孤行呢？

尤其是，既然当局自己天天在说：青年是未来，是希望；那么为什么又偏偏要与青年为敌呢？莫非，严厉打击自己的下一代的大多数，中国梦就实现了吗？

有人分析说：“禁色”是为了刁买人心，可是在如今的状况里，这只能痛失年轻人的民心啊。也有人说，这是因为当局需要养活一批“禁色”的公务人员。还有人说：这是因为“不管裤裆，专管脑袋”。可是我却越来越觉得，这其实仅仅是一种任性，是任性的权力的任性展示，就是那种事无巨细的、无孔不入的权力。

谁在看？我们知道的与不知道的

我的统计分析表明：更加可能看黄的青年主要是：男人、喝酒、生活不那么愉快、上网多、社交少。这些，人们通常已经知道了。

可是，看黄的人们另外还有一些特征，人们很可能还不知道：

1.不是低文化者，而是最高文化程度的人，看黄更多。

那些大专及以上的人们，看黄的可能性，与那些较低文化的人相比，增加 73%。这不是什么道德问题，而是因为：看黄需要想象力，而想象力需要高文化。否则，A 片就成了《动物世界》啦。

2.不是单身的人，而是同居的人，看黄更多。

无论是结婚的人还是同居的人，看黄的可能性，比单身者高出 1.7 倍。这很可

能说明：看黄不仅仅是一种“缺啥补啥”的意淫，还可能是已有性伴侣者的一种比较与鉴别；更可能是一种性的娱乐。

3.不是最年轻的人，而是“中间年龄”的人看黄更多。

从 18 岁到 29 岁，只有 22 岁和 23 岁这两个年龄的男女，看黄比其他年龄的人更多。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现在还找不到很好的解释，也许要靠年轻人自己来分析自己啦。

4.独生子女，看黄更少。

其原因很容易想到：独生子女更多地与父母住在一起，也许是更加不愿意“污染”老人家们吧？

5.那些认为自己有可能遭到性骚扰的人，看过黄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 1.8 倍。

这个发现简直太有意思了。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情况吗？到底是因为害怕性骚扰才去看黄，还是因为看过黄才更加害怕被性骚扰呢？还是把“看黄”和“被骚扰想象”给连接起来，从中寻求某种“感同身受”呢？

这个，还是留给年轻人自己去研究吧。

看黄，带来什么？

很可惜，无论我多么百折不挠地做统计分析，还是没有找到“看黄”的任何“恶果”。不但 2015 年如此，以前的三次调查的结果也是如此。

我的调查中囊括了几乎所有“不道德的性行为”，包括：已婚出轨、有多个性伴侣、异性按摩中的“打飞机”、“摸摸舞”、找性工作者、“以利谋性”或者相反、一夜情、交换性伴侣、群交、吸食新毒品。其中的任何一个，与“看黄”都不存在任何显著的关联。

这就是说，扫除色情片的“禁色运动”，其实根本就一点儿根据也没有，完全是胡作非为。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正在日益成为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常识。试问：如果看黄真的会带来任何恶果的话，那么在 68%的男女青年都看过黄的当今中国，为什么在当局发布的统计数字中，各种性方面的罪错，都没有增加，有一些反而减少了呢？

自从 2000 年我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之后，就一直在大声疾呼，可是对当局没有丝毫的影响，真是“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那么我也就只好“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说多了就不白说”。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209.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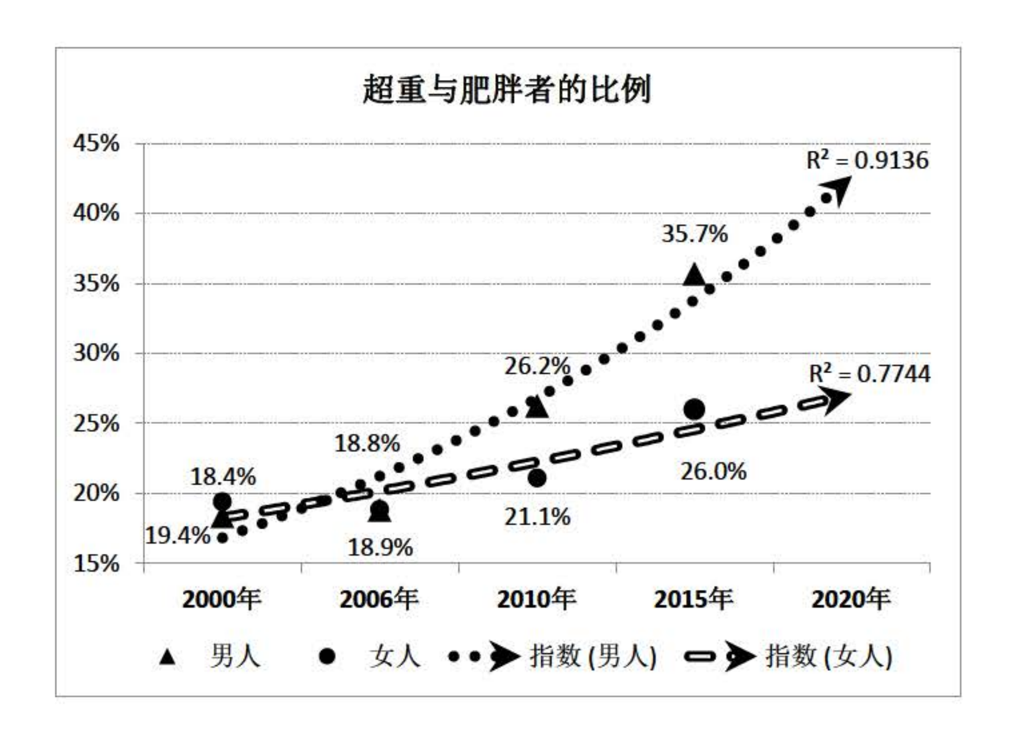
减肥热潮，为什么适得其反？

减肥的效果如何

21 世纪以来，中国掀起了减肥的热潮。可是，效果如何呢？

在我的问卷里，询问了被调查者的身高和体重，这样就可以计算出对方的“体重指数”（胖瘦程度），就是体重（公斤）除身高（米）的平方（kg/m^2）。目前中国通行的判定标准是：低于 18 的是瘦子，正常值是 18 到 25；超过 25 到 30 为超重；超过 30 就算是肥胖了。

我的调查表明：从 2000 年到 2015 年，在 18-61 岁的中国人当中，与减肥热潮相反，大家其实一直在坚持不懈地越来越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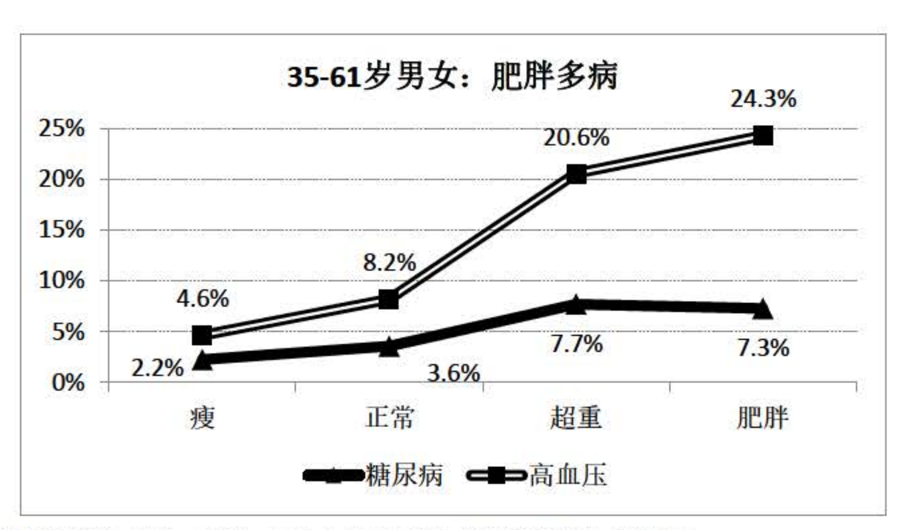


这个图表说明 2 个问题：

1. 越来越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预计到 2020 年，男胖子会超过五分之二（可能性 91%）；女胖子则会超过四分之一（可能性 77%）。

2.减肥最积极的总是女人，因此，男人们越来越胖的增幅，大大超过女人。

大概人人都知道，肥胖会带来种种疾患。我的调查结果与医学的认知是一致的，只不过我包括了全国城乡的男女老少，所以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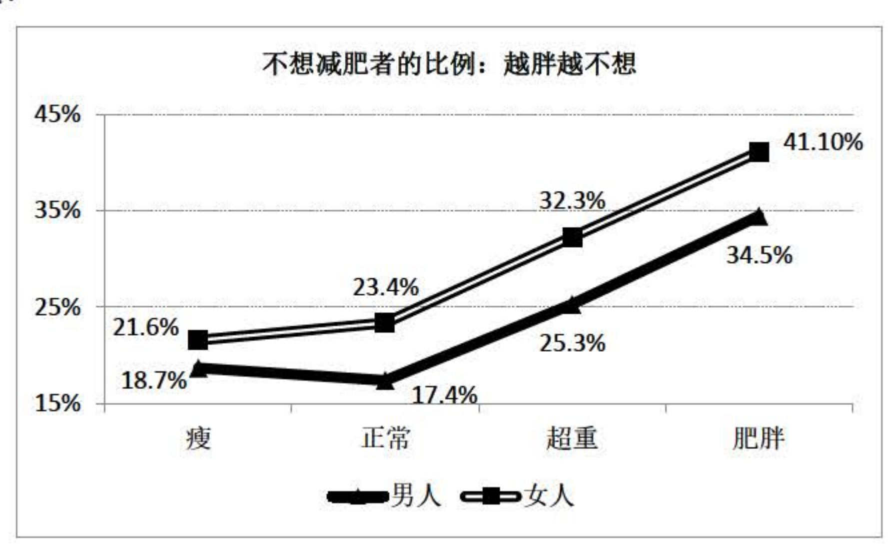


既然肥胖很不好，那么中国人民是不是就越来越想减肥呢？

我的调查发现：恰恰相反，最近 15 年来，不想减肥的人越来越多；从 2000 年的 5.1%增加到 2006 年的 15.3%和 2006 年的 16.9%，到 2015 年则一举跃升到 50.7%，达到总人口的一半。

如果这些不想减肥的人，都不是胖子，那么这样的人再多也无所谓。

可是我惊讶地发现：恰恰相反，越是那些已经超重或者肥胖的人们，却越是不想减肥！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

1.无论男女，其实都是“破罐子破摔”，越是超重和肥胖，反而越不想减肥。

2. 人们都说，只要是女人，就非减肥不可。可是事实却是：在女性中，越胖反而越不想减肥的比例，远高于男人。也就是说，其实女胖子比男胖子，更加不在乎自己胖。

这是为什么呢？

1.人们一方面越来越胖，另一方面却越来越不想减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因为，目前五花八门的减肥方法，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形形色色的药物，又都是自欺欺人；这就打垮了肥胖者的减肥信心，而且越胖的人就越是望而生畏，只好死心塌地越来越胖。

2.在整个社会的思维中，减肥一直被认为仅仅是女性追求健美的一个方面，严重地忽视了男人的肥胖趋势。这就是因为相信“女为悦己者容”，所以女人才更多地去减肥。反之，男人有钱有权就可以“一俊遮百丑”，再胖一些也无所谓。结果就是：男人肥胖的比例和增长幅度，都高于女性，而且拉高了全体中国人的肥胖度。

3.“肥胖度”是一个事实，而“减肥意愿”却是一种文化，只能靠文化熏陶来加以改变。可是现今中国的减肥宣传和广告，虽然已经铺天盖地，却几乎都是“高大上”，不是俊男就是靓女，不是琼楼玉宇就是轻歌曼舞，离普通老百姓实在是太远啦，不可能调动起大众的减肥积极性。

因此，我们不但越来越需要医学像攻克其他疾病一样，给我们提供减肥的灵丹妙药；而且也越来越需要“关爱男人”；还需要更加贴近老百姓的减肥宣传教育。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3k7.html

中国人的性技巧：革命已经成功

很多人都喜欢聊聊性技巧的事儿，又都很好奇：别人都在怎么做？如果没有严谨的学术调查，那么这方面的事情就只能是云山雾罩，莫衷一是。

从 2000 年到 2006 年再到 2010 年直到 2015 年，我们四次的全国调查中都询问了性技巧的问题。在前三次调查中，包括 10 种性技巧：性生活中接吻、抚摸对方乳头、乳头被抚摸、抚摸对方外阴、外阴被抚摸、女上位、后入位、口交对方、被口交、肛交。结果发现：采用过这 10 种性技巧的男女，从 2000 年到 2010 年全部都增加了，其中采用过前五种性技巧的人，从 67%左右增加到 83%左右。

这就是说，到 2010 年为止，前五种性技巧的采用率已经达到极限，不大可能再增加了，因为总会有一定比例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采用这些方法的。因此到 2015 年调查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询问前五种性技巧了，只询问后五种。

结果我们惊讶地发现：采用过后五种性技巧的人，从 2000 年到 2010 年都是迅猛增加的，几乎都是增加了一倍；可是从 2010 年到 2015 年，却基本持平，停止再增加了。

具体情况如下：

采用过女上位的人，在 2000 年只有 46.8%，到 2010 年增加到 72.6%；可是到 2015 年却仍然是 67.1%；没有再次增加。

采用过后入位的人也是如此，从 2000 年的 38.7%，到 2010 年增加接近一倍，为 63.5%；然后到 2015 年就停止增加了，保持在 61.3%。

自己给对方做口交的人，从 2000 年的 17.2%增加到 2010 年的 35.8%，也增加一倍。可是又过了五年到 2015 年，仍然持平在 36.8%，增加的幅度极小，可以忽略不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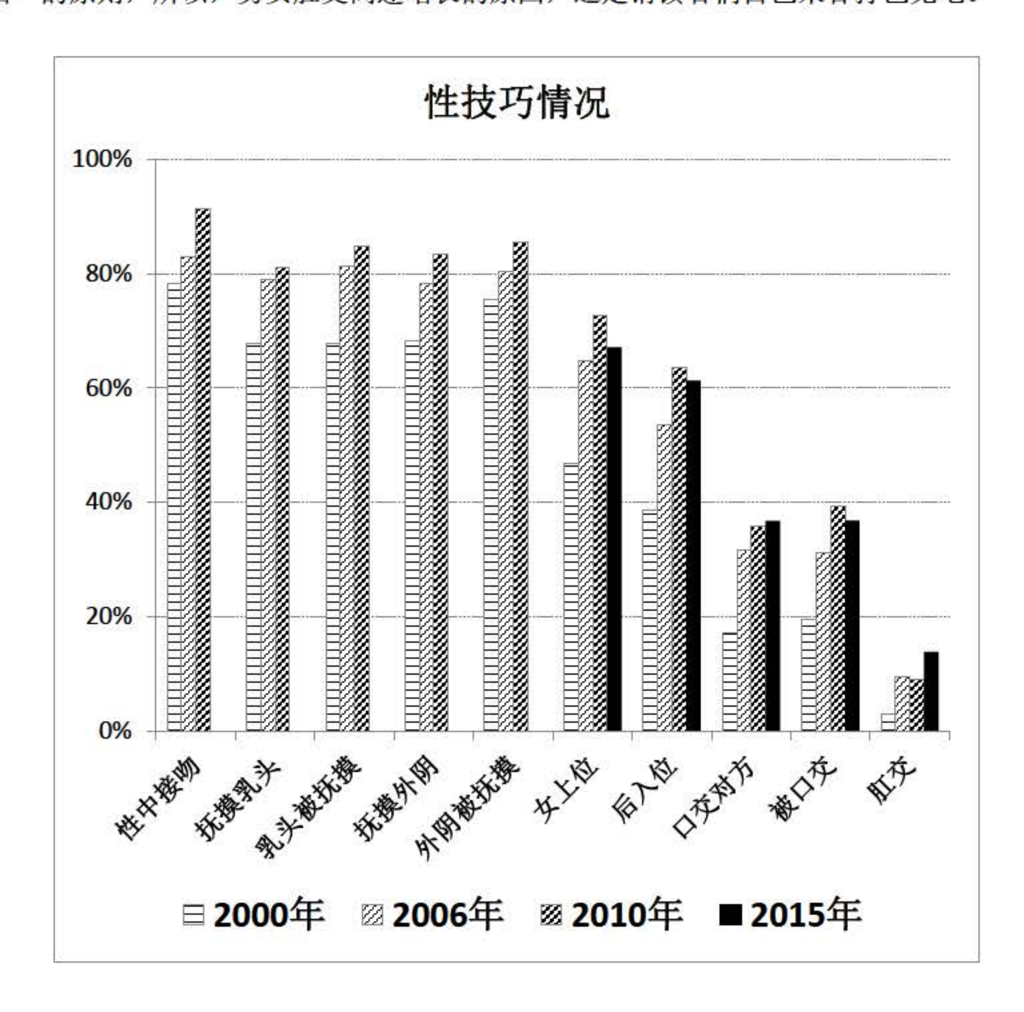
对方给自己口交的人，基本也是如此：从 2000 年的 19.5%增加到 2010 年的 39.3%，也接近翻番；然后到 2015 年就略减而基本持平，仍然是 36.8%。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从 2000 年到 2010 年的短短十年里，性技巧采用率的成倍增加，完全称得上是一种“性技巧的革命”。可是到 2015 年之所以会停滞不前，说明这个革命已经成功了，想这样做的人都已经做到啦，不可能再继续增加啦。（附带说一句：革命成功不是打倒别人，而是解放自己。）

反过来说则是："性技巧的革命"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无限地增加下去，因为仍然有五分之二左右的中国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始终也无法接受女上位和后入位的性生活方式。同样地，也仍然有五分之三左右的中国人，确实接受不了口交，无论是自己做还是对方做。

这就是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宿命：别看性关系越来越开放，看 A 片的越来越多，性与爱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可是一到床上，他们却依然故我，不是如鱼得水，反而作茧自缚，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清规戒律。

最后要说的是男女之间的肛交。它从 2000 年的只占区区 2.9%，一路攀升，直到 2015 年的 13.8%。这里面可能有五花八门的原因，但是性社会学奉行"言出有据"的原则，所以，男女肛交高速增长的原因，还是请读者们自己来各抒己见吧。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3q1.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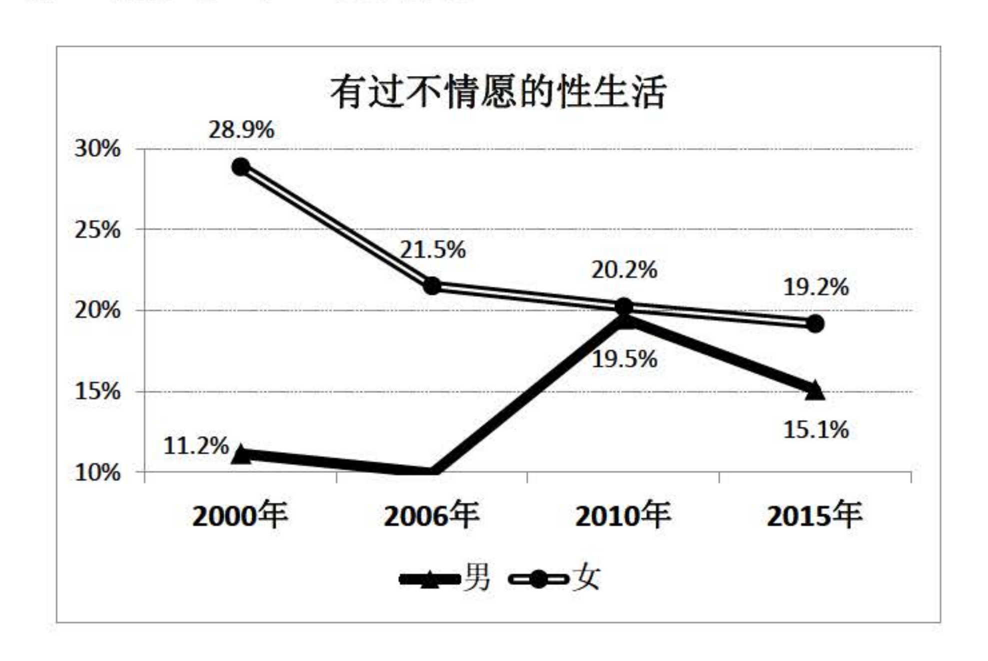
性暴力，谁是受害者？

一说起性暴力，恐怕大多数中国人想到的都是男人强奸女人。

可是所谓的性暴力，除了强奸之外，还包括在对方不情愿的情况下，迫使对方过性生活，也就是“软暴力”。这种情况远远多于直接的强奸，所以我们先来看看这方面的情况。

不情愿的性

在我们的调查问卷中是这样询问的：“到现在为止，您自己不愿意，却不得不过性生活；这种情况有过吗？”回答结果是：



从上面的图表中，读者们都可以发现四种情况：

1.在中国 18-61 岁的全体女性当中，至少有接近 20%的人，曾经在自己不情愿的情况下，不得不过性生活。

2.但是这种情况从 2000 年到 2015 年在逐渐减少。虽然还不够快不够理想。

3.男人中也有一些人不情愿地过性生活，这个也许不奇怪，但是从 2000 年到 2015 年，却呈现为增加的趋势，从不足 10%增加到 16%，而且预测到 2020 年还会继续增加。

4.男性不情愿地过性生活的比例，虽然一直都少于女人，可是男却在显著地增加；在 2010 年和 2015 年男女之间的差别已经不大了。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出：21 世纪以来，不仅仅是始终有五分之一女性曾经不情愿地过性生活；更值得注意的是，男性对于性生活的积极性也在不断地降低，越来越多的男人开始回避性生活，所以不情愿的比例才会不断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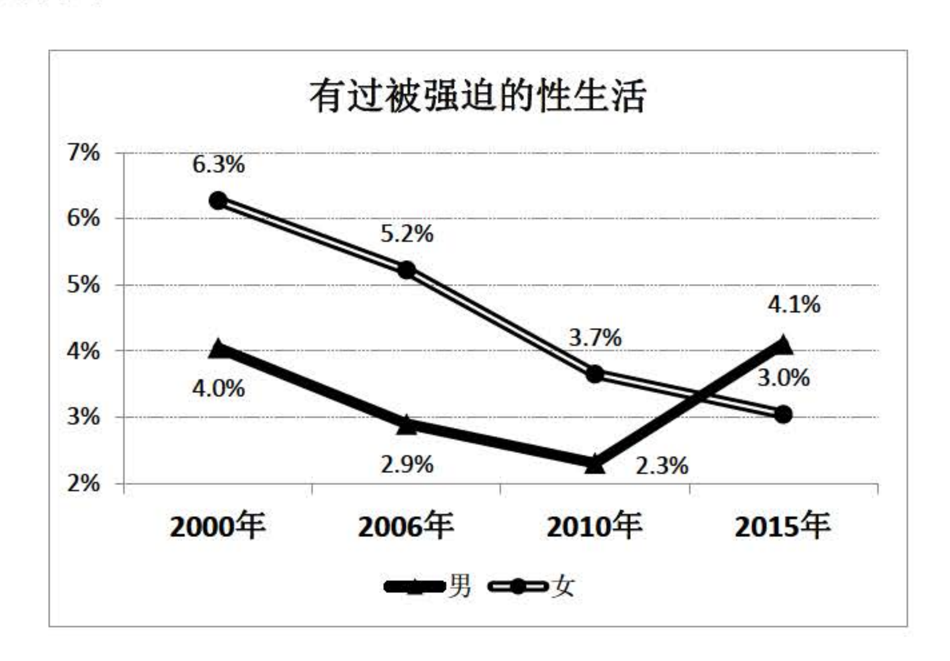
在传统观念中，所有男人似乎都应该是“性的永动机”，否则就“不是男人”。社会上也一直是仅仅关注女性被勉强地过性生活的问题，很少意识到，甚至不相信男人也会有不情愿的情况。可是，事实就是事实，鸵鸟政策并不能抹煞生活。

中国男人究竟怎么啦？性的积极性为什么会下降？这会带来哪些和什么样的结果？

这些，都请读者畅所欲言吧。

被强暴

比不情愿的性生活更加严重的，当然是被强奸（强暴）。在调查问卷中我们是这样询问的：“别人威胁、打骂、使用暴力手段，强迫您过性生活；这种情况有过吗？”回答结果如下：



从上面这个图表中，读者可以看出：

1.被强暴的情况，远远少于不情愿地过性生活，只有 3%到 5%。也就是说，强暴其实没有某些人说的那么多。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强暴是一种犯罪行为，在任何文明国家里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可是在当今的中国，在 18-61 岁的总人口中，却仍然有 3%到 5%的人曾经被强暴过，这可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想象一下，就会令人不寒而栗：如果都被发现，那么至少有大约三千万人会因为强暴罪而受到法律制裁！甚至可以说，强暴虽然令人痛恨，但是主要靠受害者“家丑不可外扬”不报案，中国的监狱才没有被强奸犯塞满。

2.女性被强暴的比例在减少，男人被强暴的却有所上升。尤其是，到 2015 年的时候，男人被强暴的比例已经略高于女性，而且预测这种趋势到 2020 年还会加剧。

我知道，有一些人，打死也不会相信这种情况的。在他们的花岗岩脑袋里，只有男人强奸女人，甚至每个男人都在强奸每个女人，而且永远如此；绝对不可能出现女人强奸男人的事情。对这样的人来说，事实一文不值，他们永远活在自己的想象与主张之中。因此，我的这个文章不是给他们看的，我也没有义务去教育他们睁开眼睛。

对于绝大多数没有脱离现实生活的读者们，我希望认真地谈谈，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男女同样多地被强暴”这个统计数字。

请不要从调查方法和统计方法上来质疑，因为我不会犯那样的低级错误。也请不要怀疑被调查者在撒谎；因为在我的四次调查中总共有 23,147 位男女回答了问题，如果说他们都撒谎，而且每次调查都撒谎，那就太贬低中国人民啦。

真正的问题很可能在于：面对同样的一个提问，男人和女人的理解却很可能大相径庭。无论我们解释得多么详细，这种情况也在所难免。

我们问的是“别人威胁、打骂、使用暴力手段”。女人由于习惯于逆来顺受，就很可能把一些不那么严重的情况给排除了，就会回答说“没有过”。与此相反，男人则很可能是因为习惯于唯我独尊，因此就把一些其实不那么严重的情况给包括进来了，因此回答说“有过”。

也就是说，女性回答的是下限，就是至少有这么多女性被强暴过；而男人回答的则是上限，是最多有这么多男人被强暴过。

启示

这个调查结果，给中国社会提出了两点启示：

首先是，我们应该如何在性生活里，真正地贯彻实行“平等自愿”的原则，而不仅仅是喊口号呢？例如，如果一方很想过性生活，而另外一方却不情愿，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是不情愿的一方就应该忍辱负重呢，还是想要的一方就应该苦苦哀求呢？无论哪一种情况，难道那还叫做双方平等吗？

我们终有一天不得不学会讨价还价，哪怕是在亲密关系之中，哪怕是在性生活里。

其次，我们应该承认，所谓“男强女弱”并不是体现在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尤其是在性生活中更不是必然如此。因此，性暴力，无论是“冷”的还是“热”的，无论是谁对谁，也无论谁多谁少，都应该同样地、同等地反对。这才是男女平等的真谛。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58j.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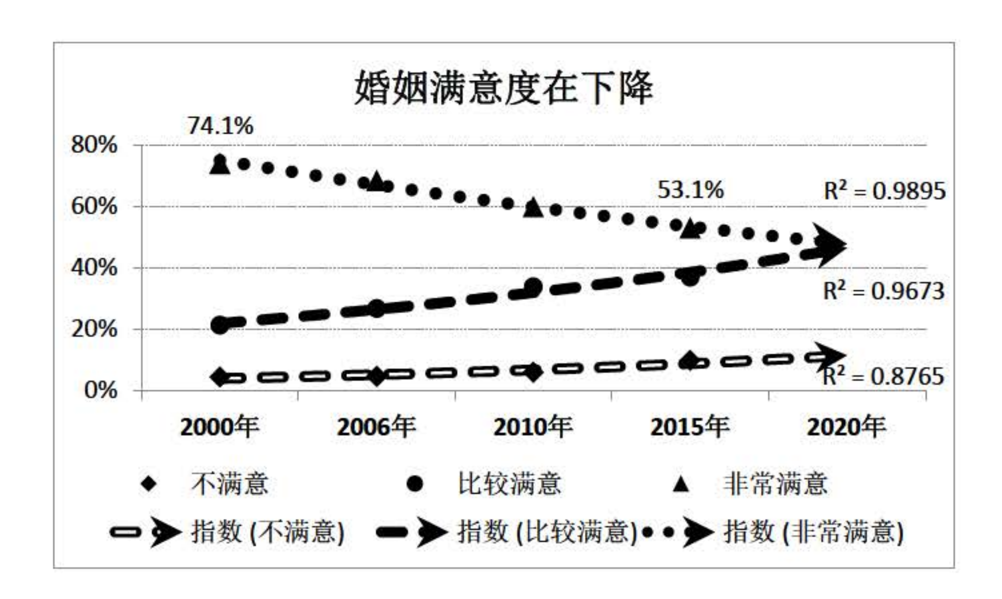
婚姻与夫妻之爱，怎么啦？

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婚姻与爱情应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由爱情而结婚，婚后的夫妻之爱则应该长盛不衰。

那么，这样一个美好理想，在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得以实现呢？

婚姻

很可惜，在 21 世纪里，中国夫妻对于自己的婚姻的满意程度，在不断地下降。



从上面的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已婚者当中，对婚姻非常满意的人一直在明显地减少，已经从 2000 年的 74%减少到 2015 年的 60%。也就是说，真正实现婚姻美满的夫妻，在短短 15 年当中就减少了 14 个百分点，到现在只有五分之三了，远远低于大多数人所期盼的理想状态。

与此同时，对婚姻不满意的夫妻则在缓慢而持续地增加，从 4.5%增加到 9.9%，翻了一番还多点。虽然十分之一这个比例不算高，但是如果换算为绝对数，那么在当今中国，至少有三千万对夫妻不满意自己的婚姻。或者说，在任何一个成年人的亲朋好友当中，都可能有婚姻不好的夫妻。

另外，虽然“比较满意”的人也在增加，但是与非常满意相比，所谓的“比较满意”其实就是“还不够好”的意思，多多少少掺杂着不满意的成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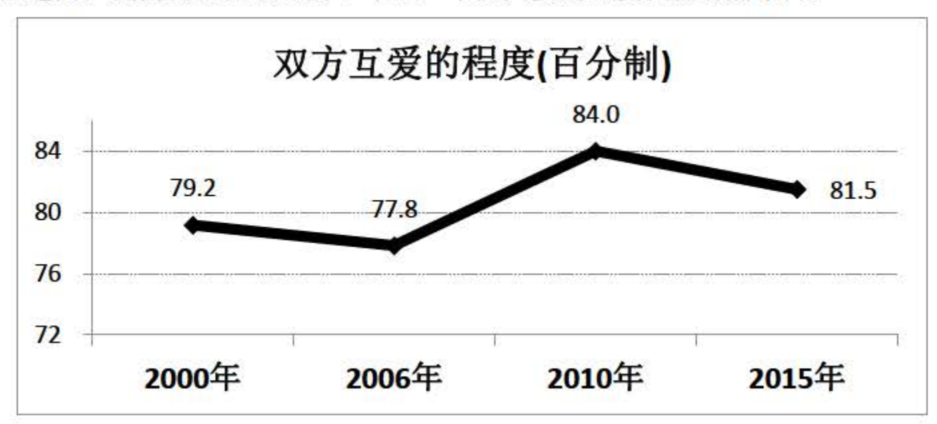
总之，最近 15 年里，中国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在持续下降，而且还将继续下降，预计到 2020 年，对于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的夫妻，将减少到只有一半左右（具有 99%的可能性）。

爱情

那么夫妻之间的爱情是什么样呢？

在调查中，我分别询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你自己爱对方吗？另外一个是：对方爱你吗？这两个问题都预备了四个选项：非常爱、比较爱、不太爱、不爱。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双方的爱情相加，得出一个“双方互爱的程度”。我们把“双方都非常爱”算作 100 分，把“相互都不爱”算作 0 分；那么就可以统计出，按照百分制来计算，中国夫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相互爱恋。

很遗憾，我们发现在最近的 5 年里，中国夫妻的互爱程度有所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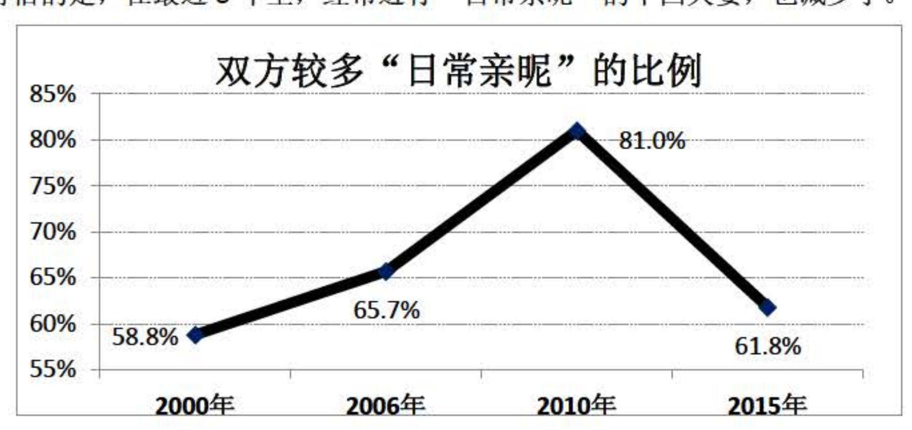


上面的图表说明：从 2000 年到 2006 年，中国夫妻的互爱程度基本持平，到 2010 年达到顶峰，但是到 2015 年，不仅没有继续上升，反而下降了一些。

还有另外一个统计数字可以证明夫妻爱情在减少。

大家都知道，夫妻之爱，并不仅仅是嘴上说，也不仅仅存在于性生活之中，而是更多地表现为双方在日常生活中，是否经常互相亲热，包括亲吻、拥抱、抚摸等等。这在学术上叫做“日常亲昵”。

可惜的是，在最近 5 年里，经常进行“日常亲昵”的中国夫妻，也减少了。



上图中所表现出来的情况是很严重的。从 2000 年到 2010 年，夫妻的日常亲昵在不断增加，而且达到了非常理想的 81%。这样，夫妻之爱才能够充分地表达出来，

才能够巩固婚姻。

可是在最近的 5 年当中，夫妻经常从事“日常亲昵”的比例，一下子就降回到 15 年前的水平之上，只有 62%的夫妻这样做。这就是说，中国夫妻在日常生活中，迅速地相互疏远了，退回到本世纪之初。

启示

自从 1980 年代开始，就一直有人不断地说：中国人的婚姻已经陷入危机啦。由于那时候没有全国随机抽样的调查结果，所以人们也就无从判断真伪。结果，婚姻不好的人更愿意相信，婚姻美满的人则嗤之以鼻。

现在，我的调查结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可以论断两点：

其一，婚姻满意度从 21 世纪之初就在持续地降低，预计还将继续降低。

其二，夫妻之爱，在 2000 年到 2010 年之间，基本呈现为上升趋势；但是到了 2015 年却有所下降。其前景尚难以预测。

读者当然会关心：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本文首先是提供事实；任何分析都后会有期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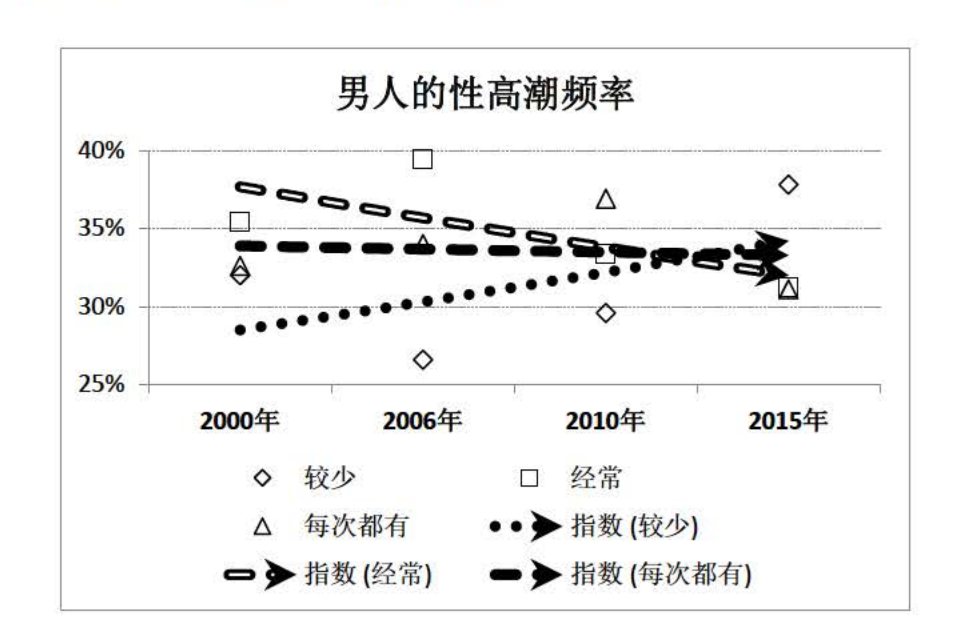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58l.html

中国男女的性高潮

男人

性生活是否美好，可以有多种判断标准，尤其少不了爱情。但是就男女之间的性交而言，获得性高潮无疑是其直接的和最终的目标。

可是，在 18-61 岁的中国男人里，从 2000 年到 2015 年，那些已婚或已同居的丈夫们，性高潮的频率却在下降。请看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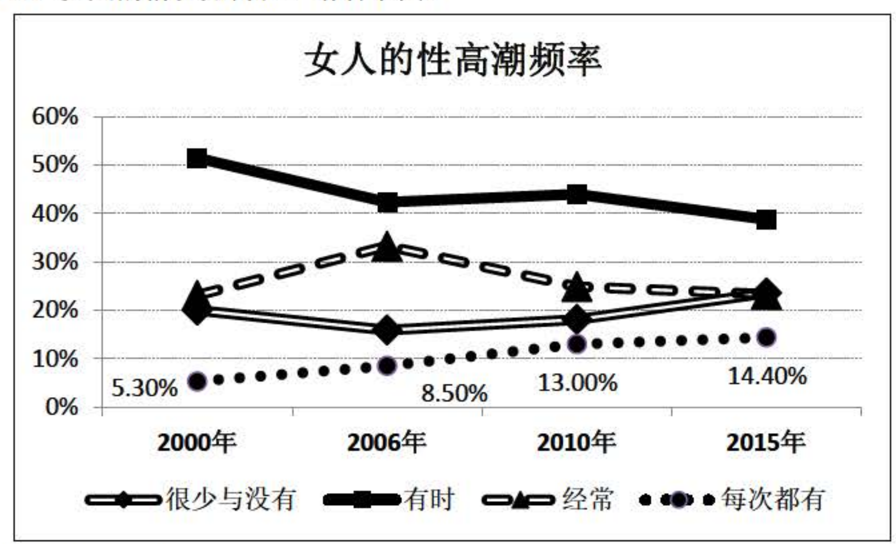
在上图里面，每次性交都达到性高潮的男人，在最近 15 年里基本保持不变，一直在三分之一左右。可是那些经常有性高潮的男人，却减少了，从 2006 年最高峰的 40%下降到 2015 年的 31%。与此相反，那些性高潮较少的男人在增加，从 2006 年最低谷的 27%上升到 2015 年的 38%。因此，从总的趋势来看，中国的丈夫们的性高潮是减少了。

这是为什么呢？请一定不要从生物学和生理功能上来想问题，因为全中国的所有男人，不可能在短短的 15 年之间，就在生理上出现什么统一的改变。就算真的有什么流行病足以减少男人的性高潮频率，那么它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危害到三分之二的中国男人（经常有和较少有性高潮的男人相加）。

因此，这一定是社会文化在发挥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形形色色的“男性保健”的广告，尤其是推销壮阳药、性玩具、养生保健品、长生不老药的那些宣传，都在不遗余力地推高男人对于自己的性高潮频率的期望，恨不得一次性交中就获得多次性高潮。可是，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结果就反过来加重了男人对此的焦虑和担忧；结果，性高潮反而减少了。

女人

那么，女人的情况如何呢？请看下图。



上图说明 3 种情况。

其一，首先请看“有时有性高潮”和“经常有”。这两种情况都是虽然有所波动，却基本上是持平的，增加和减少都非常有限。而且这两种情况所占的比例也都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大约三分之二左右的妻子和同居的女性，都是虽然有性高潮，但是却并不多，既不是很少或一次都没有，也不是每次都有，而是处于中间状态。

其二，女人如果每次都有性高潮，那当然是天大的好事。但是很可惜，这样的女性太少啦，大约只有七分之一。

不过从历史发展来看却是形势喜人，从 2000 年的区区 5%，几乎是直线上升到 2015 年的将近 15%。这就是说，笔者一贯论述的“中国女性的性革命”是确有其事。

其三，女性结了婚或者同居了，却没有或者很少有性高潮，这无疑是人生的遗憾。我们可以悲伤地看到，这样的女人不但一直占到五分之一，而且在最近 15 年里一直没有减少，还有不显著的增加。

尤其是，这种缺憾的女人，不但要多于那些每次都有性高潮的“性福”女人，而且在每一次调查中，前者都几乎比后者多出将近一倍。这表明，这样悲剧式的女性，究竟应该如何获得自己应有的性高潮，不但是成人性教育的义务，也应该是男女平权主义的责任。

把上述的三点情况结合起来看，趋势非常明显：在其他情况都不变的同时，在最近的 15 年里，能够每次都达到性高潮的女性虽然在不断增加，但仍然是很少数的佼佼者。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5yf.html

夫妻的性交流

在中国历史上，性生活的事情，一直被认为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果这是针对公共场合里或者陌生人之间，那么还是情有可原。但是在最亲密的夫妻之间（包括同居），在经常过性生活的男女之间，当然就应该不受这样的约束，双方就应该开诚布公地、事无巨细地交流交流自己在性生活中的感受和体验，讨论讨论应该如何更好地过性生活。唯有如此，才可能走向“性福”，才可能避免任何性的烦恼。

很可惜，现实情况却远远不是如此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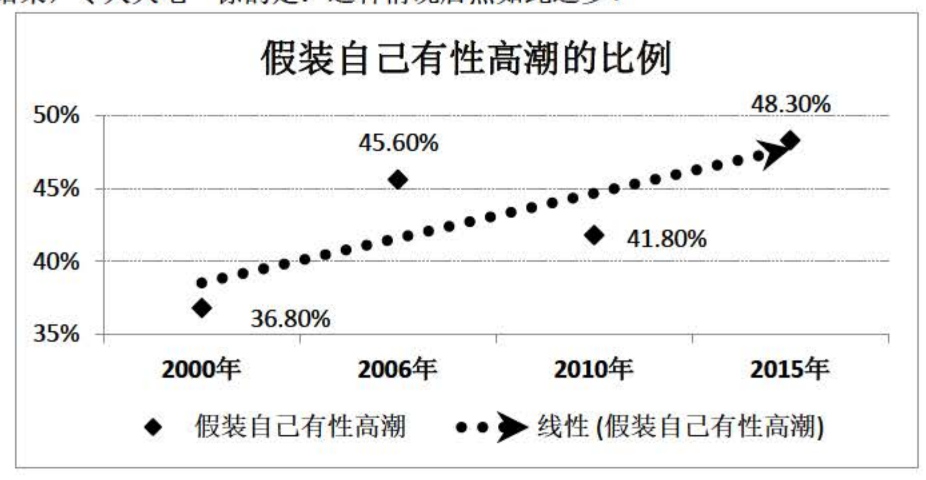
在调查中我们是这样来询问的:“在性生活中，每个人喜欢什么，可能都不一样。在这方面，您和您的爱人，是怎样进行交流与沟通的？”回答情况如下：

	2006 年	2010 年	2015 年	合计
从来没有交流过	13.7%	11.7%	18.4%	14.3%
仅仅是通过表情或动作，不谈论	21.0%	18.8%	17.7%	19.2%
不交流和不谈论的小计	34.7%	30.5%	36.1%	33.5%
偶尔谈论	53.9%	56.4%	53.9%	56.4%
经常谈论	10.1%	10.1%	10.1%	10.1%

从上面的表格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有一半还多一点的中国夫妻，仅仅是偶尔地谈论自己的性生活，可以经常谈论的夫妻一直只有十分之一。如果把“从来没有交流过”和“仅仅是通过表情或动作，不谈论”的夫妻加在一起，那么就达到三分之一。因此总的来说，中国夫妻关于自己性生活的交流，仍然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之上。

那么，这种交流不够充分的状况，究竟会给双方的性生活带来哪些不利的影响呢？在笔者的调查中设置了这样一个询问:“有些人为了使对方满意，就假装自己达到了性高潮。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您这样做过吗？”

结果，令人大吃一惊的是：这种情况居然如此之多！



上图表明：在 2000 年的时候，假装自己有性高潮来“讨好”对方的中国夫妻，

还只有 36.8%。可是短短的 15 年之后，到了 2015 年就上升为 48.3%。天啊，仅仅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居然就有将近一半的夫妻曾经假装过自己达到了性高潮。这还谈得到“性福”吗？

当然，假装性高潮的原因必定是多种多样、因人而异，还可能是此一时彼一时。这种行为的结果，无论对哪一方来说，也不一定就是负面的。但是笔者只想弱弱地问一句：双方为什么就不能交流交流，为什么不一起讨论讨论？夫妻之间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居然迫使双方都三缄其口，却去假装性高潮呢？

即使对于曾经多少谈论过性生活的那一半夫妻来说，如果连自己假装性高潮这样的事情都没有讨论过，那么这种交流也太肤浅、太敷衍了事啦。

看来，无论夫妻的关系和感情怎么样，对于性生活这件事，双方“同床异梦”或者“体交神不交”的情况，在当今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7dq.html

性福在望：性障碍在减少

近年来，“性福”已经成为中国民间的流行词，表达着人们对于美好的性生活的无限向往。与此同时，性治疗也开始在中国出现，可以帮助那些在性生活里遇到种种困难的人们。可是，“性障碍”究竟有多少呢？情况是不是已经很严重了呢？尤其是，随着生活越来越紧张，性障碍是不是增加了呢？这就需要我们对于全中国 18-61 岁总人口的调查来说话啦。

我们调查了那些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有过性生活的人们，其中男性的情况如下。

男人	频率	2000	2006	2010	2015	高低差百分点	发展趋势
无高潮	偶尔	47.0%	54.1%	43.2%	39.8%	-14.3	先剧增后剧减
	持续两月	7.1%	6.4%	6.4%	6.1%	-1.0	一直微小减少
性交疼	偶尔	19.3%	35.3%	34.5%	33.8%	-1.5	先剧增后微减
	持续两月	4.9%	5.9%	5.6%	5.1%	-0.8	先小增后微减
疲软	偶尔	34.2%	43.8%	42.0%	37.7%	-6.1	先剧增后剧减
	持续两月	5.6%	5.7%	6.0%	6.1%	+0.5	一直微小增加
阳痿	偶尔	43.8%	49.4%	45.7%	38.9%	-10.5	先小增后剧减
	持续两月	1.3%	2.8%	2.5%	3.1%	+1.8	基本微小增加
早泄	偶尔	53.2%	61.4%	43.5%	39.3%	-22.1	先增加后减少
	持续两月	7.2%	6.8%	6.3%	5.2%	-2.0	一直小幅减少

上面的表格清楚地表明：

第一，在中国男人里，无论哪一种性障碍，真的持续超过两个月的人，其实都只有 5%到 6%，而且肯定是年龄越大的越多。这些男人很可能需要咨询或者治疗，但是还要看他们自己是不是真的希望去治疗，因为性障碍并不是一种“疾病”，除了性生活有欠缺之外，它并不会损害健康和生活的其他方面。即使是因此造成了不孕，那么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也就可以解决了。

第二，确实有三分之一强的中国男人，偶尔地出现上述的性障碍。这说明，男人中间那种“金枪不倒”的理想，其实只不过是个神话而已。很可能恰恰是因为有些男人过于追求它，才造成了自己的焦虑，反而增加了出现性障碍的可能性。对于这些偶尔有些不顺的男人来说，其实最好的办法，还不如坦然地接受自己的这种弱点，并且求得对方的理解。在实际生活中，大多数男人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所以他们既没有“成问题”，也不需要去咨询或者治疗。

第三，在最近短短的 15 年里，除了长期阳痿和疲软这两个现象略有增加之外，其他各种性障碍都在或多或少地减少。尤其是那些偶尔有过的男人，大幅度地减少了。这里面的原因非常多，但是肯定有一个社会文化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男人对于自己的“性（sexuality）”变得越来越自信、自然和自如。

那么女人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惊喜的发现：女性的“性福”来得更快一些。

女人	频率	2000	2006	2010	2015	高低差百分点	发展趋势
性高潮	偶尔	53.7%	63.3%	41.3%	38.3%	-25.0	先增加后剧减
	持续两月	11.4%	10.1%	9.7%	7.5%	-3.9	一直小幅减少
性交疼	偶尔	48.1%	56.3%	39.7%	38.6%	-17.7	先增加后减少
	持续两月	3.1%	4.1%	8.5%	5.5%	+2.4	基本小幅增加
阴道涩	偶尔	44.4%	51.4%	41.8%	38.8%	-12.6	先增加后减少
	持续两月	5.2%	9.7%	9.9%	6.1%	-3.8	先增加后减少

从上面的表格可以清楚地看出，在 18-61 岁的中国女性里，除了长期的“性交疼痛”之外，其他所有的性障碍，无论偶尔的还是长期的，都大幅度地减少了。尤其是“没有性高潮”这一项，偶尔有过的女人在 2000 年超过一半，在 2006 年达到惊人的 63%。可是随后就开始减少；就连长期有过的女人也从 11.4%直线减少到 7.5%。

如果说，“性交疼痛”和“阴道干涩”更多地是由于年龄和生理的原因，那么“没有性高潮”这样的事情，肯定是更多地来自于女人的各种心理因素，还非常可能是由于双方关系不够好才造成的。

因此，女人的性高潮的整体增加，不仅可以视为“女性的性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也应该看作是在性生活中男女更加平等的突出标志。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7dt.html

如果中国公投“同性恋平权”，将会怎样？

近年来，随着同性恋者的不断出柜，关于同性恋的舆论热点越来越多，中国普通人的态度也越来越正面，这些都是有目共睹。

可是，关于同性恋，不管怎样说来说去，最核心的问题应该是：他们/她们是不是具有与其他人完全平等的个人权利和社会地位呢？也就是说，“同性恋平权”的原则才是最关键的。如果不赞成它，那么一切对于同性恋的同情和理解都不会有什么大用。反之，如果赞成它，那么一切问题都足以迎刃而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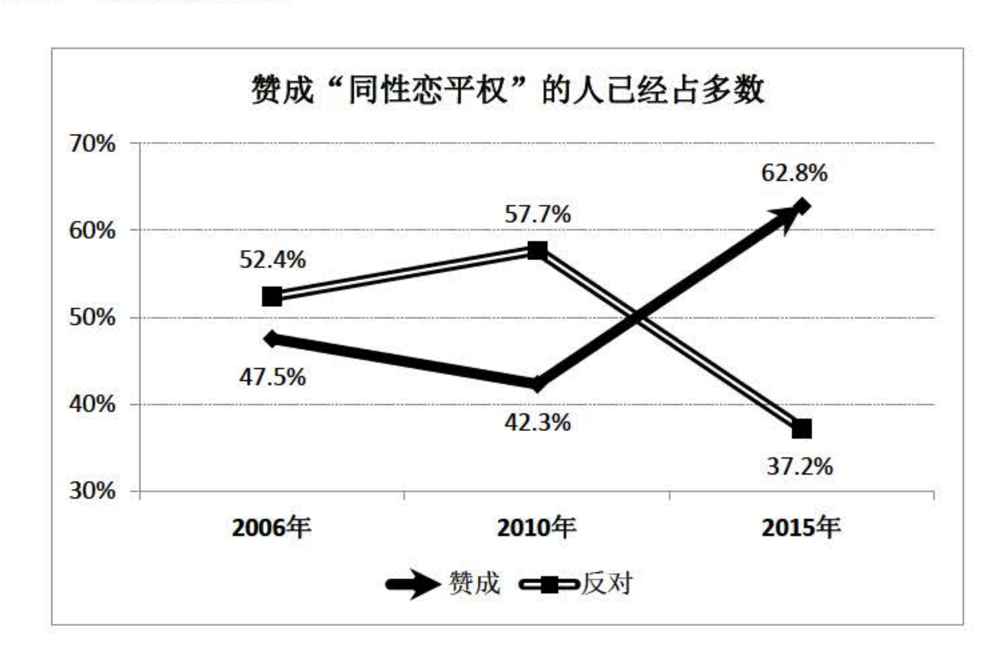
那么，中国有多少人赞成“同性恋平权”，多少人反对呢？

下面的图表是在 18-61 岁的中国总人口里的调查结果，包括男女老少，也包括城市、农村和流动人口，还包括没上过学的人。这比一切网上调查都要准确得多，而且不会偏向任何一种人。

在排除了那些“不明白同性恋是什么”的人之后，我们是这样来询问的：**“有人说，‘同性恋者’应该与其他人完全平等。您的看法是什么？”**

请读者注意，我们问的是个人权利这个层次上的“与其他人完全平等”，既不是“同性婚姻”，也不是“同性恋好坏”，更不是“喜欢不喜欢同性恋”，所以在引用我们的数据时，请务必说清楚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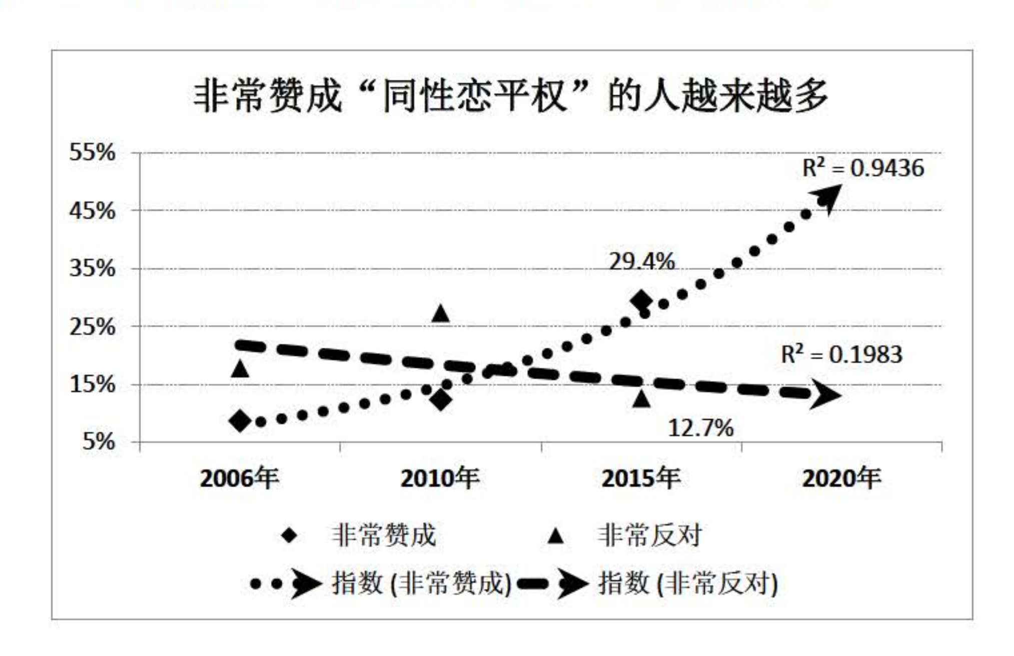
首先，请看一下总体上的趋势。下面图表中的“赞成”包括比较赞成和非常赞成这两种态度；“反对”则包括比较反对和非常反对。这是一种强制选择，没有“说不清楚”这样的中间选项。



从上面的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在 2006 年出现波动，但是总的趋势却毫无疑问是赞成“同性恋平权”的人越来越，从 2000 年的 47.5%增加到 2015 年的 62.8%。如果这个趋势不改变，那么预计到 2020 年将会接近 70%。

反之，反对的人虽然也曾反弹，但是总趋势趋势在减少，从 2000 年的 52.4% 减少到 2015 年的 37.2%，预计还将维持在三分之一左右的低水平。

可是我们都知道，如果中国可以对“同性恋平权”举行全民公决，那么，只有那些非常赞成或者非常反对的人，才会真的去积极投票，才能最后一分高下。所以，我们必须看看：非常赞成与非常反对的人对比，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上面的表格一目了然：非常赞成“同性恋平权”的人，在 2006 年到 2015 年的短短 10 年之间，从 8.7%增加到 29.4%，增加 3 倍还多。尤其是，如果这个趋势能够持续下去，那么到 2020 年的时候，非常赞成的人就会达到 50%左右。

与此同时，非常反对“同性恋平权”的人虽然在 2006 年增加过，但是总的趋势是持平之中有所减少，从 2000 年的 17.9%减少到 2015 年的 12.7%；预计到 2020 年将继续保持在 15%以下。

所以，如果中国对这个问题举办全民公决，那么其结果，恐怕不需要我再说了吧。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7oy.html

同性之间发生了什么？

一直有很多人问我：中国究竟有多少同性恋，占百分之多少呢？

可是，我却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所谓“同性恋”的定义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来问的人认为什么样才叫同性恋，所以我根本无法给出任何一个具体的百分比。

尤其是，对于同性恋，国内外有数十上百种定义，我无法一一分析，只能把我所调查到的下列 4 种情况统统列出来。您认为哪几种应该算是“同性恋”，就请您自己加起来吧。

在调查问卷中，提问是这样的：

有些人觉得，自己很想与男人过性生活。您是这样的吗？

有些人，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您是这样的吗？

有些人，曾经与男人接过吻。您是这样的吗？

您曾经跟男人发生过性生活吗？请注意，这里说的是男人，是与您自己性别相同的人。

在后面的三个提问中，如果被调查者是女性，那么“男人”这个词就会由电脑程序自动替换为“女人”。这样笔者就可以调查女性同性恋的情况了。

任何一种同性之间的活动（%）

	2000 年	2006 年	2010 年	2015 年
对同性有爱欲	1.3	1.1	4.0	5.1
与同性接过吻	0.5	0.9	4.0	6.8
认同为同性恋者	1.4	2.0	2.9	4.4
与同性有性生活	0.9	1.3	2.8	3.7

从上面的表格中可以发现：从 2000 年到 2015 年，有过任何一种同性之间性活动的人，都在逐次增加，而且相对而言，增加的幅度不算小。

但是，这就足以说明同性恋有很大的增加吗？那可不一定。

我们应该大力普及这样一个常识：任何一种统计数字的增加，都有两种可能的原因。

第一种原因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确确实实是增加了。

第二种原因：那种情况其实并没有增加，而是因为在以前的调查中，很多人不敢如实回答，只能说自己没有过这种情况，可是随着社会越来越开放，人们越来越敢于承认自己有过这种情况，于是统计数字就增加了。

我们可以想想，在 2000 年的时候，社会对于同性恋是多么恶劣态度。在那时候，敢于承认自己有过同性活动的人，该是何等勇敢！可是现在到了 2015 年，即使

是真的出柜，同性恋受到严重歧视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因此敢于承认的人自然也就多起来啦。

这种情况其实非常普遍；凡是社会反对和禁止的行为，回答自己有过的人就会少很多，例如，偷过东西的人，哪怕仅仅是小偷小摸，又有几个会承认呢？反之，只要是社会不反对甚至赞扬的事情，就会有多得多的人说自己做过，例如几乎人人都会说自己的为人很正派。

上述的一切，就是社会科学里的“测不准原理”。它真的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常识，无论看待什么样的统计数字，都应该牢记在心。如果发布数字的人没有告诉您这些情况，那么他们要么是不懂，要么是骗人；您最好一笑了之，当不得真。

人们可能还会关心：究竟是男人里的同性恋多，还是女人里多？那么请看下面的表格。

行为	男人	女人	总计
对同性有爱欲	7.4%	2.5%	5.1%
与同性接过吻	8.0%	5.4%	6.8%
认同为同性恋者	5.8%	2.8%	4.4%
与同性有性生活	5.6%	1.7%	3.7%

从上面的表格来看，男人里的各种情况都多于女人，而且多出不少。其他国家所有严肃的学术研究都发现了这一点，中国人也不例外。

但是我要再次强调：以上的任何一个数字都不能说明“同性恋有多少”，也不能说明“同性恋”就只有我调查的这 4 种情况。

这些数字反而说明：所谓“同性恋”其实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概念，具有“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种种具体情况，不应该混为一谈。因此，无论您认为哪一种或者哪几种情况属于“同性恋”，都请不要忘记，那仅仅是因为我们自己在“横看成岭侧成峰”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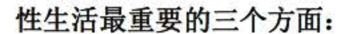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7zd.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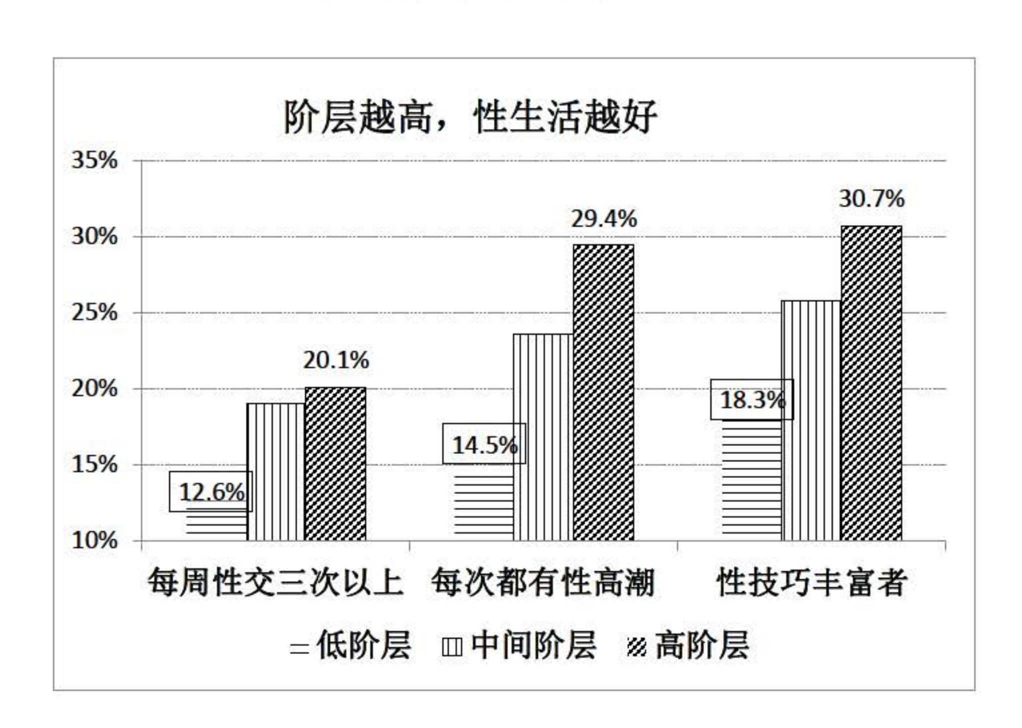
社会地位越高，“性福”越多

人们通常认为，性生活的好坏主要是由于各种生理因素决定的，最多再加上一些心理因素例如爱情等等。可是中国的老话早就说过：“饱暖（才能）思淫欲”；也就是说，日常生活过得好，人才可能更多地投入和享受性生活。

我是性社会学家，因此更加关心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他/她的“性福程度”是不是就会越高呢？

经过从 2000 年到 2015 年的四次全国调查，在 18 岁到 61 岁的中国总人口中，我的猜想得到了证实。





上面的图表可以说是一目了然。在“性福”的最重要的三个组成部分（性交频率、性高潮频率和性技巧丰富程度）中，每一个方面都是职业和收入最低的那些人最差，中间状况的较好，而职业和收入最高的那些人则是最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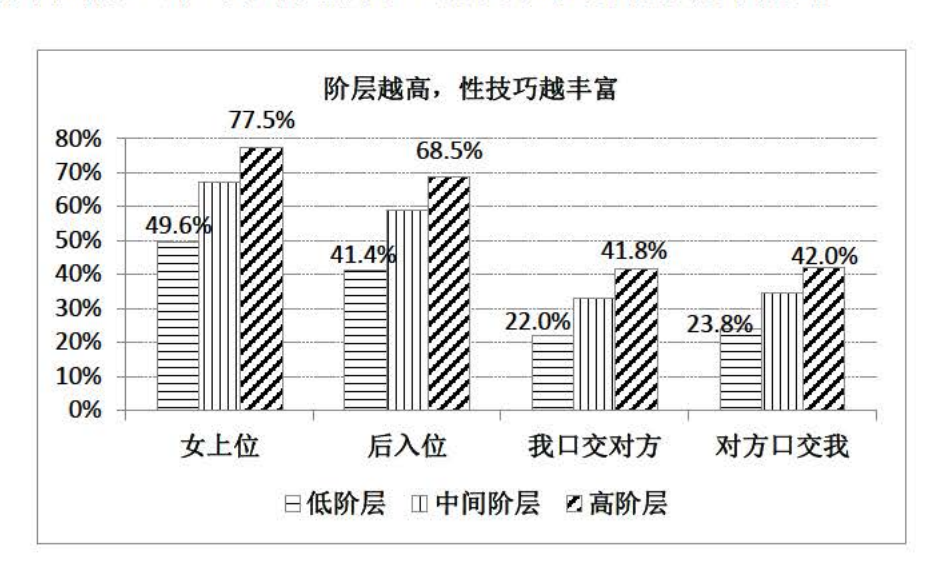
性的体验

在性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是社会地位越高，那么性体验也就越好，请看下表：

	低阶层	中间阶层	高阶层
没有羞耻感	67.8%	75.2%	81.3%
经常相互亲昵	58.0%	70.2%	74.1%
没有假装性高潮	53.6%	57.3%	59.3%
不觉得性生活脏	41.2%	51.9%	60.0%
不觉得分泌物脏	35.0%	38.8%	43.3%
身体非常舒服	24.2%	30.7%	32.7%
用性幻想辅助	18.6%	23.4%	28.1%

性技巧

除了性体验之外，在性技巧方面，也是社会地位越高的人越丰富多彩。



总而言之，在社会地位上，人永远是分为三六九等，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也依然如此。但是大多数普通人恐怕没有想到，这样的阶层分化，也会直接影响到人们最隐秘的性生活，使得人们最珍视的“性福”也出现了高低不同的等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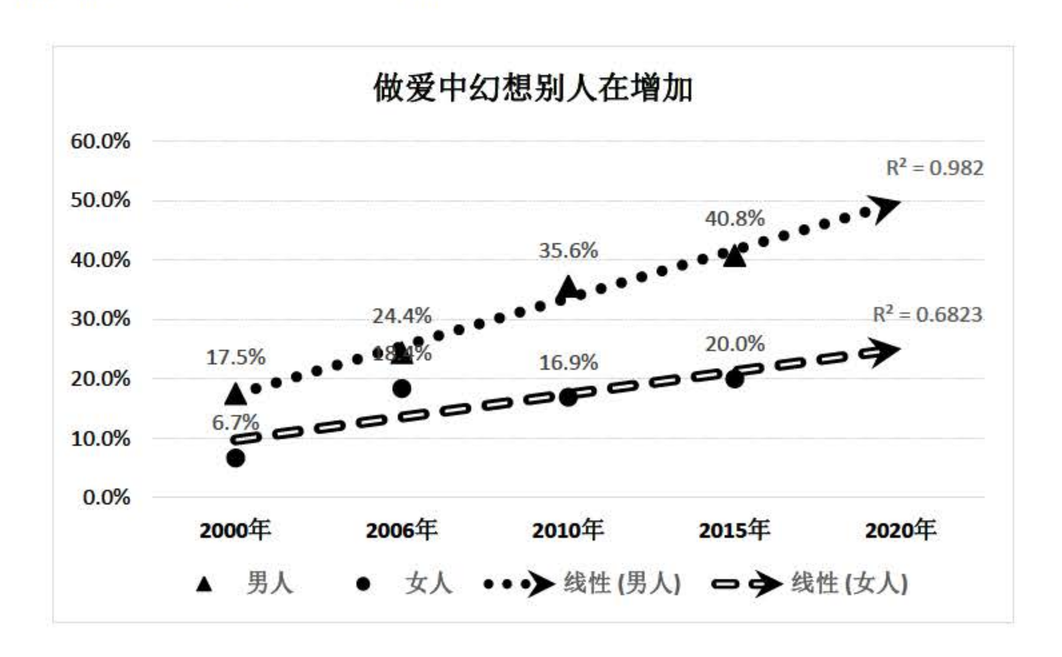
这样的知识，是性社会学的学术精华。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其实就是一句话：“性福”的多少，原因往往在于生理功能之外，也在于“性”之外，甚至在于情感之外。也就是说，追求“性福”的基本功，其实就是努力奋斗，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82u.html

心有旁骛：做爱中幻想别人

在调查中，我们是这样询问被调查者的：**“有些人，在性生活的过程之中，幻想着自己是在跟另外的人过性生活。请问，在过去的12个月里，您有过这种情况吗？”**

结果发现，在中国 18 岁到 61 岁的总人口中，从 2000 年到 2015 年，有过这种情况的男人和女人都在不断地增加。



这个图表应该说是相当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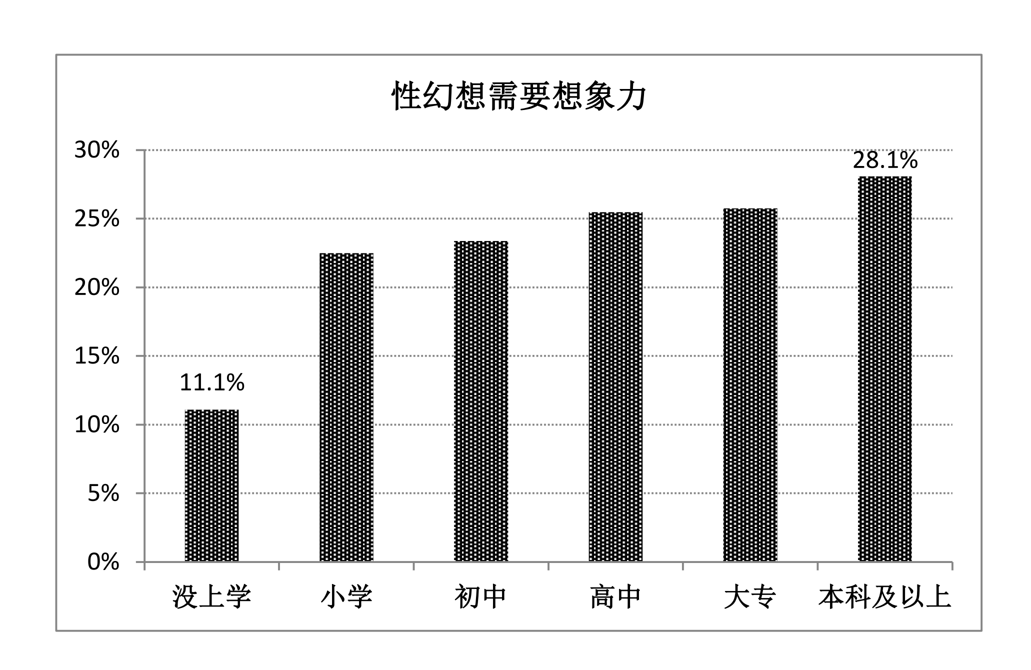
首先，男人在做爱中有过性幻想的人，远远多于女人，到 2015 年的时候比女人多出整整一倍。

其次，在短短的 15 年间，男人中有过的比例是 2000 年的 2.3 倍。而女人则是 3 倍。

那么，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在做爱中幻想着别人呢？影响因素非常多，这里就不一一介绍啦，仅仅说两个最主要的。

其一，无论男女，越年轻的人性幻想也就越多，越老则越少。尤其是女人，在 50 岁以后就只有不到八分之一的人还有这样的性幻想。

其二，一切幻想，不但要有需求和动机，还需要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幻想得出来；而一个人的想象力是否丰富，主要取决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如果文化水平太低，那么无论哪方面的幻想就都会少很多。性幻想也是这样。具体情况见下图。



最后要说的是：对于这样的情况，不同的人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

有些人认为，这其实就是“精神出轨”或者“心灵不忠”，必须严加反对和批判。

有些人认为，这其实仅仅是必要的“自我刺激”或者“灵魂加油”，无可厚非。

也有些人则认为，这种情况可能不好，但是却难以避免，更无法克服，不如顺其自然。

还有些人会这样“算账”：即使对方幻想着跟别人做爱，但是这激发了他/她的性动力，促使现在的双方性生活更加美好，这是很划算的事情，不应该反对，反而应该提倡。

在我的调查中发现，“做爱幻想别人”这件事情，给现在双方的性生活带来了多种多样的效果，有好有坏，有促进也有阻碍，根本无法一概而论。尤其是，这种情况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或者不同的情境之中，那么产生的作用也是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但是这些发现都太过学术化了，愿意进一步了解的读者，还是等我的论文发表之后再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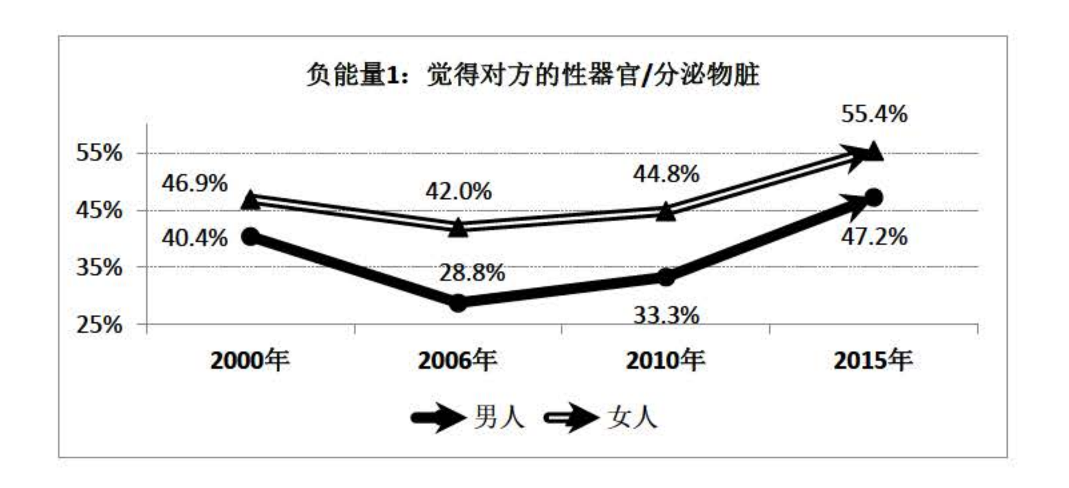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88c.html

性洁癖："性福"的负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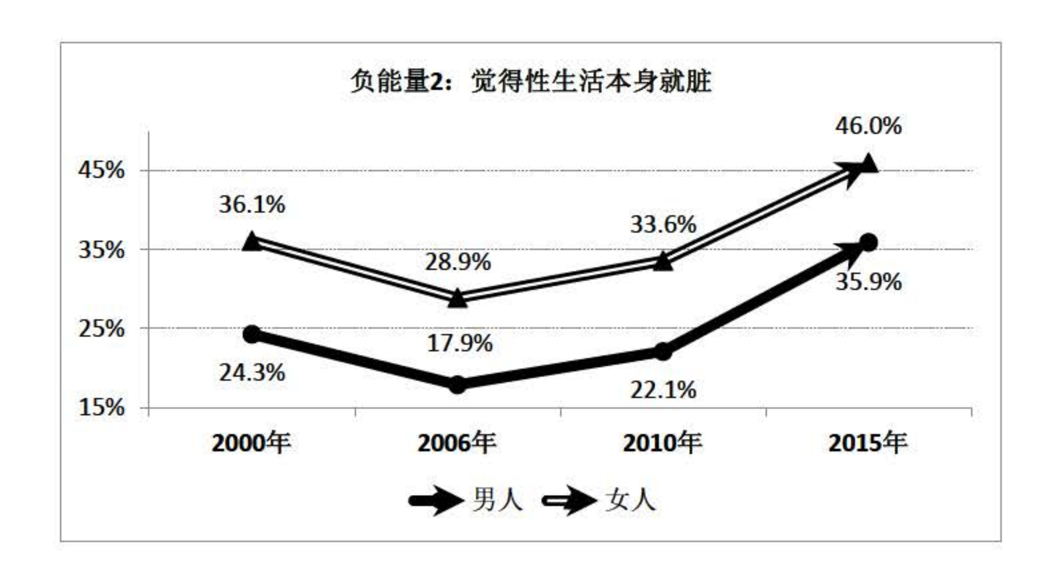
"性洁癖"说的是如下三种情况，全都发生在 21 世纪中国 18 岁到 61 岁的总人口之中。

有哪些具体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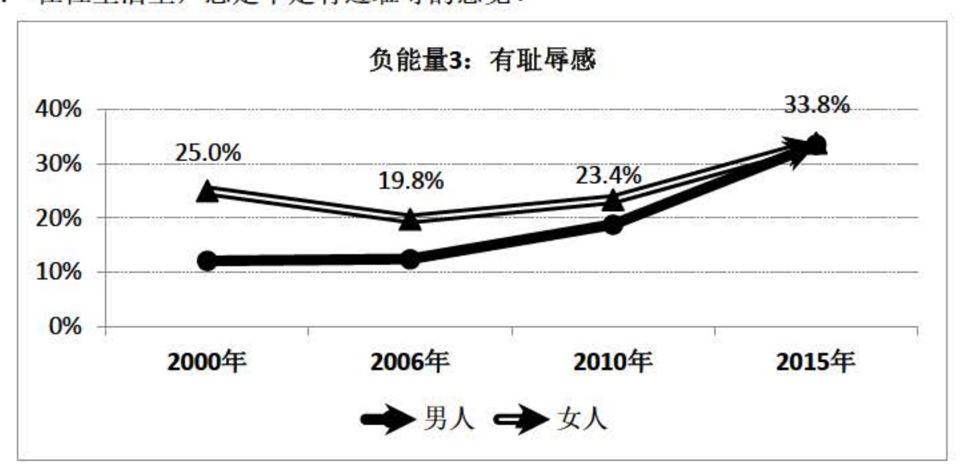
A."有些人在过性生活的时候，觉得对方的生殖器、分泌物、精液、经血等等，是脏的。无论针对哪一种，您是不是觉得脏？"



B."有些人觉得，过性生活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脏。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吗？"



C.“在性生活里，您是不是有过耻辱的感觉？”



发展趋势

到 2015 年的时候，这三种“性洁癖”都基本达到了甚至超过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男人觉得女人的性器官/分泌物脏的人，竟然超过一半，达到 55.4%；觉得性生活本身就脏的男人，居然也达到 46%。尤其是，其中“觉得对方的性器官或分泌物脏”的，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是最多的。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从 2000 年以来的短短 15 年里，这三种“性洁癖”虽然都呈现为 U 字型的发展趋势，但是从 2006 年到 2015 年，没有一个在减少，全都在增加，而且全都增加得很明显。所以应该说，在最近的 10 年里，事态越来越严重了。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一定很多，我只想提示其中的一种可能性：

“性洁癖”并不是单纯的“卫生、干净、清洁”的问题，更是一种道德上的判断。尤其是“脏”这个字，在中国一直既可以说是“不干净”，也可以说是“不道德”；特别是说到“性”的时候，更多地是说道德上的“肮脏、可恶、无法接受”等等。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在上面的三张图里，两种“觉得脏”的比例，与“有过耻辱”的比例是差不多的，这三种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

因此，“性洁癖”的一直增加，不仅仅是卫生的问题，很可能是中国社会越来越“娇贵化”的一种曲折的、不自觉的反应。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过度地追求“纯洁”，就连最最自然而然的性器官/分泌物/性生活，居然也容不下啦。

男人的“性洁癖”更多

其一，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认为，女人更爱干净，因此在性生活中，应该是女人更多地觉得男人的阴茎或精液很脏才对。可是在上面的第一个图表中却可以一眼就看到：无论在哪一年，恰恰是男人的“性洁癖”比女人还多，多出大约 10 个百分点。

其二，第二个图表就更加奇怪啦。人们常常说“男人都是色狼”；在性生活中都是“贪得无厌”；可是为什么“觉得性生活本身就脏”的，反而是男人更多，而且无论哪一年都比女人多出不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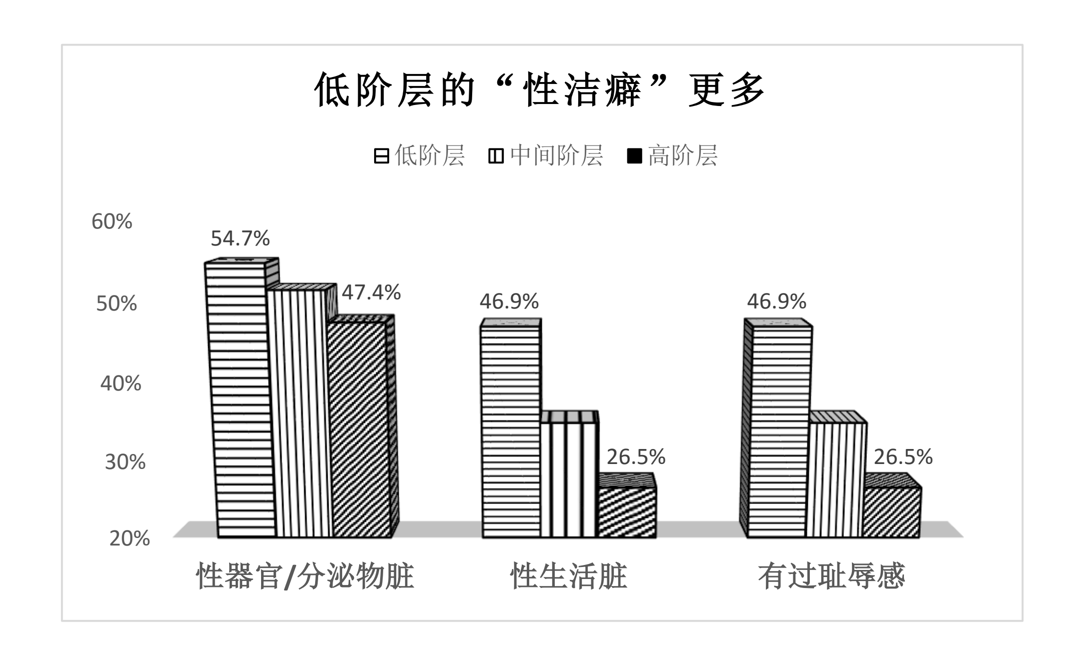
其三，第三个图表似乎更加不可思议啦。男人对于性生活不是“如饥似渴”吗？怎么会有如此之多的男人，一旦获得性生活，却感到耻辱呢？尤其是，在前三次调查中，这样的男人还比女人要少，但是到 2015 年，居然与女人觉得耻辱的一样多啦。

上述所有情况，都是因为什么呢？最靠谱的解释恐怕是：直到 2015 年科学昌明的当今中国，仍然有至少三分之一的男人，对于女人的性器官、经血、性生活和性关系，保持着某些不正确的看法，造成了对“女性之性”乃至“女性之人”的厌恶。这无疑是由于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女人是祸水”的错误观念，直到现在依然阴魂不散。

什么人更可能有“性洁癖”？

无论男女，造成“性洁癖”的原因都很多，作为性社会学家，我暂且首先考察一下，各个社会阶层中的不同情况，但是这并不是唯一原因，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奇怪，读者可以在我的《发布 16：社会地位越高，性福越多》中看到同样的情况。这就是说，努力提升自己的社会文化地位，也是减少“性洁癖”获得“性福”的基本功之一。



“性洁癖”可能带来些什么？

以上询问的三种情况，用中国的时髦语言来说，就是“负能量”。它们都极大地损害了性生活的几乎一切方面：投入性生活的积极性（“性趣”）、双方性爱抚（前嬉）的充分程度、性生活频率、性高潮频率、性的美妙体验、性生活满意度、性技巧丰富程度等等。

尤其是，在可能造成“性的不良状态”的所有因素中，这种“性的洁癖”所发挥的作用是最大的，甚至超过所有的“性烦恼”（性功能障碍）的作用。

美国性学家在上个世纪中期就说过：“性不仅在两腿之间，更在两耳之间”，也就是说，人的心理状态与价值观对于性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往往比纯粹的生理因素还要重要。现在，我的调查证明了，中国人也并不例外。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8bu.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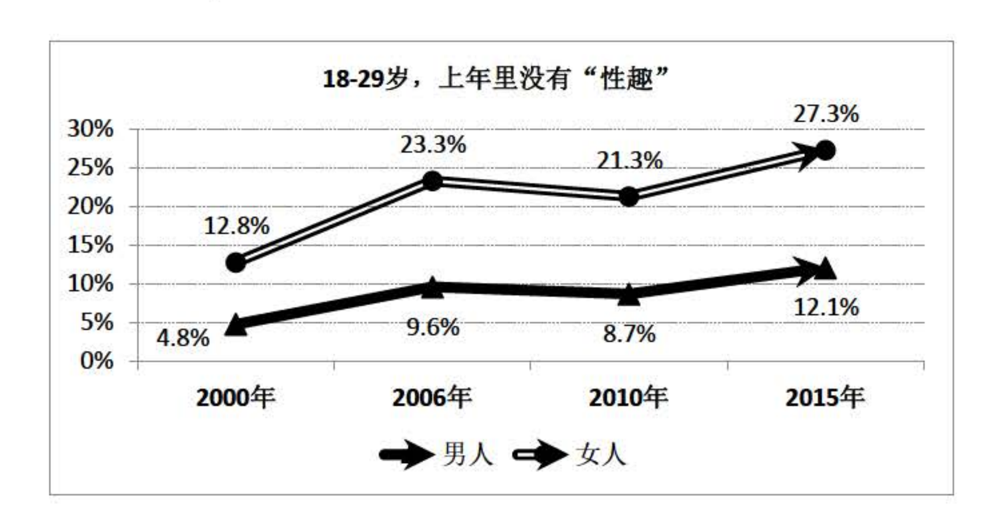
性的心虚：乏趣+焦虑=少性

要想实现“性福”，当然必须具备相应的生理基础，但是这仅仅是“必要条件”，并不能确保万事如意，还需要“充分条件”，那就是：必须具有足够强烈的欲望和足够强大的自信。

为了证明这一点，如果我来统计 18-61 岁的全体中国人，那么因为其中包括了老年人，所以不能说明什么。因此我专门从全国总人口中挑出那些 18-29 岁的男女，看看在这些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人里面，究竟是不是这样。

缺乏“性趣”

在调查问卷中是这样提问的：“有些人对性生活不感兴趣，或者不想过性生活。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您有过这种情况吗？”回答结果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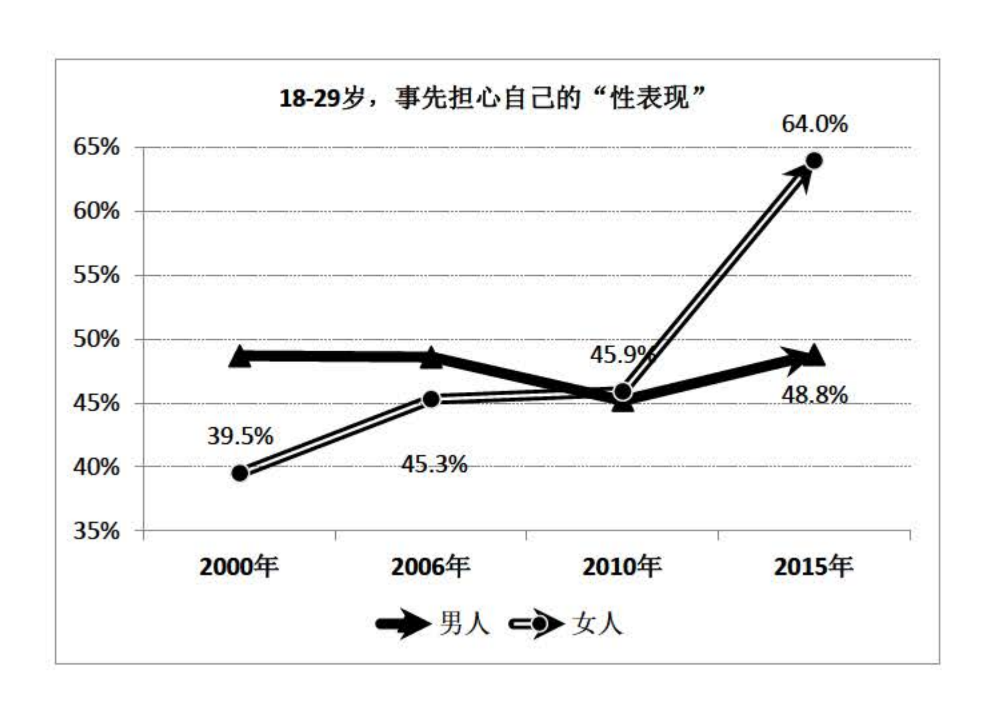
怎么样，这个图吓人一跳吧？在 18-29 岁这样春意盎然的年龄段里，居然有这么多的小哥小妹根本没有“性趣”；而且从 2000 年到 2015 年还在增加，而且还都在短短 15 年里就增加了一倍多！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 18-29 岁的青年“乏趣”呢？因素肯定是非常多，但是我想首先提醒读者注意下面这个因素。

事先焦虑

在问卷是这样提问的：“有些人在开始过性生活之前，就害怕自己在性生活中的表现不够好，或者不能满足对方。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您自己有这种情况吗？（无论跟谁）”

同样是在全国 18-29 岁的年轻总人口里，回答的情况如下：



这张图说明：

首先，在小哥当中，有“事先焦虑”的将近一半，虽然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增加。但是也够吓人了。传说中的“刚强铁汉一往无前”跑到哪里去啦？说好的“先下水再学游泳”又被谁吃掉啦？我觉得，这恐怕主要是因为“阳刚文化”在不自觉地残害下一代，那就是：成年男人越是吹嘘和崇拜“花样翻新、填饱喂足”，那么初出茅庐的小哥就越可能“手足无措、心灰意冷”。

其次，小妹妹们真的很惨，受到两种截然相反的“事先焦虑”的前后夹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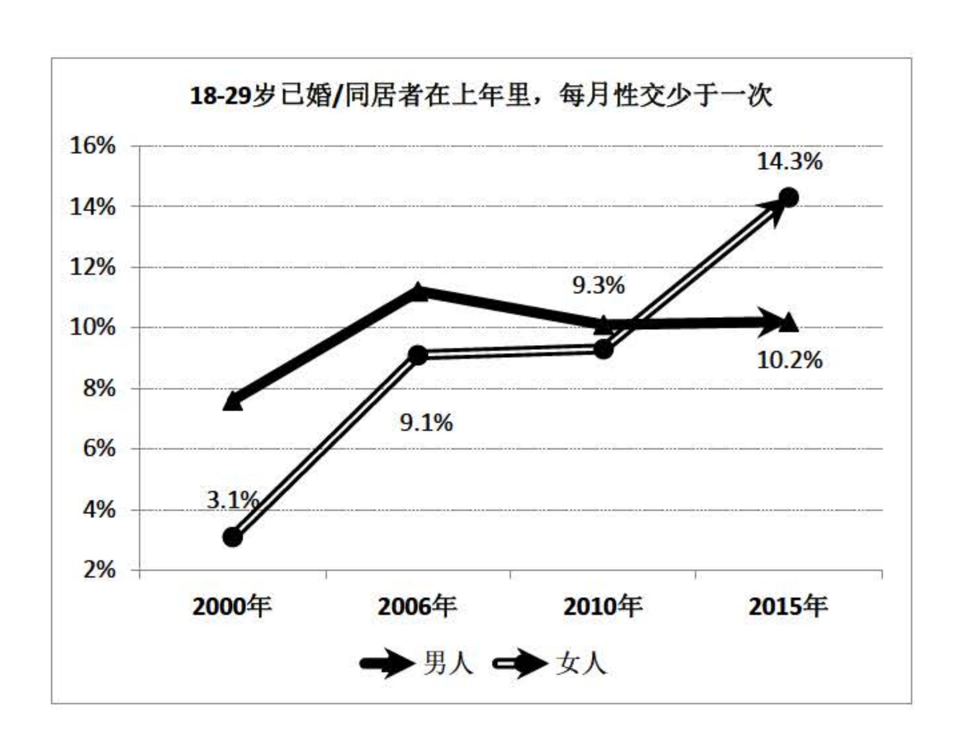
以前是传统道德宣扬，女人在性生活里应该“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结果造成很多小妹早早就担心自己会在床上表现出“骚/贱/淫”。可是最近 15 年来，对于女性的性功能和性技巧，出现了沸沸扬扬、千奇百怪的神话，又使得女人“亚历山大”，生怕自己比不上“苍老师”的表演。

如此这般，花样年华的女人们当中，有“事先焦虑”的居然从 2000 年的 40%飞跃到 2015 年的 64%。天啊，将近三分之二啊！如此心虚，她们还怎么可能去争取自己在性生活中应有的快乐呢？宪法里写的男女平等，岂不是变成一句空话？

少性

“乏趣”来自“事先焦虑”，然后两者共同带来一个结果：那就是“少性”。因为人人都知道，如果带着如此灰暗的心理状态，那么别说享受性快乐，就连投入性生活这件事情本身，也会被视为畏途，退避三舍。

为了证明此言不虚，请看下面这张图。



小哥小妹怎么啦？虽然已经结婚/同居了，可是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每个月的性生活居然连一次都不到？在 18-29 岁这样“干柴烈火”之时？而且小哥当中一直持平，小妹们则是急剧增加 3.6 倍之多！

根据“序数回归”统计分析，在 18-29 岁的男女中，在排除了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之后，越是有“乏趣”和“事先焦虑”的人，投入性生活的频率也就确实显著地越少。只不过这种统计分析过于复杂难懂，此处就不再展示了。

总而言之，性的心虚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是求医问药却往往无济于事，我们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建成“性福的核心价值观”；所以，还是请年轻人们，在炫飞的世界中，给那一小点时空，抹上自己的色彩吧。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8e7.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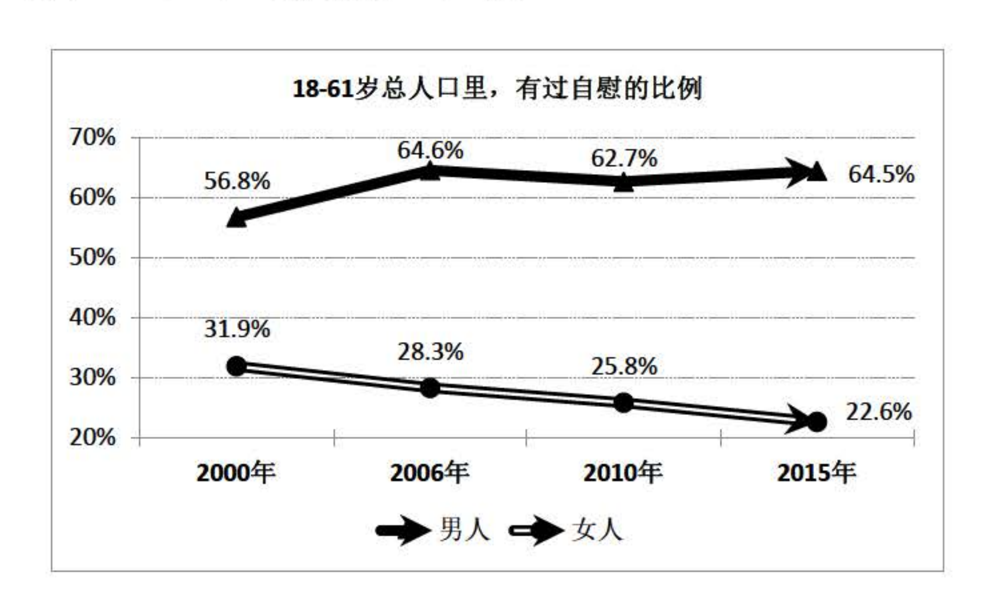
自慰，以及自慰的扩展

自慰，在学术上叫做“性的独处”也就是“独自的性行为”，不需要依赖别人的参加。

在调查问卷中是这样来询问男人的：“自慰，也叫“手淫”，是人类的一种正常活动。绝大多数男人都曾经自己抚摸自己的生殖器（阴茎），以便获得性快感、射精。请问，您有过这样活动吗？”

对于女人则是这样提问的：“自慰，也叫“手淫”，是一种正常活动。很多女人用手、物品来刺激自己的阴蒂、生殖器、乳头；或者双腿夹紧；以便获得性的快感或者性高潮。请问，您有过这样活动吗？”

中国 18-61 岁总人口的回答情况，见下图。



上图说明，在 21 世纪最初的六年里，男人的自慰比例有所增加，然后就基本持平，只是略有波动而已。

这里需要说明，有些主张“自慰无害”的好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往往会夸大男人自慰的比例，甚至说是百分之百的男人都自慰过。这虽然是好心好意，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尊重事实，尤其是，“有没有害处”并不是依据百分比的多少来决定的。

与男人相反，女人的自慰比例却是一路下滑，2015 年已经比 2000 年减少了将近 10 个百分点，非常引人注目。这种情况的原因肯定很多，我只想做出两点猜测：

其一，在 21 世纪里，女性的各种性关系都在持续增加（以后我会陆续发布的）。这很可能使得女性可以更多地从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中来获得性快乐，因此对于自慰这种“独自性行为”的需求也就随之减少了。

其二，近些年来，五花八门的“捍卫贞操”的活动和舆论层出不穷，就连海外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力量也来中国开办“贞操教育”了；所以难免有些女性被洗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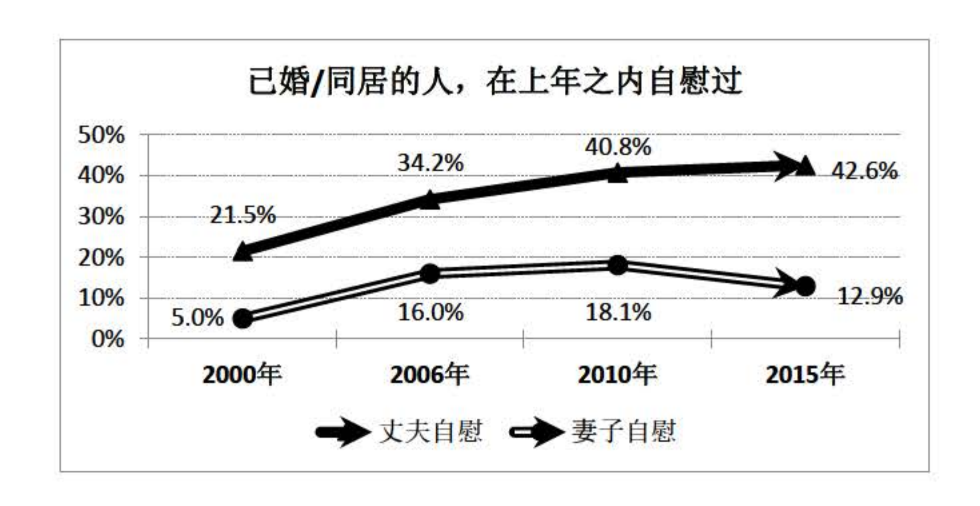
殃及到自慰。

那么，应该如何评价自慰这种“性的独处”呢？我觉得不需要再啰嗦了；因为时至今日，无论男女，对于自慰的偏见和恐惧都极大地减少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顺其自然”才是对待自慰的正确态度。凡是不愿意这样看待问题的人，其实只是自寻烦恼而已。

已婚/同居期间的自慰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看来，单身之时的自慰还是情有可原的，可是一旦有了相对固定的性伴侣（结婚或者同居），却仍然自慰，那可就是一个问题了。有人说，这是一种不尊重对方，甚至跟出轨也差不多了。但是也有人说，这其实还是一个能不能“顺其自然”的小问题，不必那么担忧。

我不想做出任何价值判断，只是作为性社会学家，理应恪尽职守，所以把实际情况给大家摆出来，请读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上图中可以看到：

首先，在 18-61 岁的丈夫（含同居）中，仅仅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就有过自慰的人，一直在增加，到 2015 年已经超过五分之二，可以说是相当惊人。但是妻子（含同居）的情况却很不一样。从 2000 年到 2010 年是增加的，而且增幅还不小；但是再到 2015 年却减少了，减幅也不小。这其中的原因，说实话，我还没有搞清楚。

其次，无论在哪一年，妻子自慰的比例都少于丈夫，在 2015 年这种差距还拉大了。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因为女人的性欲肯定比男人更弱。但是我们性社会学却更倾向于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在传统观念的控制下，妻子更容易“恪守妇道、丧失自我”，更容易仅仅依赖夫妻性生活来实现自己的性要求，所以更加难于在婚后继续自慰，甚至把它看作是奇耻大辱。

性玩具

在当今中国，有一种新情况越来越多，那就是使用“性玩具”（成人用品、性保健品）。这是“人与物之间的性活动”，在学术上叫做“性的独立”，也是不需要另外的真人来参与；因此可以说是“扩展了的自慰”。

这个提问在前两次调查中没有，因为那时候，性玩具还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从2010年开始，在问卷中是这样询问的：“现在许多地方都在卖‘成人用品’，包括：假阴茎、按摩棒、充气娃娃、情趣内衣等等。请问，您曾经想过去买这样的商品吗？”

回答结果是：在18-61岁的中国人里，真的买过上述物品的，在男人里2010年占5.7％；到2015年则增加到10.0%。在女人中则从2.7％增加到5.7%。

这些比例虽然还非常少，却相当惊人的，表明中国的性玩具产业不仅仅行销全球，而且国内市场也在扩大之中。但是这里必须说一下，在所有发达国家里，这类产品都只能叫做“性玩具（sex toy）”，绝对不可以称为“性工具”，更不可以加上任何“治疗、保健、催情”这类的广告，就连暗示也绝对禁止，因为它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作用，尚未得到权威的验证。

不知道读者们注意到没有，现在中国销售的性玩具，除了充气娃娃之外，基本上都是给女人用的，可是女人自己去买的比例，却只有男人的大约一半。这里面无外乎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女人真的需要却不好意思去买，只能请男人代劳；第二种可能性就不那么光彩啦：是不是有一些男人在强制女人使用呢？

从性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购买和使用各式各样的性玩具，其实就是自慰的扩展，是“性的独立”，是用“人与物之间的性活动”来替代或者补充“真人之性”。这不是一个“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为什么有些人，主动自觉地把“性”独立于性关系和性生活之外呢？

在传统观念看来，这等于在性生活中抛弃了对方这个大活人，所以应该扣上“不忠、不敬、不爱、不顾”的大帽子。可是事实却是，虽然比例还不高，但是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男女不再认同这种传统观念，而是“以物代人”或者“以物助性”。尤其是，这显然可以带来更多的性快乐，否则，怎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买呢？

所以说，商业力量有时候也可以成为破除性禁忌的有力武器，尽管商人自己很可能仅仅是在牟取暴利而已。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8m8.html

性的风采：魅力·气质·知心

21 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开始全面“性化”，不但俊男靓女的影像图片已经铺天盖地，美容健身场所永远顾客盈门；就连人们对陌生人打招呼也从“先生/小姐”变成了“美女/帅哥”。可是，仅仅靠着“美/帅”，就足以建立和发展性关系吗？恐怕未必。

我认为，除了漂亮，人还需要有“性风采”，包括魅力、气质和知心。下面分别说一下中国人在这三个方面的情况（在 2010 年和 2015 年 18-61 岁的总人口当中）。

性风采的方方面面

1.魅力

调查问卷中是这样提问的：“您觉得，在年龄相仿的异性看来，您的魅力大吗？”回答情况是：在男人里，认为自己的“魅力比较大或很大”的人，在 2010 年占 42.7%，到 2015 年基本持平，占 38.6%；在女人里，两次调查分别是 34.7%和 34.2%，几乎没有差别。

2.气质

在调查问卷中，对男人是这样提问的：“有的男人觉得，自己很有男子汉气概，就是‘很有男人味儿’、‘是个男人’。您觉得，自己的‘男人气概’很足吗？”

结果发现，在男人里，两次调查里觉得自己的“男人气概比较足或很足”的，在 2010 年是 69.2%，到 2015 年是 70.7%，基本持平。

对女人的提问则是：“有的女人觉得，自己很有女性气质，就是‘很有女人味儿’。您觉得，自己的‘女人味儿’很充足吗？”

调查结果是：在女人里，觉得自己的“女人味儿比较足或很足”的，从 2010 年的 39.3%上升到 2015 年的 50.6%，增加幅度很大。

3.知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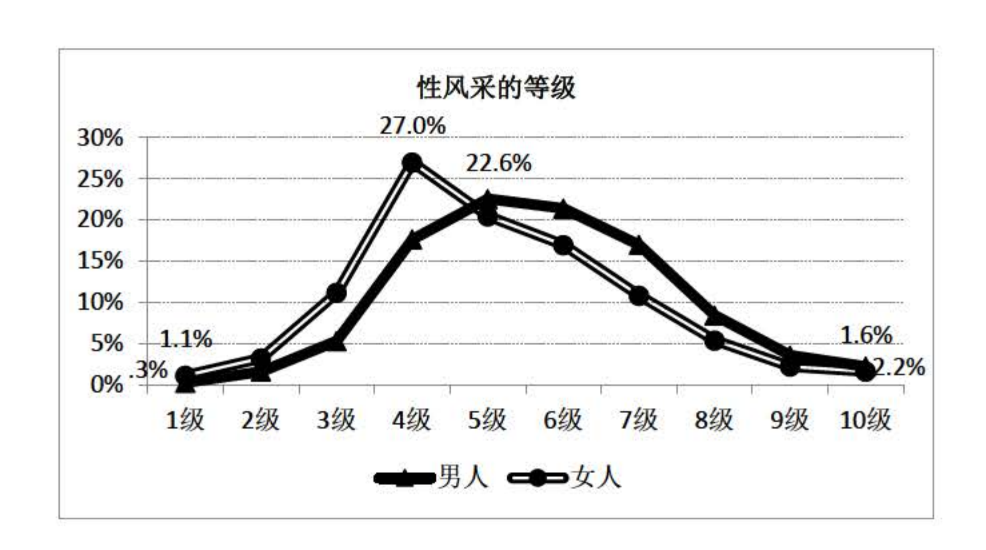
调查问卷中是这样提问的：“对于异性在性方面的心理特征，您了解多少呢？”

结果发现，在 2010 年和 2015 年，男人回答自己“比较了解或非常了解”的先后是 34.7%和 33.4%；女人则分别是 27.1%和 26.7%。

4.性风采的等级

把上面所说这三个方面（魅力、气质和知心）都加在一起，就是一个人的“性风采”的等级（充足程度），最低为 1 级，最高到 10 级。

那么，中国人的性风采，究竟达到多高的等级呢？请看下图。



看看，多么可惜啊。无论男女，18-61 岁的中国人的性风采，最多的人仅仅是理想状态的一半左右（4-7 级）。虽然只有 1-2 级的人很少，但是能够达到 9-10 级的人，也不到 5%。

所以，男人平均起来只有 5.7 级，而女人则平均只有 5.0 级。如果按照百分制打分来换算，60 分才算是及格的话，那么很不幸，中国男女都不及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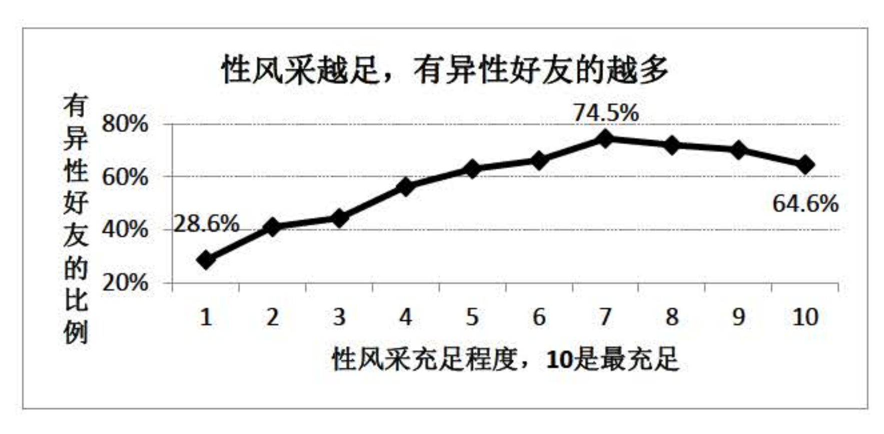
尤其是其中的最后一个因素“了解异性的性心理”，敢于说自己“非常了解”的人，无论男女，都只有不到 10%，比自认为“魅力很大”和“气质很足”的人都要少得多。哪怕是那些已经共同生活很久的男女，也是如此。

当然，想要每个人的性风采都达到 10 级，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能不能把美容健身的能量，也分出来一些，去自觉主动地强化性风采，使我们中国男女更加魅力四射、神采飞扬、善解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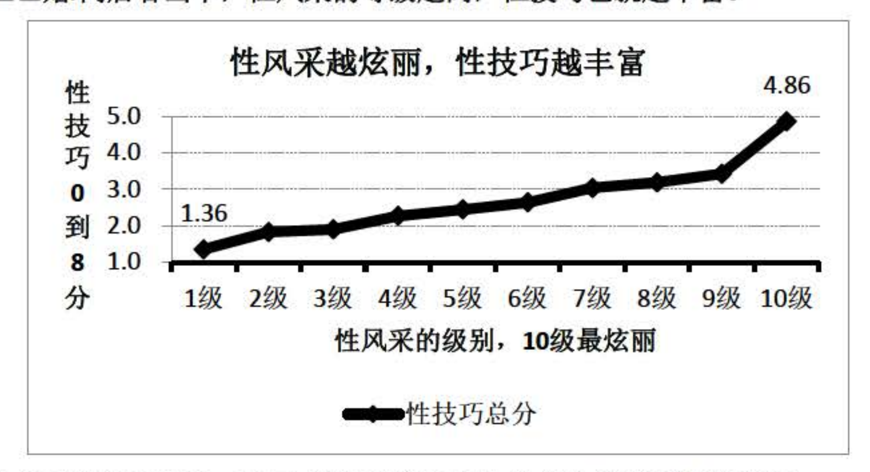
性风采，促进性福

那么，性风采会发挥哪些作用呢？请看下面的三个图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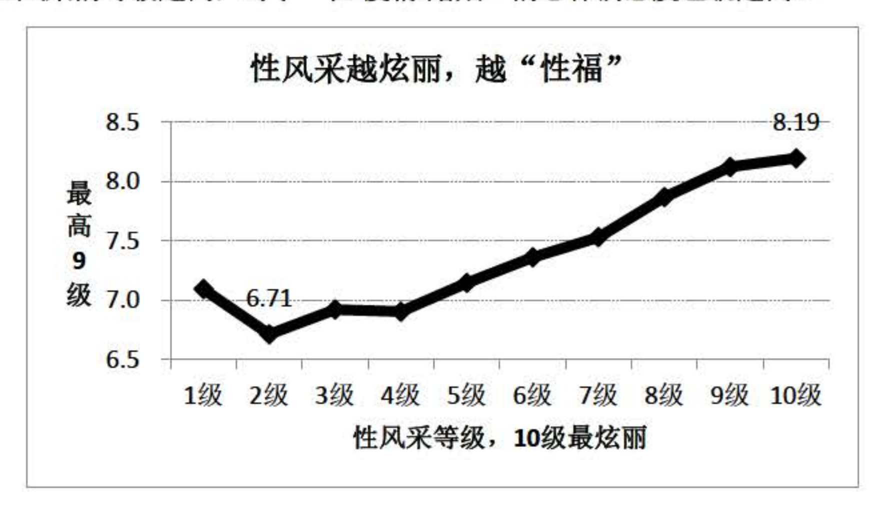
1.无论是否结婚/同居，性风采的等级越高，现在有异性知心朋友的比例也就越高。



2.在已婚/同居者当中，性风采的等级越高，性技巧也就越丰富。



3.性风采的等级越高，对于“性/爱情/婚姻”的总体满意度也就越高。



总而言之，“性风采”之所以能够极大地促进“性福”，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绝不仅仅是“漂亮/苗条”，而是包括了“性别气质”（男子气概/女人味儿）和“知心”（了解异性的性心理）。这就是说，虽然在表面上，中国人越来越看重脸和身材，但是从结交异性的知心朋友开始，一直到结婚/同居之后的性技巧与性福程度，直接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却并不是容貌和身材，而是性风采这样一种“灵魂展现”。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在不同类型的人、不同的情境、不同的人际关系之中，“性风采”肯定不止我所调查的这三种表现，可能还包括五彩缤纷的其他内容。我只是觉得，这个问题一直被忽略，现在是时候提出来讨论了。尤其是，我们再也不应该迷失在那种“一俊遮百丑”的“唯身主义/唯脸主义”里面了。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8sv.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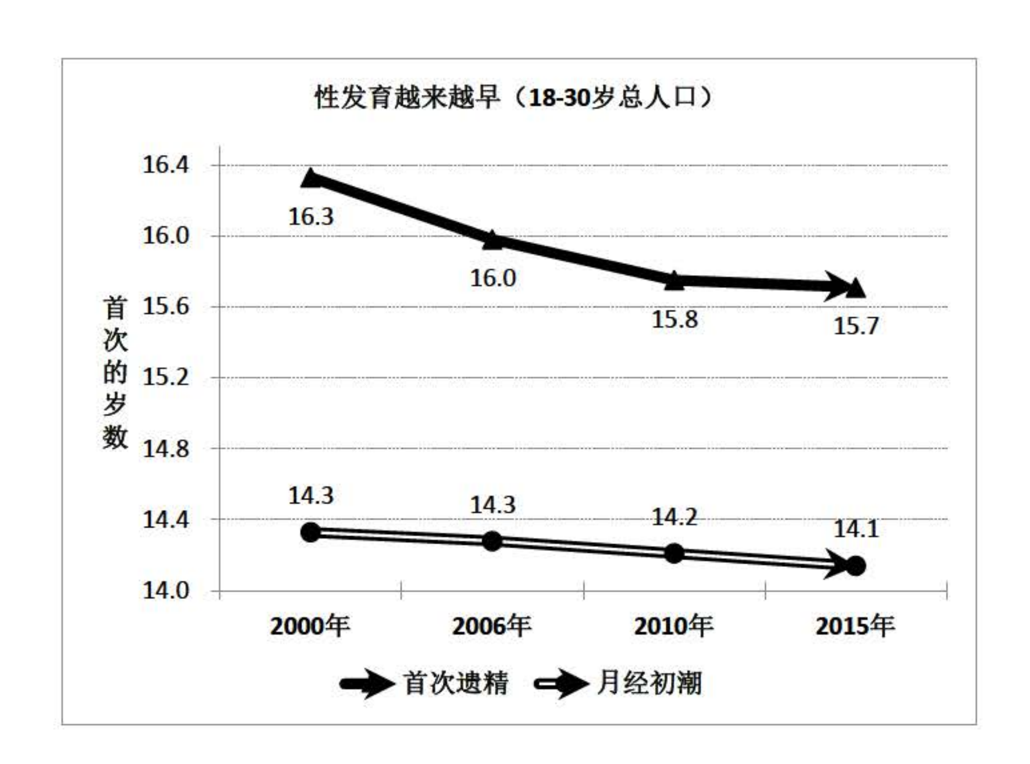
性的春夏秋冬

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性的背后是生命》，说的是：性，贯穿于人的终生，标志着生命的价值。现在有了全国 18-61 岁总人口的四次调查的统计数字，我就可以更详细地说一说“性的生命历程”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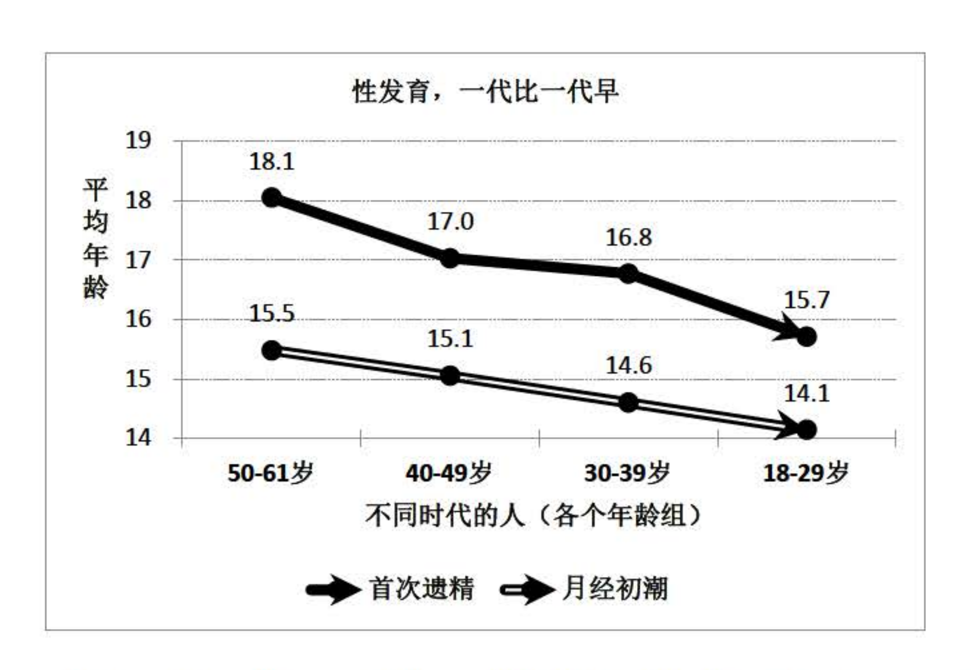
但是首先必须说明：一切统计出来的平均数，都仅仅是为了知道全体中国人的整体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绝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是这样的；更不是说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向这些数字“看齐”，千万不要因为看到下面这些数字就骄傲或者自卑。

性的春天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人的性发育（青春期）来得越来越早。从 2000 年到 2015 年的短短 15 年间，在 18-29 岁的总人口里，男人首次遗精的平均年龄提前 0.6 岁；女人的月经初潮则因为已经非常早了。所以只提前了 0.2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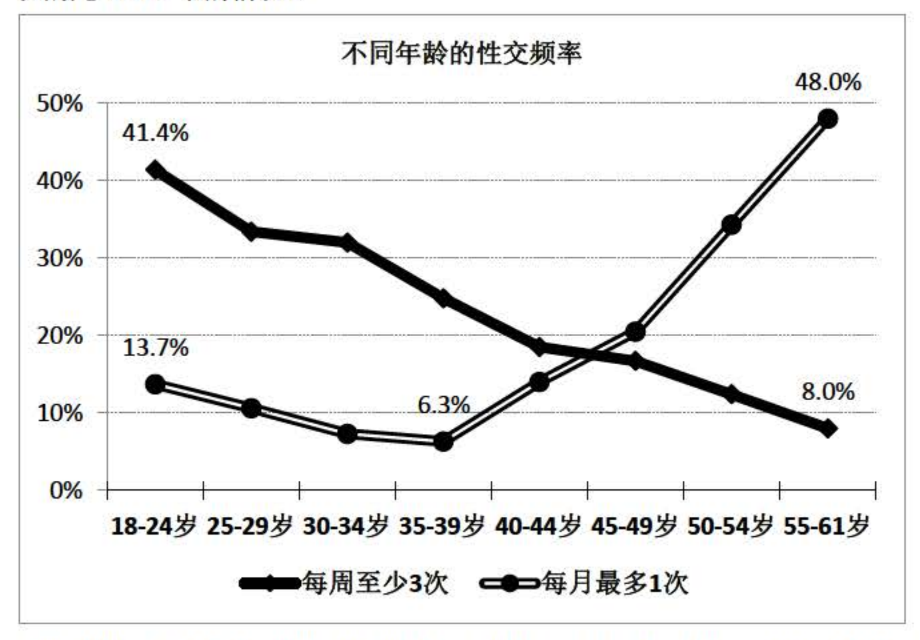
如果从代际差异来看，那么在 2015 年，那些 50-61 岁的男人是在平均 18.1 岁才开始首次遗精，比 18-29 岁的男人晚了 2.4 岁；50-61 岁女人的月经初潮则是晚了 1.4 岁。



这就给中国社会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让那些青春期迟迟的老年人，来管束那些性发育提前了 2 岁左右的青年人的性活动，是不是有些荒谬呢？尤其是，还会有用吗？

性的秋天

人越老，性生活就越少，这是人们的常识。但是具体的情况如何呢？请看下图，说的是 2015 年的情况。



上图表明：在 55-61 岁的男女当中，有将近一半的人，性生活频率已经下降到每个月最多一次了。可是也请不要忽视：即使到了 55-61 岁，也仍然有 8%的男

女可以保持每个星期性交 3 次或者更多。

如果反过来看，那么平均起来，人们到了多大的年龄，还可以保持什么样的性生活频率呢？请看下图，也是 2015 年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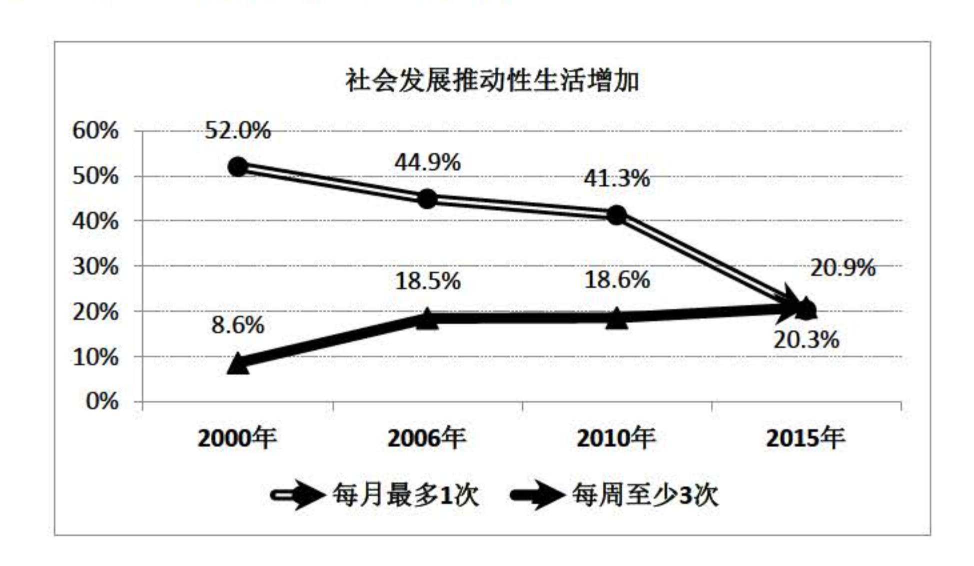


上图说的是：可以每天至少性交一次的那些人，平均起来是 36 岁，每个星期过 1-2 次性生活的人，平均是 40 岁，每个月最多有一次性生活的人，则是平均 48 岁。

这就提醒我们，人们平均起来的性生活频率，其实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低。尤其是，中国人在一生中的"性寿命"（性活跃时期），也比大家预计的要短得多。平均起来，刚到 48 岁，中国人的性生活就已经"退居二线"啦。

性的社会历史发展

以上说的仅仅是 2015 年的情况，可能有些令人悲观。但是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那么情况就会乐观得多。请看下图。



从 2000 年到 2015 年的短短 15 年间，在 18-61 岁的总人口里，高频率地过

性生活的人（每个星期至少 3 次）增加 1.4 倍，达到五分之一，应该说是非常多了。相应地，低频率的人（每个月最多一次）则减少 60%，降低到仅仅五分之一，已经算是很少了。因此总的来说，中国人的整体性生活频率是明显地增加啦。

这显然不仅仅是由于生理因素的变化，因为对于 14 亿人这么大规模的总人口来说，任何生理因素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么齐刷刷地出现这么大的变化。

性生活的增加，主要应该是来自社会文化的变迁，也就是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性化”进展。它说的是：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事物和现象，与“性”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联系，整个社会日益走向“性无所不在”的局面。结果，“性生活很宝贵”这样的新观念也就日益普及，不仅在年轻人中间已经成为共识，而且中老年人也在奋起直追。

正是在这种新文化的耳濡目染和细雨润物般的渗透之下，人们才可能在生理因素没有大变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地投入到性生活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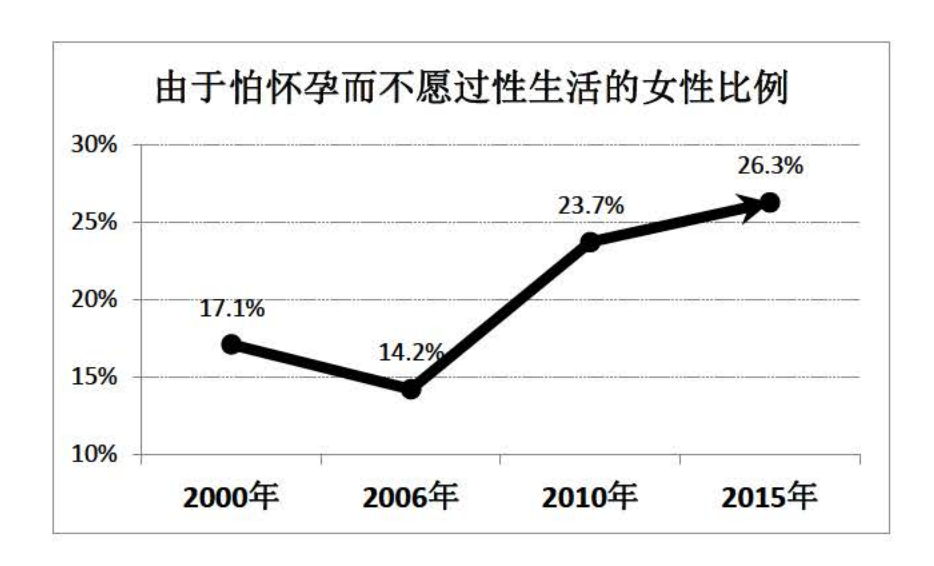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8ws.html

害怕怀孕：性福的杀手

最近这些年，有一个洋词传入中国：生殖健康，说的主要是女人。这个词本身没什么错，女人的生殖健康也确实非常需要格外关注。我奇怪的仅仅是：女人就仅仅是生殖这件事才需要健康吗？她们就没有“性”吗？为什么她们的“性健康”就不那么受人关注呢？

我调查了这方面的情况，只是挂一漏万，还希望大家多多补充。

在调查问卷里的提问是：“有些女人，因为害怕自己怀孕，不大愿意过性生活。您自己在最近的 12 个月里，是不是曾经有过这种情况呢？”回答情况如下：



显而易见，在最近的 10 年间，在 18-61 岁的女人中，由于害怕怀孕而不愿意过性生活的情况，在大幅度增加，到 2015 年已经超过四分之一。当然，其中那些年轻的、未婚同居的女人，害怕怀孕的也就更多一些。

那么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很不幸，这会极大地减少“性福”，表现在两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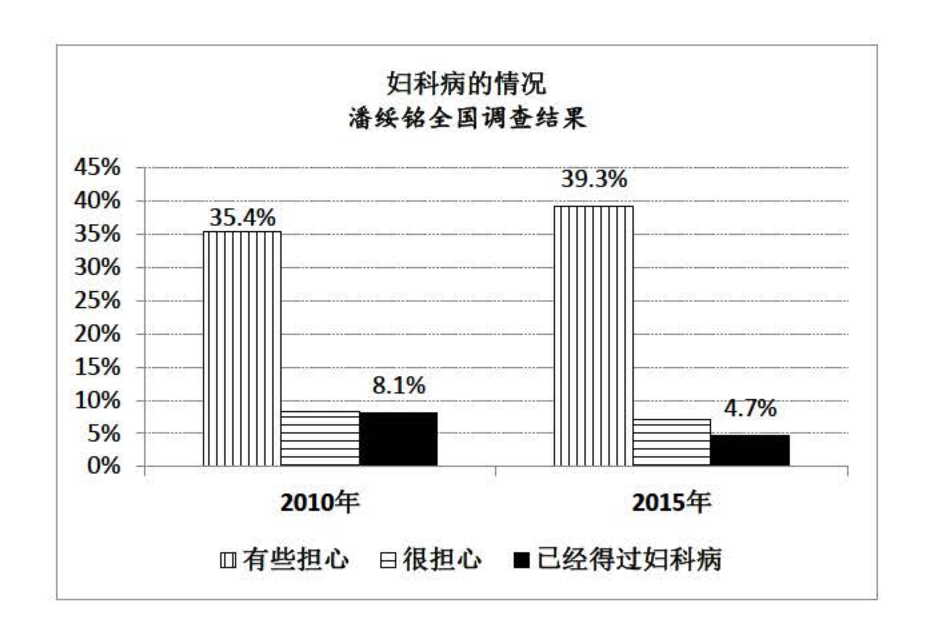
其一，从女人自己这方面来看，如果害怕怀孕，那么自己就会觉得性生活太多了，会觉得自己被勉强地过性生活也更多，会更加不舒服，更多地觉得男人的分泌物或性器官脏，乃至于更多地觉得性生活本身就脏。更加要命的是，这会减少女人对男人的爱情程度！

其二，从双方性生活的角度来看，如果女人害怕怀孕，那么双方的性生活次数就会减少，假装性高潮就会增加，性/爱/婚的总体满意度就会下降。尤其是，你还别不信：双方打架都会增加的！

所以说，避孕，可不是不生孩子那么简单的事情。为了“性福”，男人们还是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吧。

担心妇科病：女性特有的焦虑

问的是："在最近 12 个月里，您担心自己得各种妇科疾病吗？"



在 2010 年 18-49 岁的中国女性中，担心的占 42.4%，可是在短短 5 年之后，2015 年就增加到 51.1%，增幅非常大。这种担心，不分年龄大小都差不多，只是在大城市和高收入的女人当中反而还更多一些。

但是最让人奇怪的是，说自己真的得过任何一种妇科病的女人却非常少，在 2010 年和 2015 年都不到 10%。这不但远远低于医学界公布的妇科病比例，跟"担心得病"的比例相比也少太多了。

这很可能是因为，很多种妇科病的症状不那么明显，自己也很可能感觉不那么强烈，只有去医院检查才能最终确定。可是，虽然有一半的女人都担心，但是真去医院检查的人却并不多，因此被确诊的人也就很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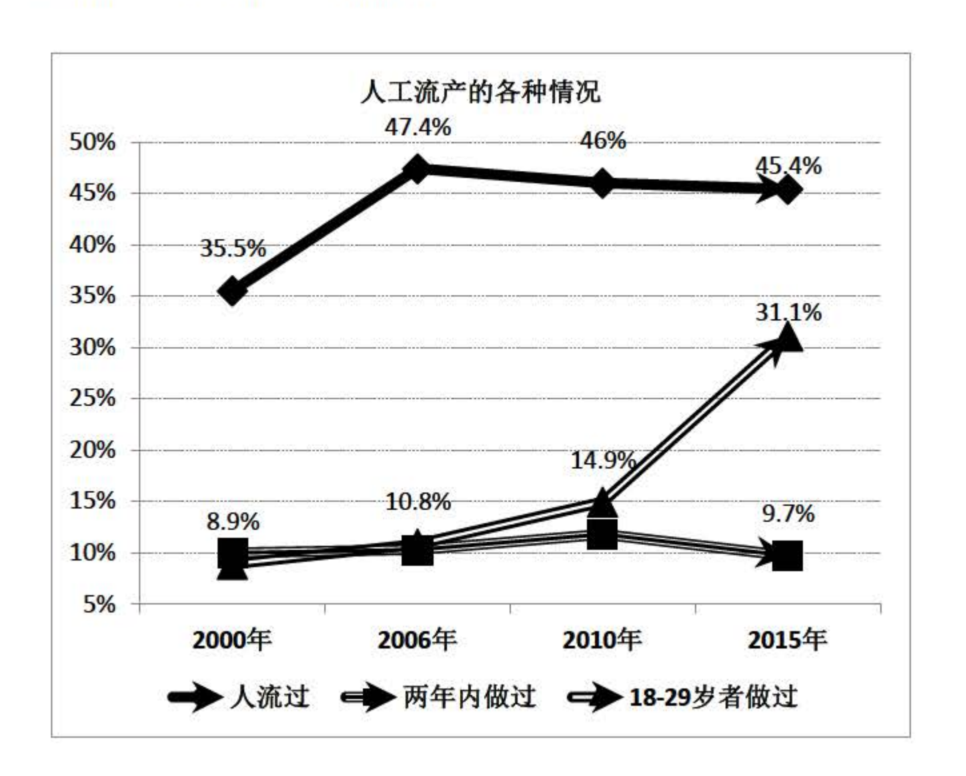
如果不幸患上妇科病，那么也与"害怕怀孕"一样，在许多方面都会危害"性"；不但会减少女人自己的积极性，也会降低双方的性福。

简而言之，中国社会应该更加努力地普及防治妇科病的知识，以便促进女人和男女双方的性福。

人工流产：人工制造的健康问题

在前 30 年那些强迫独生子女的悲惨日子里，人工流产对于女性的伤害是一个大忌口，就算私下里说一说，也最多说说对于女性肉身的伤害。可是，“性”呢？人工流产难道就不损害女性的性生活吗？

首先来看看，人工流产的各种情况：



从图里可以看到：在最近的 10 年里，在中国 18-61 岁的女性中，居然有接近一半的人，在一生中曾经做过人工流产。这个比例非常惊人，史无前例，举世无双，毫无疑问是强迫独生子女政策的直接恶果。

在调查之前 1-2 年里做过人工流产的女性，从 2000 年到 2015 年一直占到 10%左右。如果换算为绝对人数，那么每年做过人流的中国女性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远远超过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

人们都知道，越年轻的女性，做人流的可能性就越大。可是在最近短短的 5 年当中，在 18-29 岁的中国女性当中，做过人流的比例出现了成倍的增加。这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年龄段里女性，各种性关系在增加，出现了更多的不情愿的怀孕，或者不适合生育的怀孕，因此不得不做人流。

女性的性健康

身体是自己的，女性的怀孕、分娩与哺育都发生在这个身体上，而这一切又都是运用自己身体所进行的性交所带来的。这就迫使女性不得不思考第一个问题：性与生殖，孰轻孰重？

在传统的中国，这个问题被“女性的生育工具化”给彻底湮灭了。女人被规定为“为了生孩子，才过性生活”。时至今日，一部分女人以“为了性生活，可以没孩子”来反击传统；但是大多数女人则是采用“时间差策略”来应对，就是“该性则性，该生则生”。可惜，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可以如此得心应手，因此才产生出本节所述的种种不良情况，尤其是“因为怕怀孕而逃避性生活”的比例，“曾经做过人工流产”的比例，在中国女性中居然如此之高，令人扼腕不已。

尤其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雷厉风行了整整 35 年，已经超出了 1980 年所承诺的 30 年的期限。如果没有这样的“国策”，中国女性中的人流比例怎么会这么高？怎么会有这么多女性对怀孕充满恐惧？这才是纵无古人、横无同伴的中国特色。离开它，任何对于女性生殖健康的议论，要么是“脑残”，要么就是居心叵测。

时下的中国女性不得不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身体与自我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女为男用”的规训抹煞了对此的一切思考。除了生儿育女之外，女人的身体只不过是男人的性玩具。时至今日，一部分女性已经敢于实践“身体写作”与“身体表达”甚至“身体政治”。

本节所呈现的统计数字也揭示出：其一，担心自己得妇科病的女性，远远高于报告自己得过妇科病的比例；其二，自报得过妇科病的比例，远远低于检测出来的妇科病的实际患病率；也就是说，很多女性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得病了。

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目前为止的中国临床医学中，还没有意识到“妇科病”的定义，其实也来自女性日常生活中的身体体验与感受，来自女性自己对于“妇科病”的认识与理解；更没有将之纳入医学知识之内。或者反过来说，中国女性仍然缺乏“我的身体我做主”的自觉，因此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就无法把女性的自我加入到医学之中。

“性与生殖，孰轻孰重”与“身体与自我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两个问题融汇起来，就成为第三个更整体化的问题：在女人自己看来，女人究竟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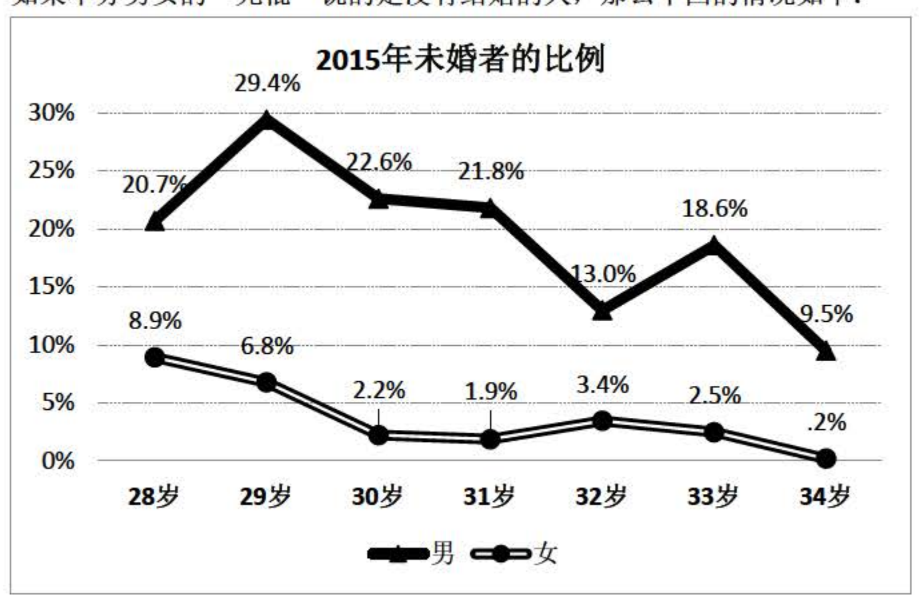
笔者不才，不仅无法给出结论，也无法做出预测，只能是作为一个问题，呈现给明天。

说到底，不仅女人，男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切跨性别的、非主流的、被社会标定为异类的人们，一切“反常性行为”的实践者们，早早晚晚都必须解答这个问题，才可能活出自己的一片天，才可能有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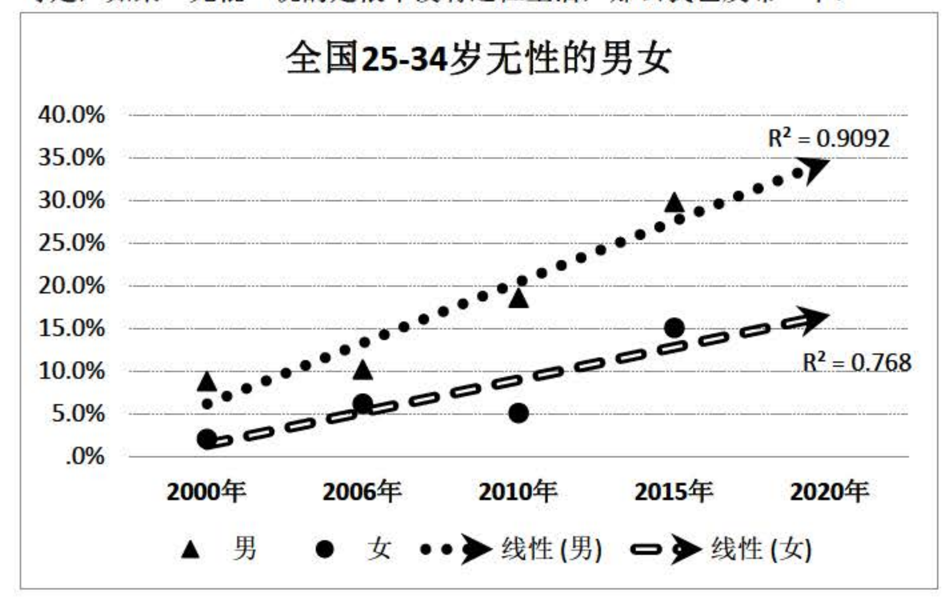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944.html

“光棍”问题

如果不分男女的“光棍”说的是没有结婚的人，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下：



可是，如果“光棍”说的是根本没有过性生活，那么我也发布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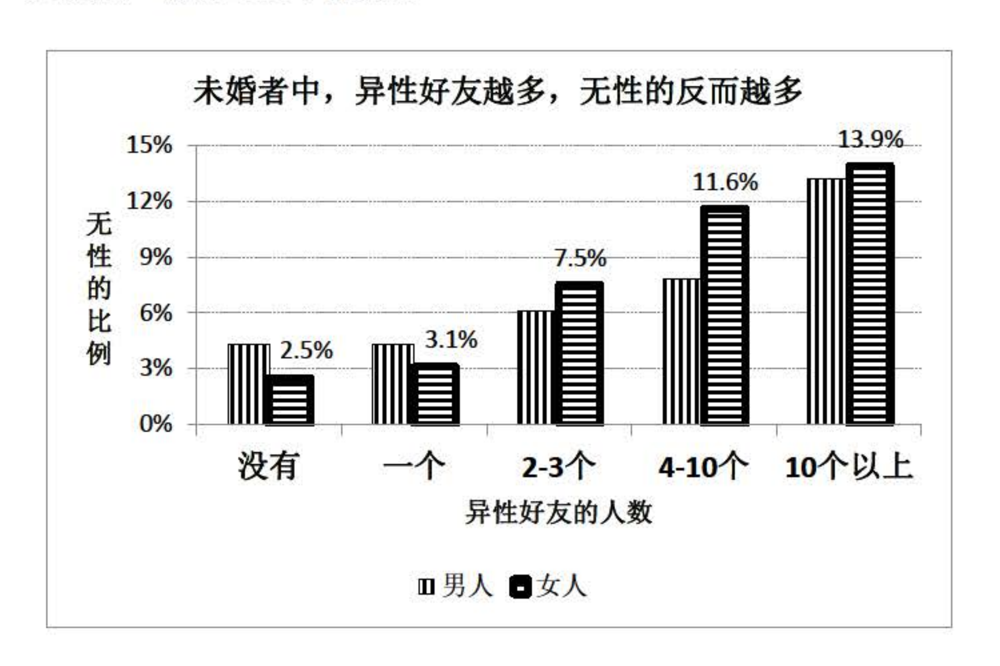
这就是说，预测到 2020 年，性饥渴的男人将达到 35%，女人则达到 18%。这种趋势会带来各种什么样的问题，恐怕大家都需要想一想啦。

未婚者，异性好友多，会带来什么？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不吐不快。

大概从小学高年级开始，老师和家长就严厉禁止“早恋”了，甚至就连异性同学的一般交往也虎视眈眈、提心吊胆。这是因为人们都以为：异性的好朋友越多，那么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事实如何？请看 2015 年的情况：



哈哈，无论男女，在未婚者中，恰恰是那些异性好友超过 10 人的，反而有最高的比例的人，能够一直到 2015 年还在坚守“婚前贞操”。尤其是，这几乎是正比例的关系。那些没有异性好友或者只有一人的，能够坚守的也最少。

这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那些能够有 10 个以上异性好友的人，显然是在异性交往中经验丰富、游刃有余的人。他们/她们当然更加容易迅速地了解对方，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异性，也更有办法来化解或者回避自己不能接受的求爱。总之，您听说过“百炼成钢”这句话吗？他们/她们就是这样啊。

再说了，如果我也练出了如此神奇的本领，那么在那 10 个以上的异性好友当中，我为什么不精挑细选、伺机而动呢？我怎么会去“吊死在一棵树上”或者“找不到北”呢？

谁更快乐？

在 2015 年所有的未婚男女中，那些至今仍然没有发生过性交行为的人，与有过婚前性行为的人相比，前者中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比较愉快和非常愉快的人更多，在男人中多出 5 个百分点；在女人中则多出 8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那些无婚无性的男女，其实生活得更加快乐一些。

从“无性就是压抑”的理论来看，这是无法理解的。但是所谓“性压抑”说的其实是“被别人强压之下的无性”，因此当然不会愉快。可是时至 2015 年，已经没有什么人还在打击婚前性行为了，因此现在仍然坚守“婚前贞操”的男男女女，其实基本上都是自己主动做出的选择，都是在实现自己的性权利，也都是自己人生美满的表现之一。

反之，在那些有过婚前性行为的人里，各种各样的不如意恐怕更多一些。因此，两相对照，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发生婚前性行为没有，而是无论发生还是不发生，是不是自己的自由选择。如果是，那么就快乐，反之则不愉快。

最后要说的是，婚前性行为和坚守婚前贞操，不但不是好与坏的问题，也不是黑白分明的对立；更不应该相煎太急。这两条道路仅仅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考虑了不同的因素，实现了不同的目标。所以，在婚前性行为已经司空见惯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去理解和尊重那些仍然能够独立自主地做出其他选择的人们。唯有如此，中国的百花齐放才可能实现。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9b3.html

性的专一，还有多大可能？

在主流舆论中，性关系和性生活都应该是始终专一的，就是一生一世都应该仅仅与一个人有“性”。可是在当今中国人里，这一理想在多大程度上真的实现了呢？

为此，我专门调查了异性恋者的“多伴侣”情况。它说的是：无论被调查者自己结婚没结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只要是曾经与超过一个人发生过性交，就算有过多伴侣；但是排除了再婚和多次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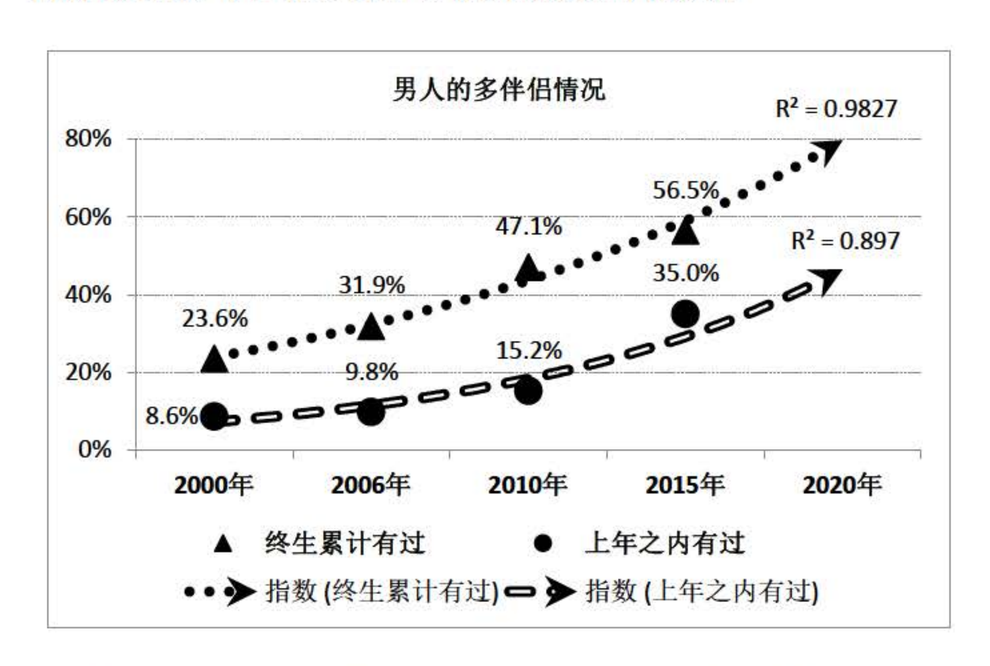
多伴侣，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终生累计有过多伴侣”，就是直到被调查之前，在自己的一生中，只要跟超过一个人有过性生活就算，不管是发生在多少年之前。

第二种情况则是：“上年之内有过多伴侣”，就是仅仅在调查之前的 12 个月里，是否与一个以上的人有过性生活。

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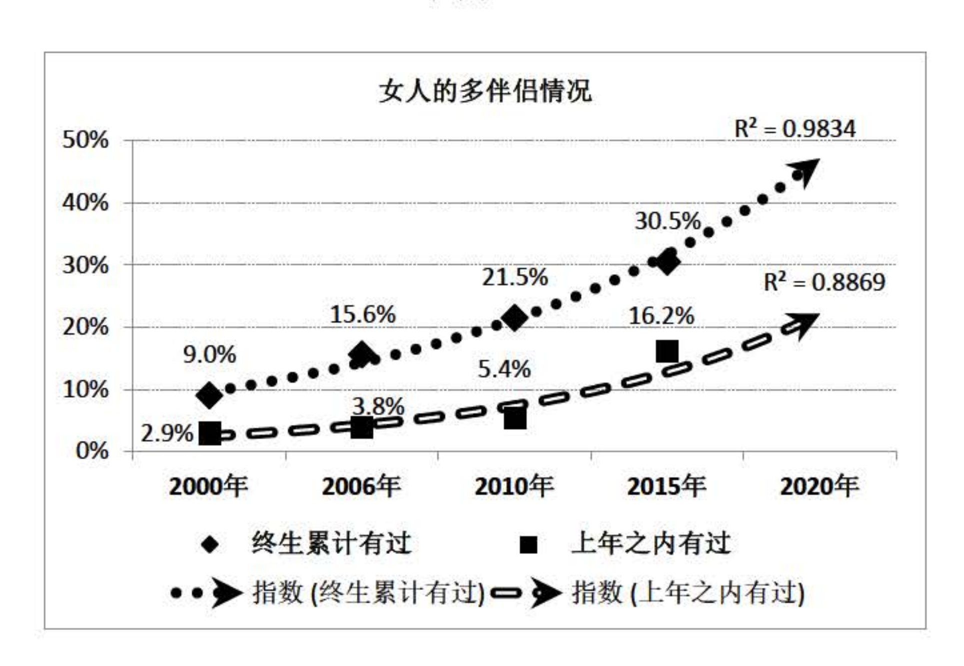
下面首先看看，中国 18 岁到 61 岁的男性总人口中的情况。



上面的图表一目了然。在男人中，无论是终生有过多伴侣还是上年有过，都是一直在增加。终生有过多伴侣的男人从 2000 年的 23.6%增加到 2015 年的 56.6%，增加一倍还多。上年之内有过的人则从 2000 年的 8.6%，一直增加到 2015 年的 35.0%，增加将近 2 倍。

这就是说，从一生一世的角度来看，不专一的男人已经超过一半；而且仅仅在调查之前的一年内（大约相当于 2014 年 5 月-8 月），不专一的男人已经超过三分之一。

女人



上面的图表也是一清二楚：在中国 18-61 岁的女性总人口里，有过多伴侣的比例虽然比男人少，却同样是一直在增加。女人一生中有过多伴侣的人，在 2000 年的时候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只有 9.0%，可是在短短 15 年之后就达到 30.5%，增加 2 倍还多。同样地，在上年之内有过多伴侣的女人，则从 2000 年的区区 2.9%，增加到 2015 年的 16.2%，居然是 2000 年的 5 倍还多。

女人的这种情况，恐怕会引起更多的注意或者谩骂，因为传统思想更加不能容忍女人在性方面的不专一，尤其是，那些“良家妇女”比男人更加痛恨那些不专一的“坏女人”，因为她们威胁到“好女人”的社会地位。

可是，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仅仅从 2014 年 5-8 月到 2015 年同期的短短一年之内，在每六个中国女性里面，就有一个女人跟一个以上的男人上过床，还不包括那些再婚和多次结婚的女人。不管谁来骂，也不管骂得多么凶狠，这个事实已经无法改变了。

总而言之，不管“性必须专一”这种传统道德好不好，它都在 21 世纪的中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在 2014-2015 年间，已经有三分之一还多的男人和六分之一左右的女人，不再接受这种道德的控制了。

尤其是，多伴侣的这种现状，威胁的不仅是已婚者，更是那些情窦初开的生命。曾经有好几次，女大学生对我说:“您别老讲您这些数据啦。这让我们还怎么活下去？”可是，我不讲，它就不存在吗？谁承诺过，这个世界就一定会是清纯可爱的温柔之乡？生活，必须付出很多必要的代价，如果搞不清这个，那才活不下去啊。

总之，面对这样的生活现实，我们再去争论“道德不道德”已经于事无补，就连亡羊补牢也不大可能了。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该不该反对”的问题，而是一个“反对有效无效”的问题。对于“性专一”这样一个理想，也不是“要不要提倡”的问题，而是“还有多大可能性”的问题。如果我们闭眼不看现实，那么我们就会落到“假道学”的悲惨境地：他们“灭人欲”灭了一千年，却眼睁睁地看着中国性革命的巨轮从自己身上碾过。

对于全社会来说，我们还不如讨论讨论，与其坐等大坝崩塌，为什么不能早早地开闸放水、重建沟渠呢？

对于个人生活来说，恐怕愈来愈多的人，只能是努力学习应对技巧，尽可能地减少对自己的伤害了。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9hi.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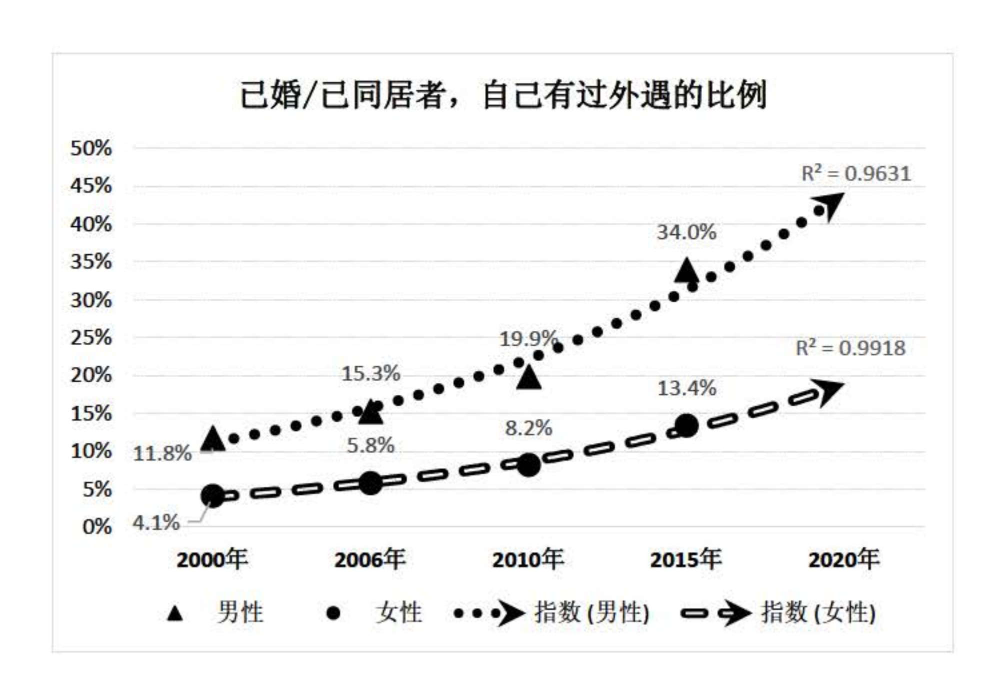
外遇

外遇这种现象，在调查问卷里对于异性恋者是这样提问的：在您和您的丈夫或妻子（均含同居）“保持性关系的期间，您自己还跟别的人有过性生活吗？哪怕只有一次，也算有过；无论跟什么样的别人，都算有过。”

这不仅包括社会上常说的婚外性行为、出轨、包二奶、有小三儿；也包括找性工作者、一夜情、交换性伴侣、多人的性行为（群交）、买性和卖性。总之，任何一种婚姻（含同居）之外的性交，不管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不管发生过多少次，都算在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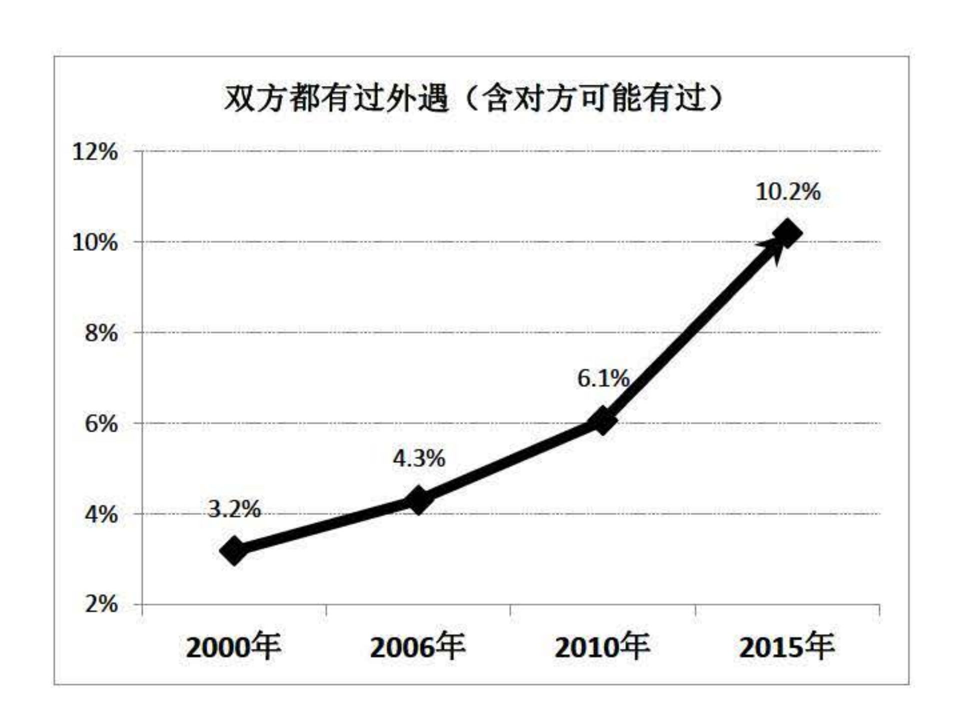
但是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有过”，虽然包括“现在还在继续”，却并不等于它，因为那些已经中止的外遇也算在内了。

在中国 18-61 岁已婚/同居的总人口里，究竟有多少人有过外遇呢？请看下图。



传统性道德对于外遇当然是深恶痛绝，恨不得斩尽杀绝。但是很可惜，21 世纪的中国社会，并不是遵照传统道德来发展的。自从 2000 年以来的短短 15 年间，无论丈夫还是妻子（均含同居），发生过外遇的比例一直在不断增加，而且从 2010 年到 2015 年还有加速增长的趋势。尤其是，2015 年与 2000 年相比，外遇在丈夫里已经是原来的 2.9 倍，在妻子里则是 3.3 倍。

如果说在 2000 年的时候，外遇还仅仅是十分之一上下，还无足轻重；那么到 2015 年，大约每 3 个丈夫中和每个 7.5 个妻子中，就有一个曾经出轨；这足以算得上是惊世之变啦。



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外遇该不该处罚”的问题，而是“夫妻有相互忠诚的义务”这样一条法律规定，实际上还有多大效力的问题；也不是“如何防止外遇”的问题，而是“有了外遇该怎么办”的问题。对于那些坚信“一生一世永远专一”的未婚者来说，问题并不是“还要不要结婚”，而是“如何才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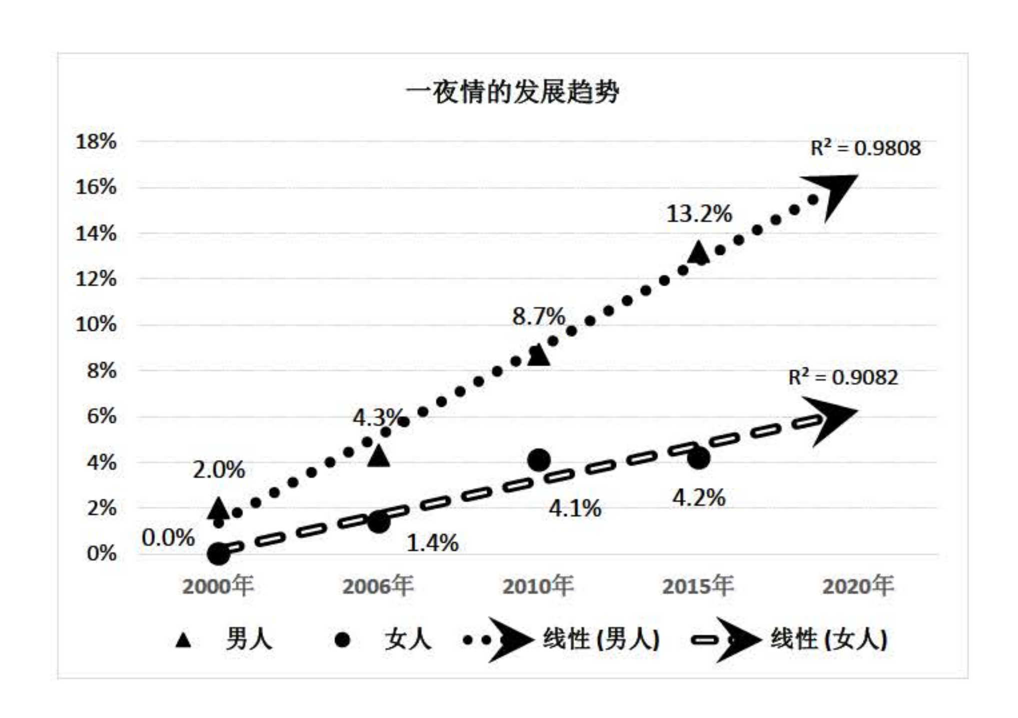
如果中国政府真的要设立“通奸罪”，那么就应该先把全国的所有体育场馆都改成监狱，还不一定关得下。所以我说，“性专一”的法律，其实主要是虚张声势的“道德宣言”，当不得真；不但老百姓没当真，恐怕立法者自己也从来没当真。因此唯一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定不肯与时俱进、因人制宜呢？

最后说的是，一切社会学的调查结果都是为了揭示真相，而不是要去指导别人的生活之路。外遇对您合适不合适，也绝不是百分比的多少来决定的。因此，只要您坚定自我，那么不管在自己走的路上，是车水马龙还是形单影孤，都请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吧。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9ks.html

一夜情

在调查问卷中是这样提问的：现在有些人发生过‘一夜情’或者‘约炮’。请问，您有过吗？在全国 18-61 岁异性恋总人口中，四次调查的回答情况见下图。



看了这张图，我恐怕就不需要多说什么啦。您是欢欣鼓舞还是义愤填膺，那都是您自己的权利，与我揭示真相的研究无关。

中外有别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 2010 年，我的调查发现，当时中国男人中有 8.7%的人有过一夜情。这可把那位与我合作多年的美国老教授给吓了一大跳。因为这可是发生在总人口里面，城乡老少全都包括啊！如果换算成绝对人数，那可真的吓死人啦。

其实这是因为，英文里的“one night stand”，说的主要是那种在酒吧里或者其他公共场合里，双方素不相识、萍水相逢、三言两语就上床的情况。如果按照英文来理解，那么中国的公共场所里岂不是天下大乱啦？

随后，经过统计分析才发现，其实中国人的所谓“一夜情”，有大约 40%是发生在熟人之间，至少也是双方以前就相互认识。在女性中这种情况更是将近一半。反之，像美国人那样“逢场作戏”的一夜情，在 2015 年调查中有过一夜情的那些中国男人里，这种情况只占 13%；在有过一夜情的女人里则只有区区 6%。

那么这是因为什么呢？显然，中国人还远远没有达到那种“全面自由社交”的

地步，还是主要生活在“熟人圈”里，还是只能信任那些自己认识的人。微信上的各种“群”和“朋友圈”之所以异常火爆，就是来自这个原因。

这样一来，那些寻求一夜情的人（尤其是女性），为了避免被欺诈、被虐待、被发现等风险，就只能首先在熟人圈里寻找机会。这其实还是挺符合传统道德的。您听说过“外面的野花不要采”吗？那么，这岂不是暗示着“近水楼台先得月”吗？哈哈哈。

社会阶层

此外，需要纠正一个非常普遍的误解：人们常常以为，社会地位越高的人，发生一夜情的肯定就越多，似乎一夜情只是那些既有钱又有闲的人们的一种性游戏。可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 2015 年，在男人中，低阶层的人发生一夜情的比例最高，达到 16%，比中间阶层和高阶层多出一倍。在女人中则是低中高三个阶层没有什么大的差别，都只有 3%到 4%。

那么男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中间阶层和高阶层的男人更加无法接受“约炮”，认为这是“纯性无爱”，没有意思。可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则是因为中高阶层的男人，更加害怕一夜情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与后果。

哲理思考

一夜情不仅仅严重冲击了遵从传统性道德的人们，更是深深伤害了那些信仰“爱情至高无上”的新潮群体的感情。因为他们认为，一夜情里的那个“情”字根本就是掩耳盗铃，所以近年来干脆就改叫“约炮”了，约的就是“打炮”，既无情也无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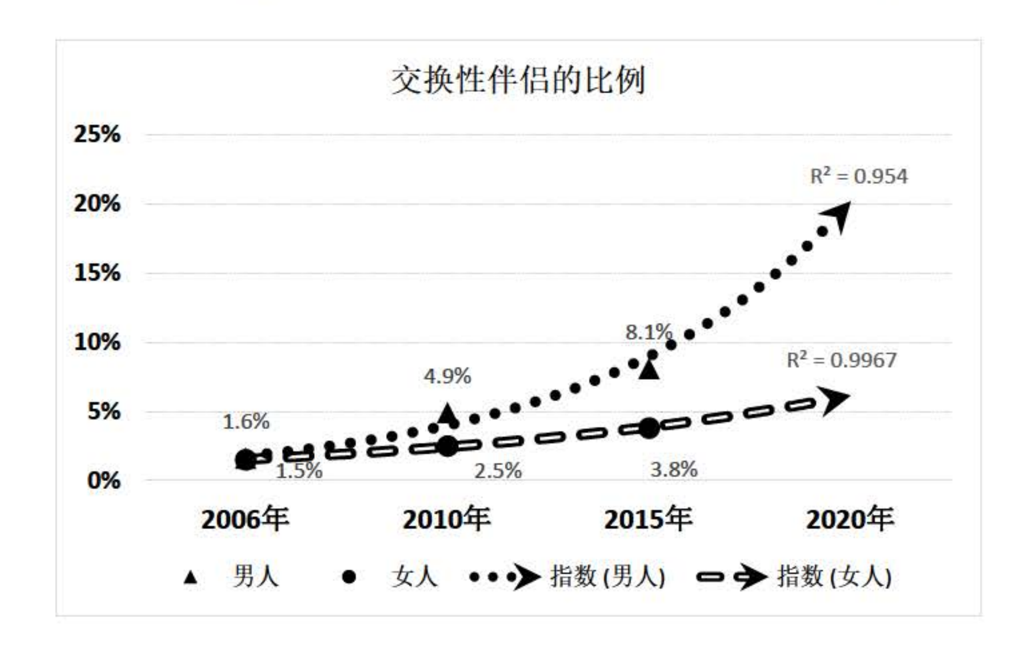
可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说，一夜情实际上给中国人提出了一个性哲学高度上的根本问题：爱情是不是“性”的最后信仰？如果是，那么中国目前还有那么多的夫妻，早已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却仍然在过着性生活；这算不算是“无爱之性”呢？是不是“婚内约炮”呢？为什么这种情况从来都被社会默许，也基本上无人质疑，却非要去抹黑一夜情呢？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9nv.html

交换性伴侣

在当今中国，这种情况常常被叫做“换妻”或者“换偶”，但是在这种性活动中，相互交换的往往不一定是妻子或者女朋友，也可能是偶遇者或者性工作者。尤其是，被交换的人不仅仅是女人，同时也是男人。因此笔者使用“交换性伴侣”这样一个相对更加严谨的称呼。

在 2000 年，由于这种情况还没有引起社会关注，笔者也就没有调查。在随后的三次调查中，在问卷中是这样提问的：“有些人互相交换配偶（或者性伴侣）来过性生活。您有过这种情况吗？”在全国 18-61 岁的总人口中，回答情况是这样的：



对于“交换性伴侣”这样的事情，普通中国人最关心的，并不是法律上的“聚众淫乱罪”合理不合理，而是“这怎么可能呢？”

在传统性道德的熏陶之下，人们无法想象，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另一半”拿出去跟别人交换呢？哪怕仅仅是没结婚的男女朋友，甚至哪怕是婚外的情人，这恐怕也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如果说男人的“换偶”是为了寻求“新奇感”，那么他们不是对“女伴儿”充满“占有欲”吗？不是痛恨自己的女人“红杏出墙”吗？那么在“换妻”中，这两者岂不是相互冲突的？他们是怎么给统一起来的？再说了，这样的男人又是怎么说服“自己的女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一些女人也同意或愿意甚至主动这样做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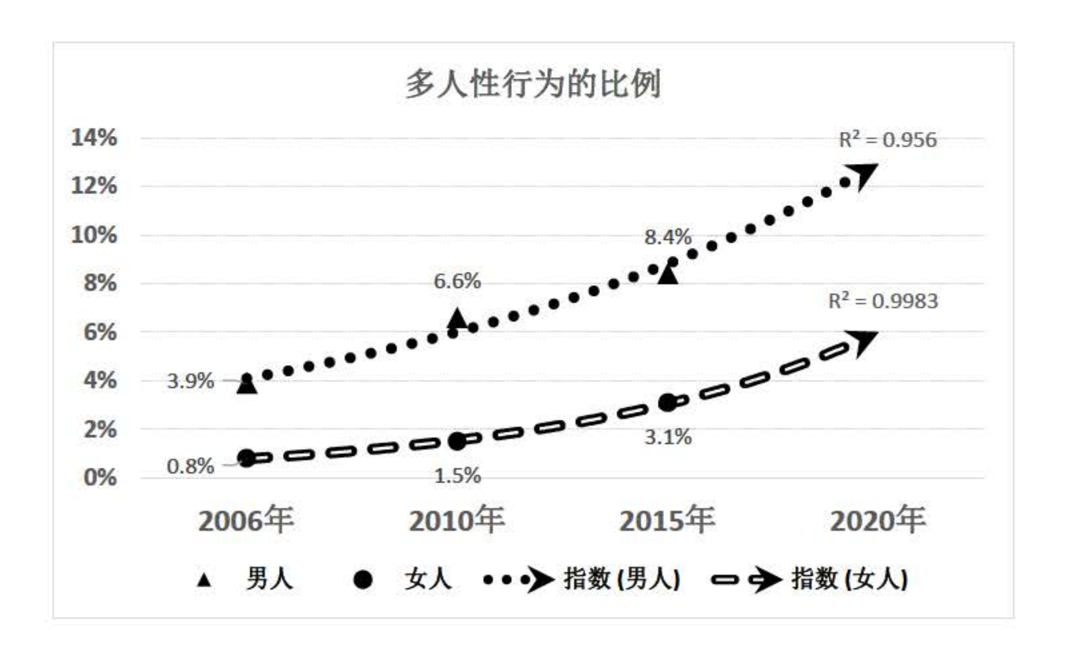
最要命的问题是：如果说这种活动是“人所不齿”甚至是“人人喊打”，那么，它又怎么会在短短的 9 年之间，在男人里就变成原来的 5 倍，在女人里变成 2.5 倍呢？

多人同时性行为

这种情况被通俗地叫做“群交”、“3P”或者“群 P”，其中的 P 就是英语中的“几个人”的意思。

在 2000 年的时候，这种现象还没有引起社会的注意，因此笔者也没有调查它。到了 2006 年，它已经浮出水面，因此笔者在后面的三次调查中开始提问。

在调查问卷里是这样提问的：“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性活动，就是三个人在一起过性生活，或者更多的人在一起。请问，您有过这种情况吗？”在全国 18-61 岁的总人口中，回答情况如下图：



看到上面这张图，有些人可能会忧心忡忡：中国人怎么变成这样啦？可是请注意，在上面所说的“多人性行为”里，包括“只跟‘性服务’的小姐（或者‘先生’）这样做过”。如果除去这种情况，那么发生在普通男女之间的“群交”，在男人中就只有 3.4%，在女人中只有 1.2%；都比发生在性产业中的“群交”要少。

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即使是那些不遵守传统性道德的男女，虽然可以有一对一的外遇或者一夜情，却仍然很难接受“群交”。也就是说，“群交”给中国人造成的思想冲击，不仅仅是“道德不道德”这样简单的问题，也是一个“为什么有或者没有心理障碍”的深刻问题；还是“性与爱究竟能不能真的彻底分开”的文化问题，更是一个“在性生活中如何维护自我”的生活哲学的问题。

因此，那些寻求“群交”的人，在普通人中间很难找到志同道合的别人，所以

只能更多地去找性服务的“小姐”或者“先生”。结果，这就成为促进中国性产业发展壮大的力量之一。

发生机制

最后必须要说的是：上述的两种“多人性行为”，是对于中国传统的性道德的最严重挑战，其力度远远超过任何一种“一对一”的非婚性行为。可是无论道德怎么谴责，这两种情况都一直在增加，到 2015 年在男人中都已经接近十分之一，已经不能再用“小概率事件”来忽视之了。

对此，性社会学不应该仅仅是喊口号（不论支持还是反对），也不应该简单地归结为“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更不应该瞎出主意说“该不该去做”；而是有责任来解释清楚：究竟有多少种和什么样的因素，在促进或者抑制“多人性行为”？这些因素究竟是遵循着什么样的运行机制，才会发挥作用呢？

我正在努力，请读者给我时间。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9t3.html

嫖娼之外的性交易

以前，我在《发布 03：扫黄，为什么越扫越黄？》里，已经发布了中国男人嫖娼的情况。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男人还可以用一些其他方式来进行“性交易”。现在就来说说这方面的情况。

买性

在调查问卷中是这样提问的：现在有些人，给对方一些钱财或者其他好处，换取跟对方性交，也就是“买性”（但是小姐、鸭子、恋爱，都不算）。请问，您买过性吗？哪怕只有一次，也算是买过。

我这里所问的“买性”与“嫖娼”之间的区别主要是：

其一，买性的对方不是职业化的性工作者，因此在提问中专门强调“小姐、鸭子都不算”。

其二，现金交易是“嫖娼”的最主要特征。但是买性所支出的，却不一定是直接的现金，而是提问中所说的“给对方一些钱财或者其他好处”。

总之，我所调查到的，是发生在普通人之间的、虽然有利益交换却不是现金交易的、非营业的、非职业的性交易。

收费的“打飞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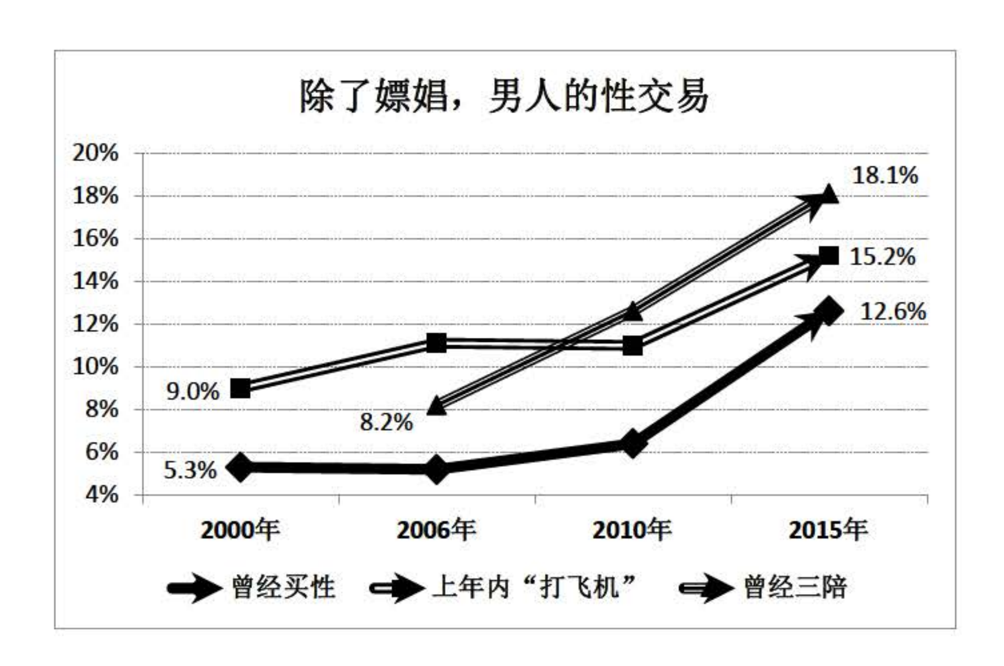
在调查问卷中是这样提问的：有些异性按摩里，包括抚摸、刺激顾客的生殖器，或者给顾客手淫。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您接受过这样的按摩吗？

这就是俗称的“打飞机”，只不过是女按摩师给男客做，是要收钱的。

“三陪”

问卷中的提问是：现在，全国各地都有许多“三陪”服务，就是不过性生活，只是陪伴客人唱歌、跳舞、吃饭等，以此来赚钱。您接受过这样的“三陪”服务吗？（其中 2000 年没有调查这个问题。）

回答情况：



按照中国公安部的不同文件，买性、打飞机和三陪，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处罚。可是，在中国的普通男性中，还有多少人知道这些文件呢？大多数男人都以为，只有直接的嫖娼才是违法，才会被抓被罚。与此同时，就连真正的嫖娼抓的都越来越少了，那么还有多少警察真的会去抓买性、打飞机和三陪呢？

正因如此，我们看到，这三种性交易在 18-61 岁的男性总人口中，在短短的 15 年里，迅猛地增加了。尤其是，这里的百分比还包括了中老年男人，如果仅仅看那些年轻力壮的男人，那么这些百分比还会增加很多。

结果，这就造成一种非常滑稽的局面：一方面，当今中国的禁止任何性交易的法规，是历史上最多的也是最严酷的，而且当局连年不断地发动声势浩大的“抓小姐”运动；可是另一方面，男人们却并不知道，或者并不相信，或者并不害怕；仍然越来越多地投入其中。

这究竟是“法不责众”，还是当初发布禁令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厢情愿，或者压根就没打算真的实行？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因为，中国的一切“性的禁令”都是不分青红皂白、混不讲理的“大一统”。其结果就是“制造敌人”，使得至少一部分男人的“民间信仰”早已抛弃了“国家理念”，而且两者之间的冲突还会越来越激烈的。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9w2.html

性骚扰，究竟什么样？

在当今中国，所谓的“性骚扰”并没有一个被全民公认的定义，也没有一个全国通用的法律概念，因此我只能把我所调查到的情况，呈现给读者。

受到性骚扰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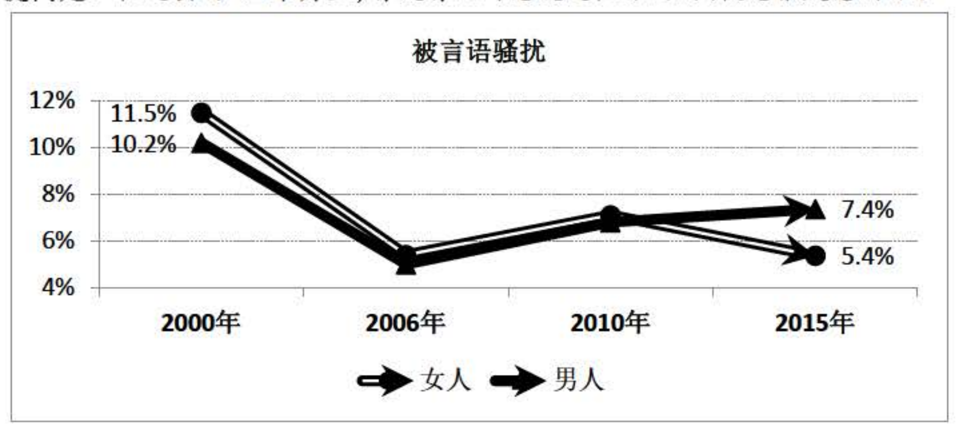
调查问卷是这样提问的：“性骚扰说的是：在您自己不愿意的情况下，别人对您做出性方面的动作，或者说一些性方面的话，使得您很不舒服。平时，您觉得您自己可能不可能受到别人的性骚扰？”



这张图表明，在最近的 15 年里，在 18-61 岁的中国总人口中，认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有可能遭到性骚扰的人，愈来愈多，在女人中已经将近一半儿；在男人中则快要到五分之三了；而且到 2020 年还会增加很多。

言语上的性骚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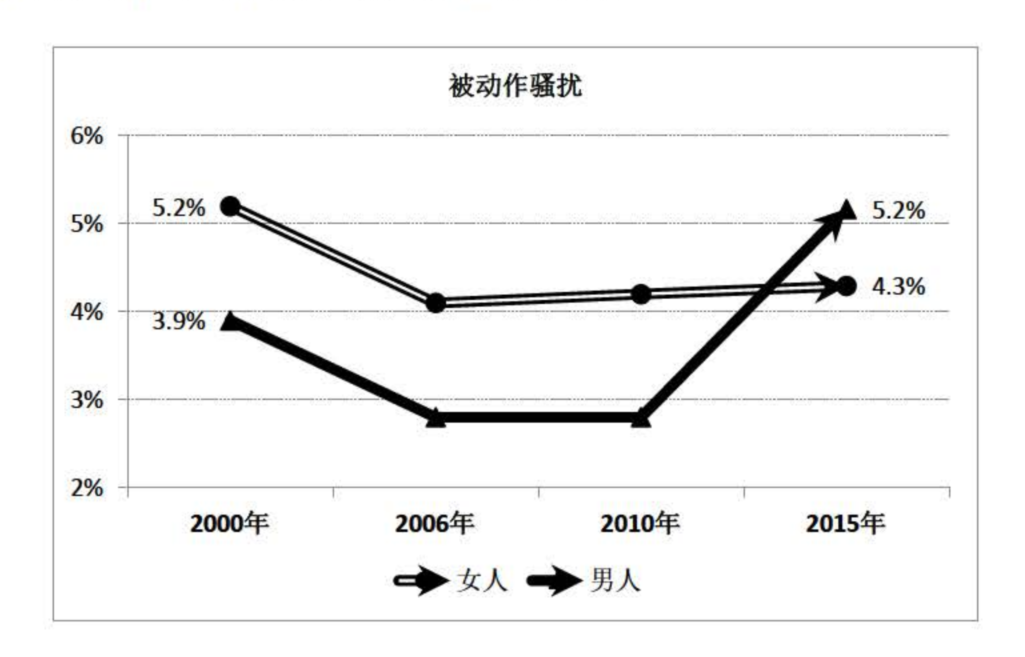
提问是：“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有没有人对您说过性方面的、使您很反感的话？”



可是上页的图却表明，实际上真的曾经被别人在言语上骚扰的，无论男女，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在减少，而且到 2015 年，在女人中其实只有 5%左右，在男人中也不到 8%。

动作的性骚扰

提问是：“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有没有人带着性方面的意图，对您做出性骚扰的动作？（例如：动手动脚、耍流氓、占便宜等等）”



这张图进一步表明，真的遇到“动作的性骚扰”的人，在女人中其实一直在 4%，在男人中也不过是仅仅 5%。

性骚扰与社会

把上面的 3 张图连起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三点认识：

其一，男人也在被性骚扰，尤其是，不仅真的遭到两种性骚扰的人，比女人多；而且男人自认为可能遭到性骚扰的，也更多。

我当然知道，一直有人说，这只不过是男人的“自作多情”。可是，照此推理，那么女人所说的情况，难道就不是“夸大其词”吗？这种厚此薄彼，只能说是糊涂到家了。

其二，认为自己可能被骚扰的人越来越多，已经达到近乎荒唐的地步；可是实际上，真的受到过性骚扰的人却少得可怜；两者相差几乎 10 倍。

这种情况，往好里说，正是因为“人人自危，个个警惕”，才使得性骚扰“确实

很少”。可是如果往坏里说，则是全社会对于性骚扰出现了严重的焦虑，甚至有些“杞人忧天”了。

其三，这种焦虑，基本上没有影响到女人，因为说自己真的遇到性骚扰的女人，比例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可是在男人中，说自己真的遇到性骚扰的人，却增加了。这里面肯定有很多奥妙，留待大家探讨。

最后要说的是，我的调查里，还询问了：性骚扰的对方是男人还是女人？与您是什么关系？是多个人吗？对方究竟做了些什么？可是在这里就暂且不提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我写的《性之变》这本书，里面说了到 2010 年为止的情况，而 2015 年的变化并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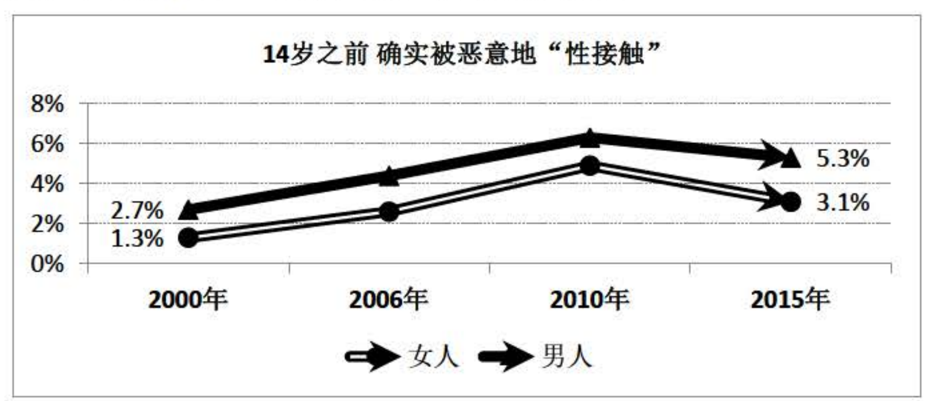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a0o.html

童年的“性接触”

在调查问卷里是这样提问的：请问，**在您自己 14 周岁以前**，有人带着性方面的企图，对您进行过“性接触”吗？这里说的“性接触”，包括性交（同房、做爱），也包括生殖器（阴部、下身）被抚摸、被刺激，还包括女人的乳房被抚摸。

但是在中国民间，甚至在当代大城市里，成年人有时候也会善意地触摸儿童的外生殖器，尤其对于小男孩更为多见。因此笔者追加了一个提问来排除这种情况：刚才您说的 14 周岁之前的“性接触”，对方是在表示喜爱、开玩笑、玩耍、做游戏吗？（只有遇到过的人才回答）

所以，下面的情况，已经排除了那些被善意接触的人。



这张图表明：在童年里，被不怀好意地“性接触”过的人，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在前 10 年里有较大的增加，可是在最近的 5 年里却是减少的趋势。

可是在上面这张图里，最引人瞩目的却是：男童被性侵害的比例，其实是高于女童的！不仅在每次调查中都高，而且几乎是同步地高出一个百分点。这就使人难以质疑其真实性。

上述的这种情况，给中国社会提出了至少三个大问题。

其一，在法律上，这种情况往往被叫做“对于儿童的性侵害”，在现代文明国家里都被认定是犯罪。可是在我们中国，如果这种“恶意的性接触”仅仅是触摸，并没有达到类似成年人性交的地步，那么还属于“强奸幼女罪”吗？法律惩罚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呢？

其二，究竟是谁在“性侵犯”儿童呢？如果是陌生人，当然可以算是“性侵犯”，可是亲友乃至父母，做出同样的事情，算不算呢？国外有人提出：幼女 2 岁以上，父亲就不可以给她洗澡。且不论这能不能实行，我们究竟根据什么来判断亲人之间的行为是不是“性”呢？

其三，小男孩被“恶意性接触”的更多，可是中国民间一直存在“逗弄小鸡鸡”的做法，那么，这算不算“公序良俗”呢？究竟由谁来决定呢？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izd.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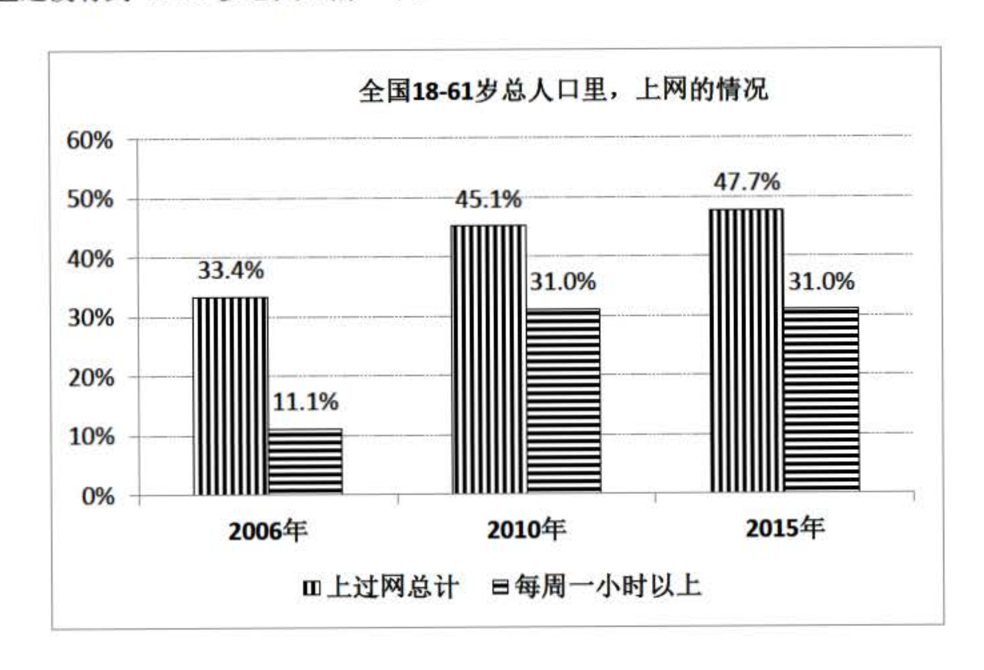
网上性爱

现在的中国，那些住在城市里的比较年轻的人们，上网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也必然影响到这些人的性关系和性生活。本文就是要反映这方面的最基本的情况。

网民知多少？

尽管中国有很多机构在不断地发布各种耸人听闻的数字，说中国的网民已经达到多少亿人啦；可是他们都没有做过实地的、总人口随机抽样的社会调查，因此难免夸大。

我调查的是 18-61 岁的所有中国人，包括男女老少和农村城市，因此更加真实和准确。也就是说，在中国，至少上过一次网的人，其实增加得没有那么快，到 2015 年也还没有到 18-61 岁总人口的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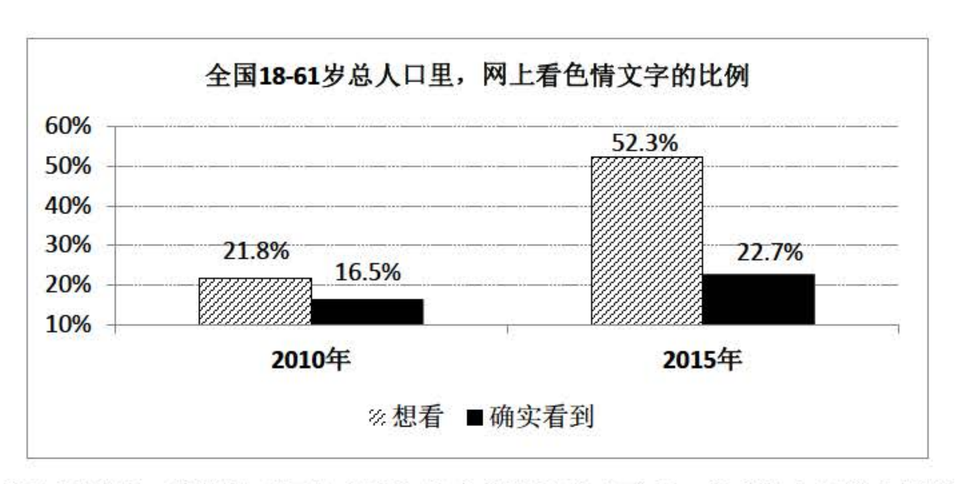


那么，有多少人在网上参与到性方面的活动呢？

网上看色情文字

我在问卷里是这样的询问的：“在网上，可以看到直接描写性生活的小说、文章等（文字形式的）。**在过去 12 个月里，**您看到过这样的内容么？”

回答情况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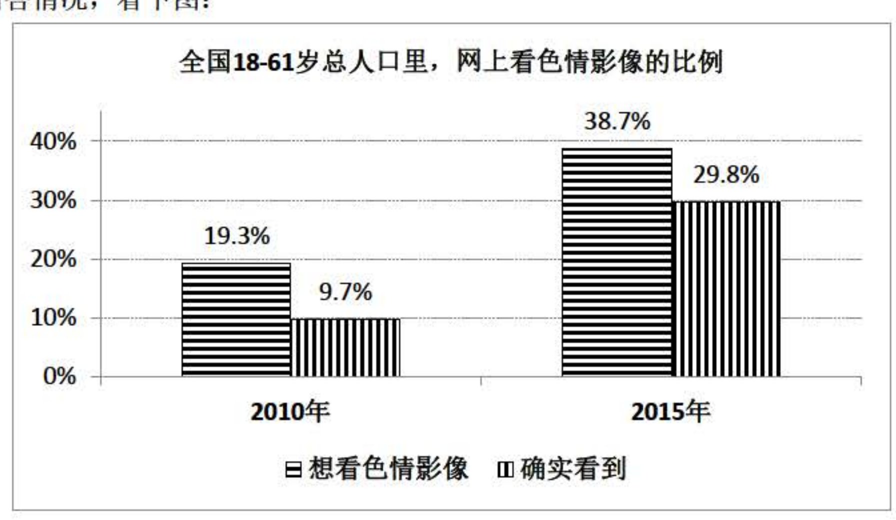


这张图说明：所谓的“网上黄毒”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想看的人虽然急剧增加了，可是到 2015 年也才刚刚达到一半。尤其是，真的看到色情文字的人，增加得并不多，到 2015 年也只不过占到四分之一。

网上看色情影像

我在问卷里这样询问：“在网上，可以看到**视频、照片**等，直接表现性生活的详细内容。**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您看到过这样的内容吗？”

回答情况，看下图：



与前面那张图对照一下，读者就可以发现：想到网上去看色情影像的人，其实比想看色情文字的人还要少一些；可是真的看到色情影像的人，却比看到文字的人要多很多。

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人人都知道，上网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看到图像，而不仅仅是文字；在性与色情这个方面当然也不例外。

约炮

读者最想知道的情况，可能还不是“看黄”，而是“网上约炮”的人究竟多不多。对此，我在问卷里是这样询问的：有些人，在网上，寻找各种“提供性服务的人”（小姐、卖淫女、鸭子、男公关等等）。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您这样做过吗？（无论找到没有，都算找过）

在 18-35 岁的中国男人中，回答情况是这样的：

	2010 年	2015 年	增幅
想找	6.6%	8.3%	1.7%
找到	1.4%	4.2%	2.7%

我们可以看到：试图通过上网来寻找“性服务”男人，其实也不算多，刚刚超过十分之一；而真的找到“小姐”的就更少，到 2015 年只有 3.7%。这种情况，对于全中国的男人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对于那些真的找过小姐的男人来说，上网却成为他们找小姐的重要途径。

手机“约女友”

问卷里是这样询问的：有些人，用手机寻找性伴侣，或者为了“性”而找朋友。您也这样做过吗？

在 18-35 岁的中国男人中，回答情况是：2010 年这样做过的占 7.3%，到 2015 年是 5.4%。

上面所说的情况，虽然并不一定都是纯粹的“约炮”，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知道，“约炮”所占的比例一定是很大的，因为如果仅仅是为了寻找可能结婚的女朋友，那么很少有男人会使用手机来约会，更很少有女人会同意这样约会。

所以说，对于全中国的男人来说，用手机“约女友”的人并不多；可是对于那些有过“一夜情”或者有过纯粹“约炮”的男人来说，手机却成为一个更便利的重要工具。

最后我要说的是：互联网是一个非常新的现象。在 2000 年的时候，中国还很少有人使用；所以我的第一次调查中，根本就没有闻到这方面的问题。到了 2006 年，上网的人开始多起来了，所以我开始在问卷中询问上网的情况，但是却没有进一步询问“网上性爱”这方面的情况。直到 2010 年，上网已经成为很多中国人的一种习惯，我才在调查问卷中开始询问“网上性爱”的情况，到 2015 年再次增加了很多内容。

手机（移动互联网）则更是一个新现象，所以我从 2010 年才开始调查。

这就是说，社会调查永远比社会生活要落后一步，永远是“遗憾的学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此，我在这里所发布的所有情况，也就无法展示中国人在这方面，从 2000 年到 2015 年之间的变化与发展。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j29.html

“老年嫖娼”的迷思

最近社会上疯传，说是“老年男性”得艾滋病的非常多，而且主要是因为“找小姐”被传染的；就连官方的预防艾滋病机构也在这样说，甚至下达了文件，要求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可是我就奇怪了，人人都知道，男人越老，性能力就越下降，怎么可能找小姐的更多呢？我只好仔细地检查一下官方文件，发现原来是他们出现了两个要命的失误。

多大岁数就可以算做“老年男性”呢？

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是男 60 岁，普通老百姓也认为 60 岁以上才能叫做老年人；欧美的大多数国家则是到 65 岁才退休。可是，中国疾病控制机构却堂而皇之地把 50 岁以上的男人，统统算做是“老年男性”啦！这不仅是失误，恐怕都够得上违法啦！

其次，50 岁以上男人的艾滋病为什么越来越多？其实仅仅是因为，疾控部门以前很少检测 50 岁以上的男性，甚至根本就没有检测过；所以，这个年龄段男人的艾滋病比例，几乎是 0。最近几年，不知道哪根筋抽的，开始大规模地检测 50 岁以上的男人，结果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当然就越来越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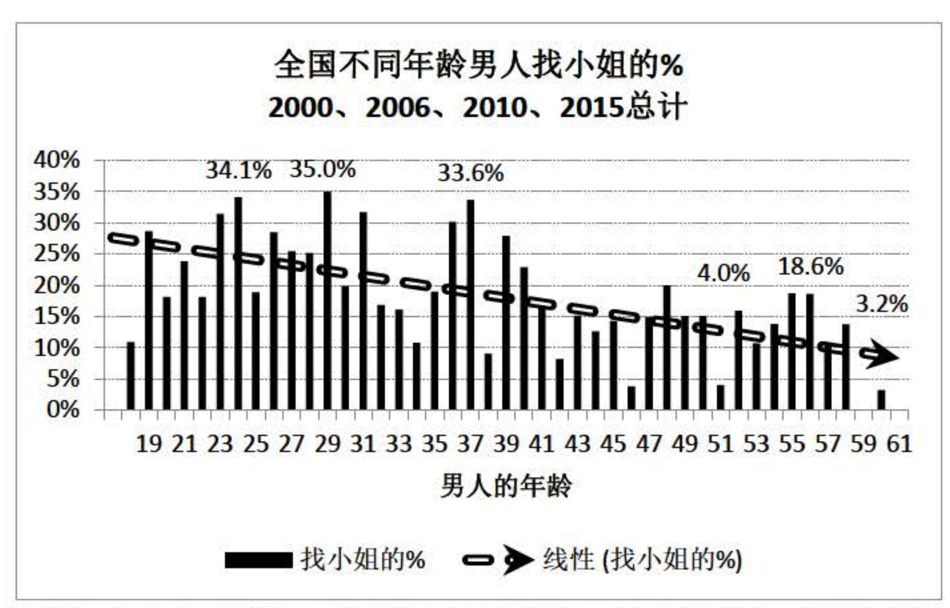
这样一来，在所有感染者中，50 岁以上男人所占的比例当然也就越来越多。可是，在那些被感染的人中间，50 岁以上男人的比例，可绝对不等于在全中国所有 50 岁以上男人中的百分比啊！我的老天爷啊，他们的小学四年级的算术，难道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这样两个失误，实在是太不应该了。预防艾滋病的工作人员，本应该更加科学和严谨，根本不应该发明这样一个伪问题和假问题，更不应该在那里争论“究竟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这可真是丢脸啊。

如果非要搞清楚，在 50 岁以上的男人中间，究竟有百分之多少的人去找过小姐；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全体中国人中间进行随机抽样的全面检测，一个人都不能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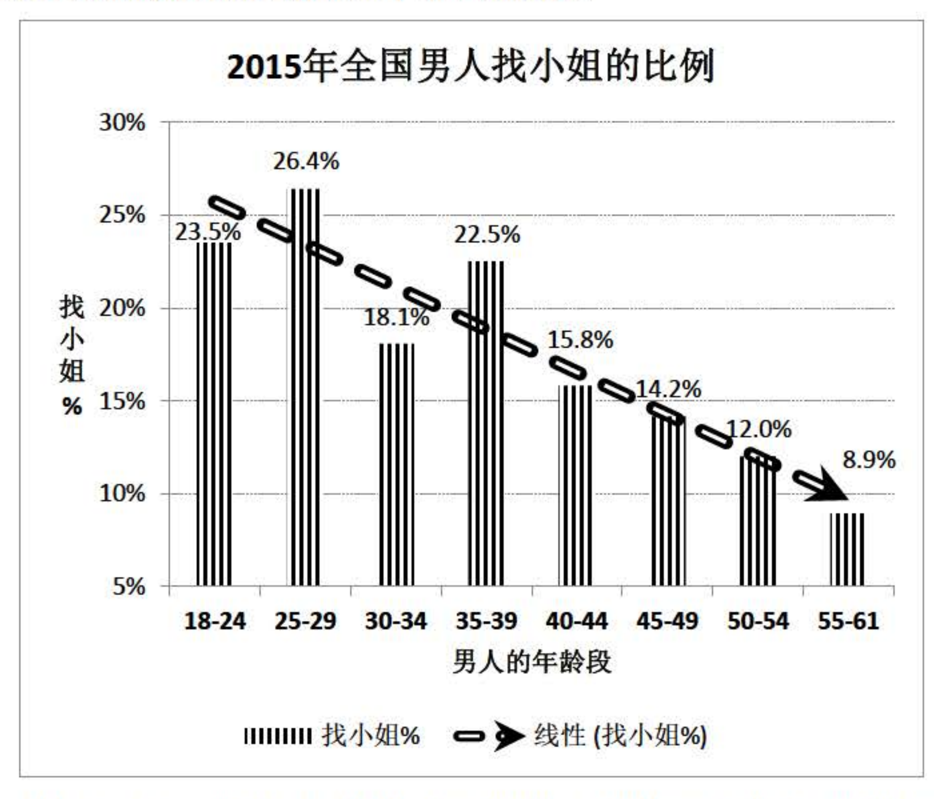
50 岁到 61 岁男人找小姐的真相

请看下页的图表：



它说明，自从 36 岁以后，男人找小姐的比例就一直在持续减少；到 50 岁以后就更少，平均仅仅是 5%左右，与那些 24 岁到 31 岁的男人（平均 20%）相比，只有后者的四分之一左右。

即使到了 2015 年，也就是社会上突然开始鼓噪“老年男性嫖娼”之时，50 岁以上男人找小姐的比例也仍然远远少于更年轻的男人：



这就是说，50 岁到 54 岁的男人找小姐的比例，仅仅是 25 岁到 29 岁的男人的一半；而 55 岁到 61 岁的男人则仅仅是四分之一。

尤其是，图中的虚线是线性的趋势；它在 85.5%的程度上可靠地反映出：男人的年龄越大，找小姐的比例就越低。

这其实本来就是人之常情、世之常理；凡是脑子没进水的中国人都不会否认的。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却非要鼓吹“老年嫖娼增加”呢？

仅仅是因为莫名其糊涂吗？

是为了给自己找新的饭碗吗？

是因为年轻男人管不住，所以只能欺软怕硬吗？

还是要对老年人发起新一轮的社会歧视呢？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jhn.html

男人·性·“中年痛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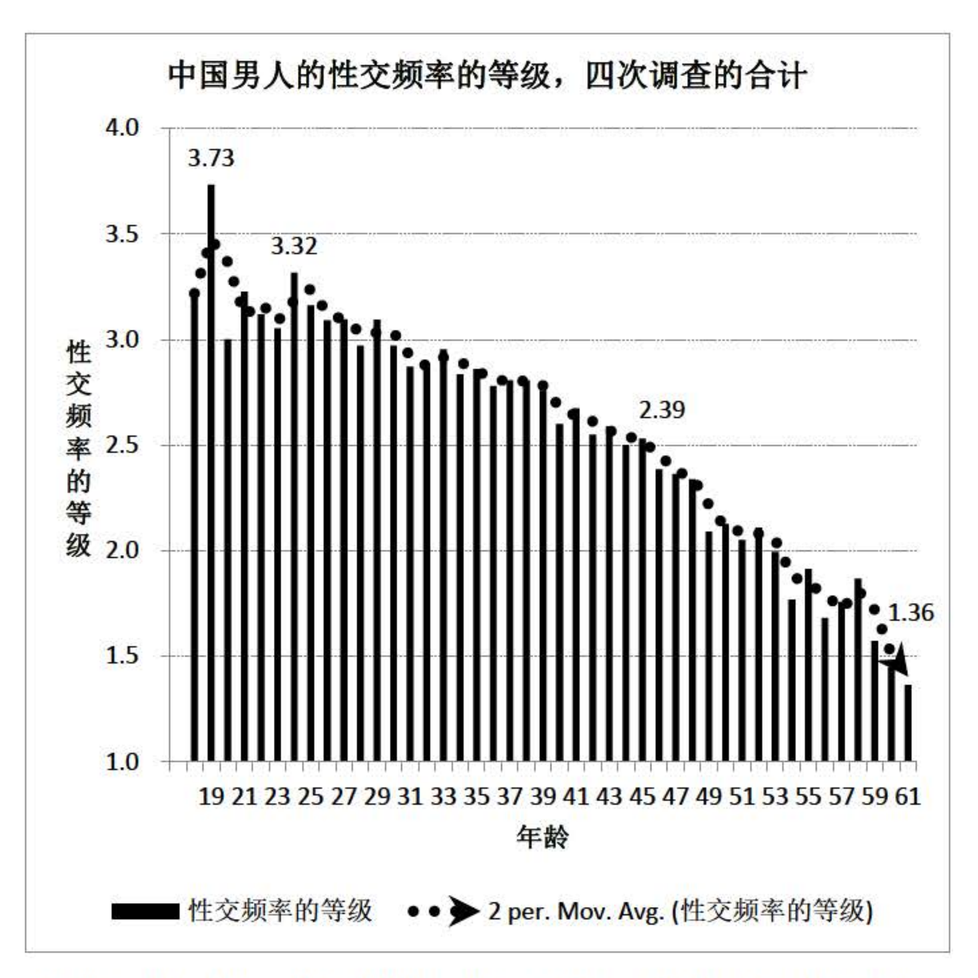
“男过四十五，身埋半截土”

这是北方流传的一句俗话，说的是，男人到了 50 岁左右，性方面的生理功能就大不如前，虽然还不到“日落西山”的地步，但是也已经是“土埋半截”了，比喻生命的进程已然过半，再也无法像年轻时那样逞强斗狠了。

还有一个顺口溜说得更为形象：“年过五十力已衰，发动半天起不来；千辛万苦爬上去，咳嗽一声又下来。”

这就是男人的“性的生命周期”，大多数人都无法抗拒，区别仅仅在于时间的早晚和程度的强弱。中国民间也有人把这叫做“男人的更年期”，但是在医学上还存在争论，尚且无法定论。

我愿意用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的统计数据来证明这一常识：



这个图表说明：男人自从 19 岁以后，性交频率其实就是持续不断地在减少，到了 50 岁以后，减少的更多更快，直到 61 岁以后趋向于无。

当然，上面说的这种趋势，都是全中国男人的总体平均情况，并不排除有一些男人可以超越或者不足。但是，无论哪一种人，都没有必要自吹自擂或者自暴自弃。

身累，更心累

50 岁以上男人的性能力开始下降，这当然主要是生理原因，是开始衰老的表现之一。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心理上的巨大变化。

中国现在的男人，几乎从上幼儿园开始，就被不断地灌输着“拼搏—成功—幸福”这样一条人生轨道。如果你不这样做或者做得不好，就会被骂作“没出息”、“失败者（loser）”，谁都看不起。

可是，男人到了 50 岁上下，无论是不是功成名就，都会不由自主地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这么奋斗了大半辈子，到底图个啥呢？

就算是金山银山，也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就算是儿大女大，也是儿孙自有儿孙福；就算是夫妻恩爱，也很快就要生离死别；就算是健步如飞，也不再敢登高下低；就算是万事如意，也马上就到老眼昏花的那一天。

总之，这个时候的男人，大多数都会不同程度地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且往往是刻骨铭心。但是在“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传统教育之下，很少有男人会说出来，就连相濡以沫的老伴儿，一般也不会察觉到。这就很容易造成恶性循环：越是不说越心痛；越心痛越不说，成为绝大多数男人的“中年痛悟”，只是出现的时间早晚不同、程度不同而已。

男人的这种“天色渐晚”的心理状态，非常可能扩散到性生活之中，造成性心理不知不觉的改变。最典型的情况就是：在年轻力壮之时，男人总是把性高潮和射精看作是“喷薄而出、直上九天、乐此不疲”；可是到了 50 岁上下，性高潮和射精却被重新理解为“累”或者“损失”。有人形容为“一股冷气沿着脊梁骨嗖嗖地往上窜”。就连过去总是贪得无厌的夫妻性生活，也被叫做“交公粮”，就是被迫地、无可奈何地去单方面地满足妻子，自己却像一个可怜兮兮的无辜的老农民。

因此，50 岁上下的男人，往往不是不能做爱，而是不喜欢做、不想做，甚至反感做爱。请看下页的图表：

	性爱抚	非常舒服	性高潮
18-24 岁	45.8%	50.1%	37.4%
25-29 岁	39.8%	43.6%	42.2%
30-34 岁	40.2%	41.9%	38.3%
35-39 岁	39.0%	39.8%	36.6%
40-44 岁	35.8%	33.7%	32.1%
45-49 岁	27.5%	30.1%	31.7%
50-54 岁	20.7%	28.0%	28.6%
55-61 岁	22.8%	20.2%	22.9%

为什么 50 岁以后还是有人去“找小姐”？

读者在前面已经看到：虽然 50 岁到 61 岁的男人去找小姐的比例，远远少于年轻男人，但是毕竟还是占到 5.4%。因此我把这个年龄段的男人单独挑出来，分析一下他们都有哪些社会特征。但是由于普通读者都不愿意看统计数字，更不喜欢看图表，所以我就仅仅说一些最基本的分析结论吧。

1. 社会特征

农村男人最少，县城和县级市的其次，地级以上大城市的男人，找小姐的最多。

自己收入越低的男人，找小姐的比例也就越少。

外出过夜越多的、喝酒越多的、社会交际越多的、异性好朋友越多的男人，找小姐的也就越多。

其实，50-61 岁男人的这些情况，与 50 岁以下的男人基本上是一致的。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早就知道，并不稀奇。或者反过来说，那些去找过小姐的男人，无论岁数大小，其实基本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也发现了“违犯常识”的情况：在 50-61 岁的男人里面，在那些一辈子没结婚也没同居的“老光棍”之中，只有 4.0%的人去找过小姐。与此类似，在那些已经离婚或者丧偶而且没有与别人同居的男人中，也只有 5.1%的人找过小姐。可是在那些目前已经与女人同居却没有结婚的男人中间，却有多达 20%的人找过小姐。

这就是说，50-61 岁的男人之所以去找小姐，并不是因为没有同居女人（没有性交机会）而被“憋坏了”，反而是那些同居却不结婚的男人，明明自己身边有女人，却还要去找小姐。也就是说，他们主要地并不是去寻找性交机会（他们现在就有），而是去寻求实现其他的目标。

2. 心理诉求

这个其他目标，就是希望通过找小姐来缓解自己的“中年痛悟”，这是 50-61 岁的男人去找小姐的最主要的动机。

谁都知道，人类既不可能长生不老，也不可能返老还童。但是总会有一些男人到了 50 岁之后，仍然不甘于江河日下、行将就木。其中很多人会朝着其他方向努力，去追求自己的价值；但是也总会有一些男人希望通过“性”来延续青春。

这其实是古已有之。中国古代的“房中术”其实就是实现这一梦想的最初尝试，所以才会延绵不绝。广义来说，现今中国的许许多多“性治疗”，赚的其实也是这份钱。

性的背后就是生命，而另外一个鲜活的异性生命，往往被一些男人视为自己的生命之水。在自己的“中年痛悟”里，他们可能会觉得，“性中求再生”其实可能是最容易或者最见效的。可是他们的同居女性却往往是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往往是处于更年期前后的，因此无法形成足以缓解“中年痛悟”的强大刺激。

因此，尽管他们真的找到的小姐，很可能既不年轻也毫无风情，但是对于那些存在“中年痛悟”的男人来说，小姐恰恰是那种“最不累”的女人。小姐不会要求你给她献花、过生日、甜言蜜语、干家务、带孙子。小姐也不在乎你有多老、多丑、

多臭。小姐不会拒绝性交，不会挑剔时间/地点/气氛/情趣，更不会嫌弃你的性器官和性技巧。小姐不需要性高潮，更不需要爱情。尤其是，小姐也绝不会跟你纠缠不休、吊在你脖子上要你负责、死活非要跟你白头偕老。

这些“找小姐的理由”，在英语里叫做“She never say no”（她永不拒绝任何事），强调的是“不累”；在北京民间叫做“一把一利索”（不留后患），强调的则是“省心”。这些话虽然低俗，但是却有相当一部分处于“中年痛悟”中的男人坚信不疑。所以他们中间就会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去找小姐。

如果您知道，在 50-61 岁的已婚/已同居的男人中有过外遇（婚外性行为）的比例，虽然比年轻人少，但是仍然高达 33.4%；那么您也许就可以理解，“中年痛悟”对于“性”的冲击究竟有多大啦。

3. 前景

一直以来，总是有人希望通过宣传教育来制止男人找小姐，哪怕是减少一些也好。尤其是那些学医出身的负责预防艾滋病的工作者，总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笃信“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其实，活到 50 岁的男人，这辈子什么没见过？你用“艾滋病会死”来吓唬他们，基本上是无效的。他们会反问：生命的什么更重要？是岁数，还是质量？只有过了 60 岁，真的快死了，男人才开始“养生惜命”，可是那时候他们找小姐的可能性，已经是“白日依山尽”啦。

所以，无论找不找小姐，无论有没有外遇，50 岁以上的男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思考一下，应该如何来处理自己的“中年痛悟”。

在这方面，一切“心灵鸡汤”也是基本无效的，因为如果一个男人到 50 岁还相信这个，那就不是变老的问题，而是太幼稚的问题，是变傻的问题啦。

对于“中年痛悟”，我没有任何灵丹妙药，只能提醒：年过五十，无论你是什么样，都应该尽早地为自己寻找一种永不退休的事业（不仅仅是职业），一种愈老弥坚的心灵寄托、一种独而不孤或者烦而不腻的生活方式。

说到底，“中年痛悟”其实就是给你提供了一个天赐良机，无论你是坚守信念还是重塑生活，它都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人生紧要关头。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把它当作生命的最新的推动力呢？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jyv.html

性技巧与性福：爱是要做的

中国现行的法律，把描述“性技巧”的文字判罪为“淫秽品”，不但不能见于主流传媒，甚至可能招来牢狱之灾。但是中国人都知道，性技巧实在是太重要啦，只有我们做到做不到的问题，怎么能说都不让说呢？！

性技巧的强大作用，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增加人们的性高潮，另外一个是提高人们的“性福感”，也就是增强人们对于性生活的满意程度。

下面我们来分别看看男人和女人的情况，说的都是 2000 年、2006 年、2010 年和 2015 年这四次调查合并起来的情况，也就是最近 15 年里面的整体情况；包括中国 18 岁到 61 岁的全部人口，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也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阶层。

性技巧推动男人的性高潮与性福

女上位的姿势：与那些从来也没有采用过这种姿势的男人相比较，如果男人**有时候**采用女上位，那么他的性高潮就会增加 28.2%；性福会提高 15.2%。如果他**经常这样做**，那么他的性高潮就会增加 83.4%；性福则会提高 51.4%。

后入位的姿势：与没有用过的男人相比，**有时候**采用后入位会增加男人的性高潮 34.9%；如果**经常这样做**，那么他的性高潮会增加 59.9%；性福则会提高 18.3%。

男人给女人口交：**有时候**这样做，会使得男人自己的性高潮增加 5.6%；**经常这样**做则会增加 32.5%。尤其是，如果男人经常给女人口交，男人自己的性福则会提高 60.8%。

女人给男人口交：如果女人**经常这样**做，那么男人的性高潮就会增加 74%；性福提高 25.3%。

肛门性交：如果**经常这样做**，那么男人的性高潮会增加 40.5%；性福提高 13%。

女人的性高潮，也被性技巧所推动

女上位的姿势：与那些从来也没有采用过这种姿势的女人相比较，**有时候**采用女上位的女人，性高潮就会增加 36.0%。如果他**经常这样做**，那么他的性高潮就会增加 101.9%。

后入位的姿势：**有时候**这样做的女人，性高潮增加 38.4%；如果女人**经常这样做**，那么她的性高潮就会增加 91.5%

男人给女人口交：如果男人**有时候**这样做，那么女人的性高潮就会增加 27.1%。如果男人**经常这样做**，那么女人的性高潮就会增加 8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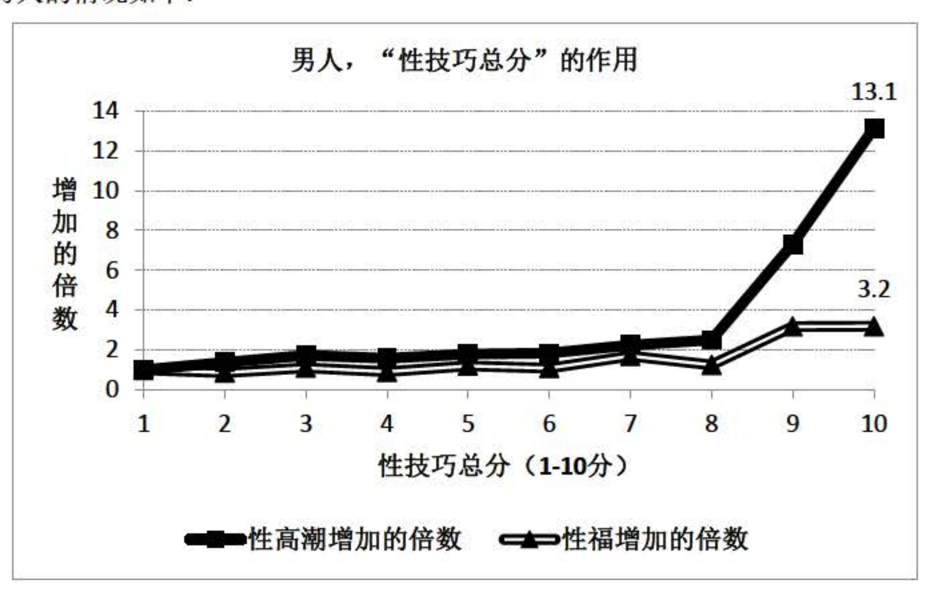
女人给男人口交：如果女人**经常这样**做，那么她自己的性高潮会增加 45.8%。

肛门性交：如果**经常这样做**，那么女人的性高潮会增加 8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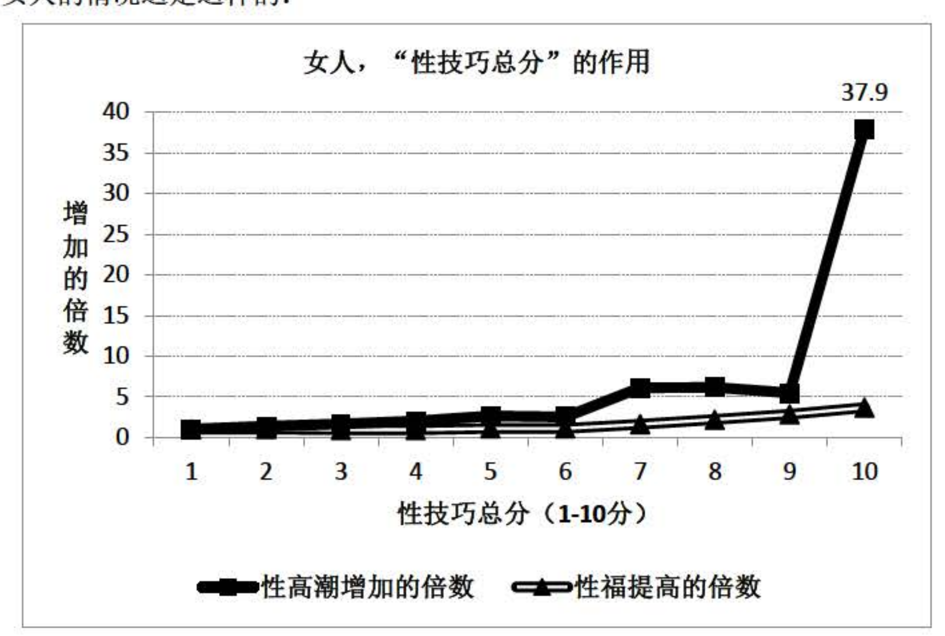
“性技巧总分”的作用

总结起来看，把上述的性技巧加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从 1 分到 10 分的“性技巧总分”。它可以代表一个人采用性技巧的多少，1 分就是从来也没有采用过任何一种性技巧；10 分则是所以的性技巧都采用过，而且都是经常这样做。

男人的情况如下：



女人的情况这是这样的：



上面这两张图非常重要，它们说明两个问题。

a.多少性技巧，才够？

虽然每一种性技巧都会增加性高潮，但是把它们加在一起，读者却可以发现：只有那些总分达到 9 分和 10 分的男人，他们的性高潮才会增加 6 倍和 12 倍。而那些性技巧总分从 1 分到 8 分的男人，性高潮只是增加 1 倍左右。这就是说，对于男人来说，性技巧其实只要达到 8 分，那么就已经非常好了。这是因为，男人的性高潮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因此也就没有必要非要去达到性技巧的 9 分和 10 分。

女人的情况也差不多，只有那些达到 10 分的女人（什么都经常做），性高潮才会急剧地增加，比那些 1 分（什么也不做）的女人，高出 37 倍！但是从 7 分到 9 分的女人的性高潮，比那些 1 分的女人，已经多出 5 倍。因此说，女人其实并不需要把性技巧提高到 10 分，只要能够达到 7 分，就已经非常好啦。

b.性技巧，不能排除爱情

读者都看到了：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性高潮的增加与性福的提高，并不是同步的，两条线的走势很不一样。在性技巧达到最高分的时候，性福（性的满意度）却并没有那么大幅度地增加，最多只相差 3 倍。或者说，性技巧总分非常高的男女，虽然可以获得非常多的性高潮，但是性福的提高却没有那么多。

这是为什么呢？读者当然都明白：这就反映出爱情的强大作用。

性高潮主要是一种生理反应，所以性技巧可以极大地推动它。可是“性福”却必然包含着爱情，包含着性关系的质量，甚至可能包含着双方的整个人格。因此，性技巧虽然神奇，虽然确实可以促进性福，但是毕竟还是有限的。

性由心生，福当双降。所以我虽然揭示了性技巧的作用，但是同时也证明了爱情的伟大。

用年轻人的话来说就是：做爱做爱，我们做的是爱，而且爱也是要做的。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k6o.html

信仰与性

到 2015 年 9 月为止，根据被调查者自己说的情况，在 18-61 岁的全体中国人里面，共产党员已经占到 13.1%（标准差 0.9%），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已经占到 29.9%（标准差 1.9%）。两者相加，具有任何一种信仰的中国人，已经占到 43%，快要接近一半人口了。所以，在精神上，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世俗国家啦。

那么，这些信仰，对于信徒的性关系和性生活，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问题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可能十分可笑或者没什么意思，但是对于那 43% 的各种信徒来说，这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我愿意提供以下的现实情况，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性关系：有过多个性伴侣吗？（是不是始终专一？）

在 2015 年，凡是信仰任何一种宗教的男女，自己一生中曾经有过夫妻之外的其他性伴侣的人占到 44.9%，可是在那些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男女里面，却只有 38.1%。与此相类似，在已经结婚或者同居的宗教信徒中，有过外遇（婚外性行为）的占到 33.7%，可是不信宗教的人却只有 26.0%。二者归一就是说，信奉任何一种宗教的人，“不专一”的人都比不信宗教的人更多。

这可能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任何一种宗教都是更严格地约束信徒的各种行为，怎么会在性关系方面出现“颠倒过来”的情况呢？可能的解释只有三个：

第一，也许是因为，在现今的中国，各种宗教对于性关系的规定，其实已经放松了，所以各种教徒的“性出轨”才会比非教徒还多。

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虽然各种宗教对于修改修改的规定没有放松，但是中国目前的信教者很可能并没有那么虔诚和坚定，所以教规就不再起作用了。

第三，我们可能需要反过来看问题：也许恰恰是那些有过“性出轨”的人，才更可能信奉任何一种宗教。

共产党员的情况也是类似的。他们有过多伴侣的人，比非党员多 4.5%；有过外遇的多出 8.9%。至于这是为什么，还是请读者们自己来解读吧。

性福（性、爱情、婚姻）的总分是多少

这是一个从 1 到 10 的总分，分数越高代表自己对于性爱婚这三者越满意，也就是“性福”越多。

我所调查的 5 种正规宗教，都是强调和鼓励爱情与婚姻的，都是非常重视夫妻

关系和谐的，可是我的调查却发现了相反的情况：

信奉任何一种宗教的男女，性福的平均总分是 7.07 分；可是不信宗教的男女却是 7.22 分。这很可能说明了一种双向的因果关系：既可能是教徒们的性福程度，确实比非教徒要低；但是也可能恰恰是因为自己的性福程度较低，这些人才去信仰宗教。

共产党员的情况与宗教徒很不同。党员的性福是平均 7.29 分，可是非党员却只是 7.16 分。也就是说，党员的性福比非党员要多一些。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大（统计学上没有显著的差异）。因此我宁可认为，双方基本上是持平的；或者说，不是党员这件事情，并没有显著地减少这些人们的性福。

五种性技巧的总分是多少

这也是一个总分，表示着人们采用各种性技巧的程度。

在这个问题上，出人意料的情况出现了：信奉各任何一种宗教的人的平均得分是 3.03 分，可是不信宗教的人却是 2.39 分。前者高于后者，而且差距相当大。

这显然与各种宗教的教规有关系。在当今中国，各个宗教都比较重视性关系，但是对于具体的性行为方式和性技巧，却已经没有多少清规戒律了，或者虽然有，也不那么坚决地执行啦。

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由于各种宗教都很讲求精神修炼，因此教徒们很可能有意无意地把这种心理能力，运用到自己的性生活之中，所以性技巧也就更加丰富了。

共产党员的情况也是类似的。他们的性技巧总分平均是 2.85 分，而非党员只是 2.48 分。

总而言之，信仰与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信仰在性关系、性福和性技巧这三个方面，发挥了不同的作用，甚至是相反的作用。这其中的道理必定是非常深奥的，我希望能有信徒来发声，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ke0.html

性与爱之关系：千古之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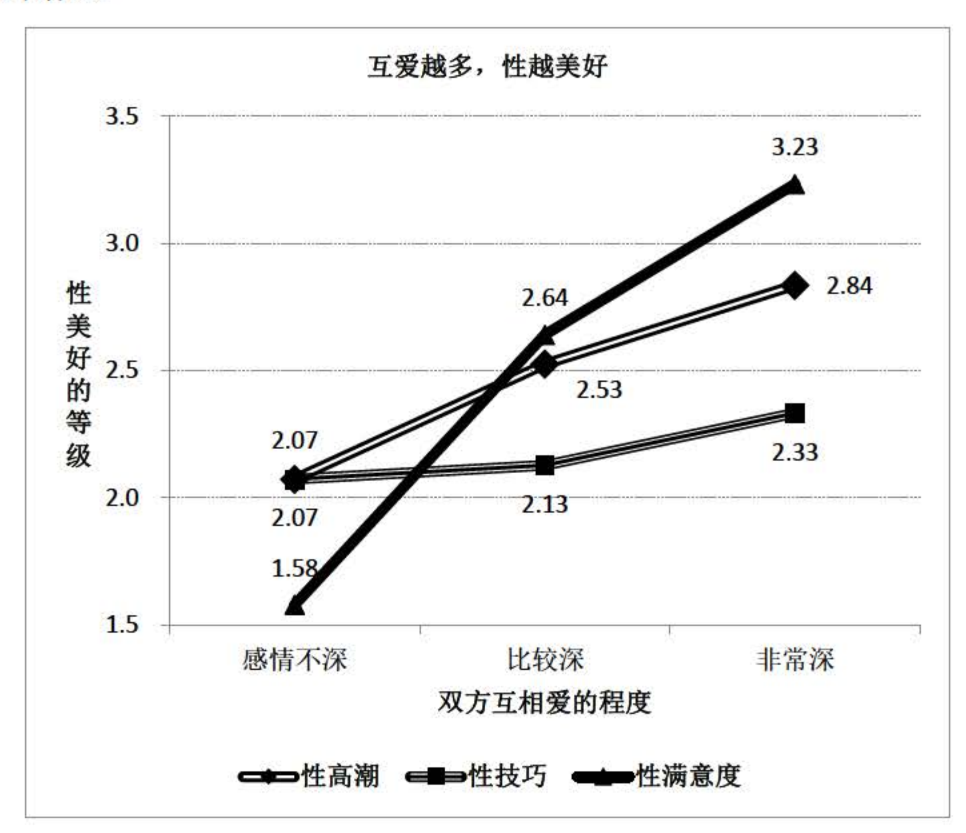
这大概是一个千古难题啦。历史上有无数的哲学家讨论过这个问题；在文艺和影视作品中，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现实中，无数中国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尤其在互联网上更是花繁似海。

那我还能说些什么新鲜东西呢？那就是：在 2000 年到 2015 年的 18 岁到 61 岁的中国人里，具有普遍性的（而不仅仅是某些人的）、可以验证的（而不是单纯思辨的）、生活的真实情况（而不是理想的或口号的）。

下面所说的，都是已经居住在一起的男女的情况，无论是正式结婚还是未婚同居。

爱情对于性生活的作用

人人都知道，双方互相爱得越深，性生活也就越好。我的调查数据完全可以支持这个看法：



上面图表里的三条线，就是三个结论：如果双方互爱越深，那么获得的性高潮越多；采用的性技巧越多；对于性生活的满意度也就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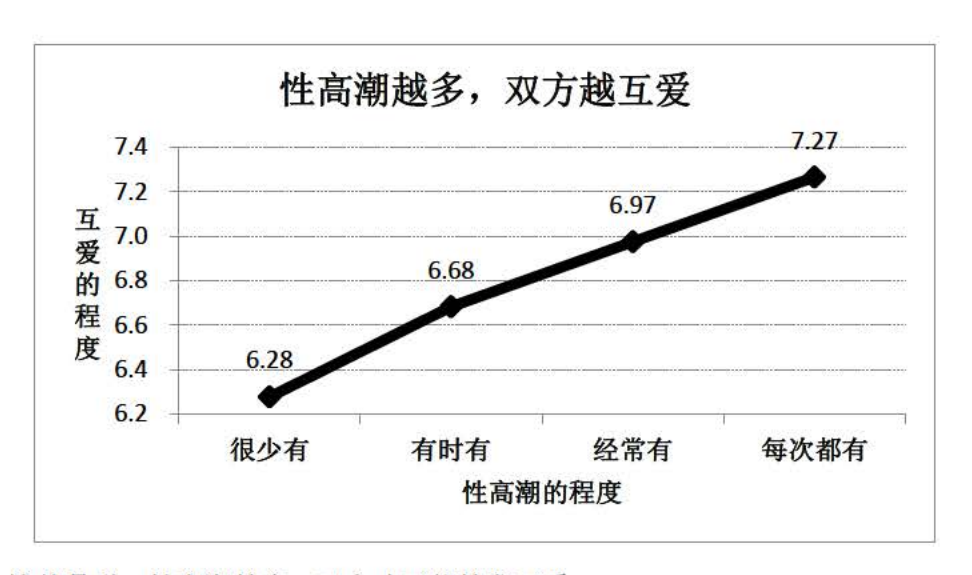
反过来说则是：如果双方的互爱不足，那么也就很难享受到性生活的美好。

性生活对于爱情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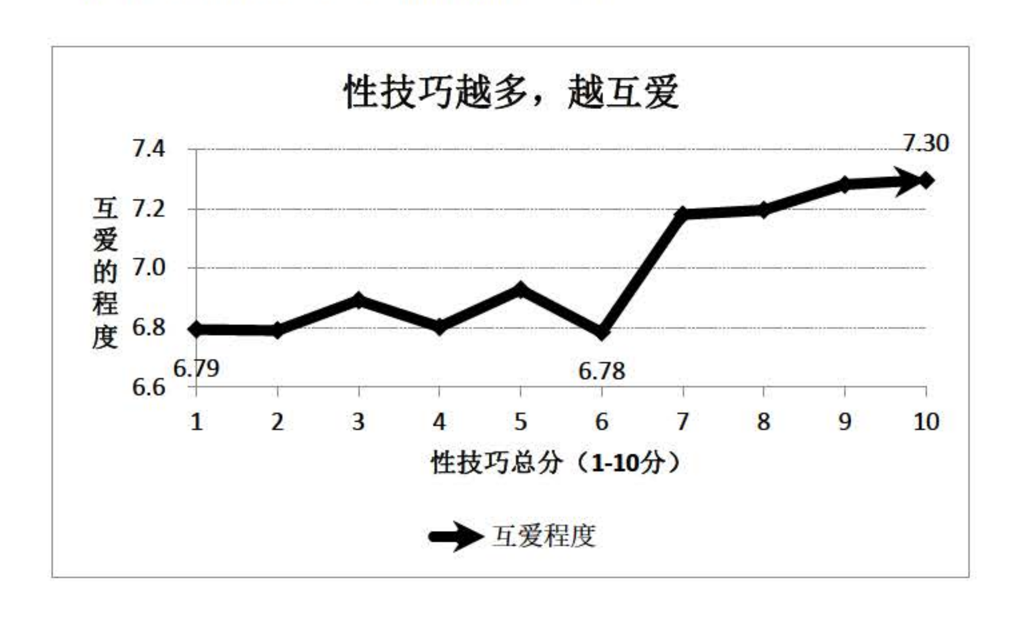
爱情能够促进性生活的美好，这恐怕已经是尽人皆知了。但是反过来，性生活的美好，能不能促进双方的爱情呢？或者说，性能产生爱吗？

对于这一点，总是有些人不同意，甚至声色俱厉地大加批判。这是因为，自从 100 年前的“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总有些“纯情分子”，非要把爱情和性给割裂，非要把两者对立起来，而且非要赞颂爱情而贬低性生活。

因此，我不得不多拿出一些证据来，请这样的人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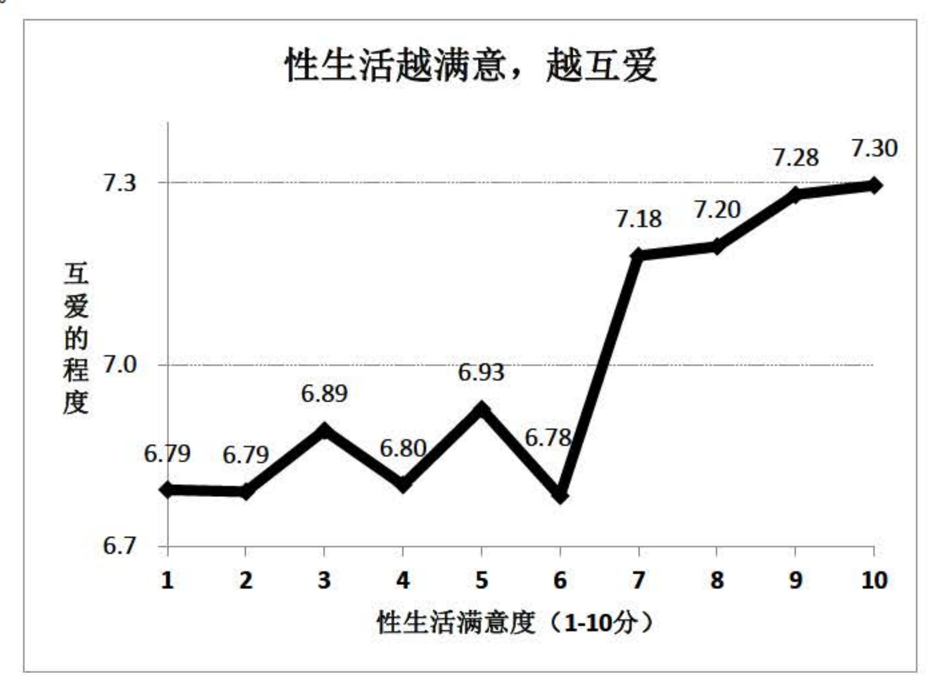


这就是说：性高潮越多，双方才可能越发互爱。



上面的图证明：性技巧这样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情况，也可以促进双方的

互爱。



看完这三张图，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鲜明而坚定的结论：性生活同样也在塑造双方之间的爱情。美好的性生活也是爱情的来源，反之，性生活的不良状态只会极大地削弱爱情。

最后我只需要说一句话：性与爱是互相促进的、生死相依的。

当今的中国年轻人其实早就明白这一点了，因此，以往的“性交”现在被称为“做爱”。它同时包括着两层意思：1.我们做的是爱；2.爱是要做的。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ko0.html

性的“待业期”

如果您经常上网看新闻，那么您一定会觉得，中国的青少年在性方面已经乱套啦，因为五花八门的奇闻在网上铺天盖地，什么少女怀孕/卖淫啦，什么男孩子强奸/群交啦，似乎全中国的年轻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啦。

如果您问他们：根据何在？那么他们就开始讲一些千奇百怪、凄凄惨惨的故事。可是如果您接着问：在中国 14 亿总人口和 2 亿青少年（15-25 岁）里，这些故事究竟是偶然事件，还是普遍情况呢？他们是绝对不会回答您的这个问题的，因为他们信奉的不仅是“一叶障目”而且是“不煽情，就会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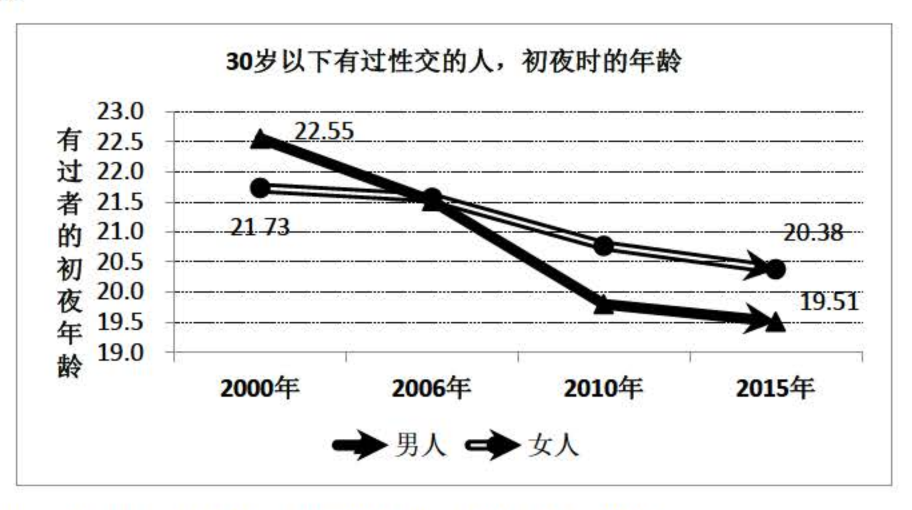
因此，我就来讲讲实际情况。我在这里说的“初夜”，是所有那些有过性生活的人（不包括无性的人），在第一次性交之时的年龄，包括那些结婚或同居的人，却不是“初婚”年龄，因为 2015 年在有过性交的人里面，有 23%的人还没有正式结婚，也没有同居。

首先，到 20 岁的时候，已经有 60%的女性和 40%的男性，已经有过性生活啦；到 25 岁的时候，有过的男女已经占到 90%左右；到 27 岁以后，无论男女，无论结婚没结婚，近乎百分之百的中国人都已经有过性生活啦。

换句话说：对于 25 岁以上的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处女/处男”这一说啦。可是对于 20 岁以下的男女来说，已经不是还有多少“处女/处男”的问题，而是你需要不需要、能不能找到的问题啦。

其次，在 20 岁之前，男孩子性交过的人远远多于女孩子；但是从 20 岁到 21 岁，女生反超男生；然后从 22 岁到 25 岁都是男性超过女性，再往后，男女就持平啦。

这种情况其实非常顺理成章。20 岁和 21 岁恰恰是女生开始准备结婚的年龄段。在这种时候，女性发生性交的比例比男生高一些，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反过来看，男生准备结婚要晚一些，所以他们在 22 岁到 25 岁开始性交的比例，当然就会比女生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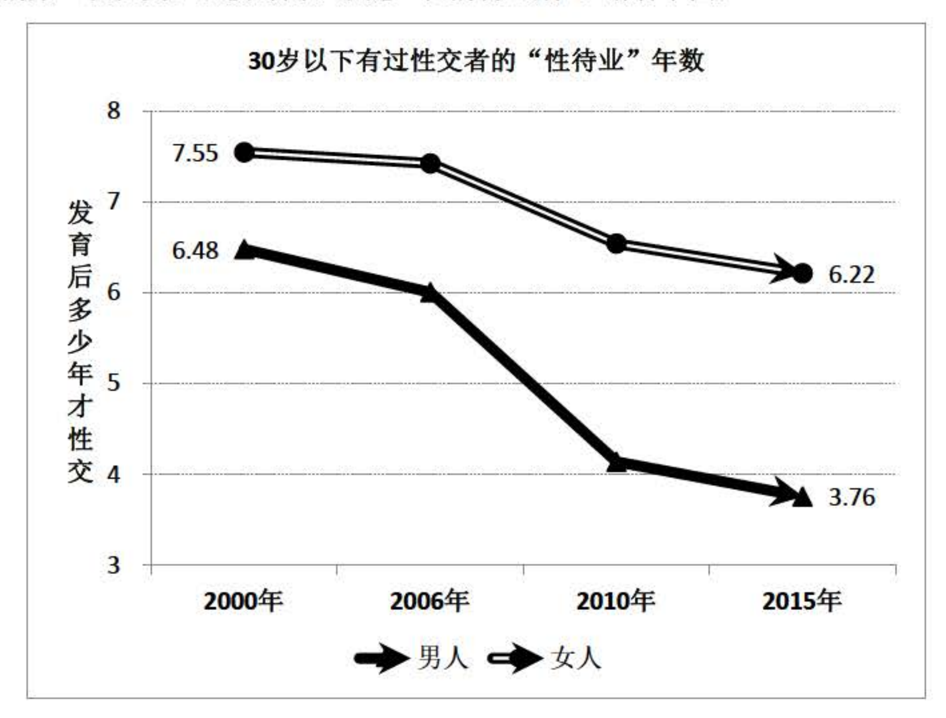


上图可以说是一目了然：初夜的提前，证明了社会的进步。

可是，即使到了 2015 年，30 岁以下的男人的初夜居然是 19.5 岁，女人则更是 20.5 岁；这还算是“早”吗？不要忘记了，中国的法定就业年龄仅仅是 16 岁，公民也仅仅是 18 岁啊！古今中外的初夜，恐怕都没有中国人这么晚的啦。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男青年的初夜年龄，在短短的 15 年间就提前了 3 岁，可是女青年却仅仅提前了 1.4 岁，而且到 2015 年仍然比男青年还晚 0.9 岁。这说明，所谓“少女的性解放”其实并不是普遍现象。

男孩从第一次遗精开始，女孩子从月经初潮开始，就已经进入青春期，就已经具备了过性生活的能力，但是为了服从家长/学校/社会/国家，他们直到 20 岁左右才能真的第一次性交。这段时间，就是“性的待业期”。请看下图：



在 2000 年的时候，男孩子的“性待业”长达 6.5 年，女孩子则更是长达 7.5 年。以后开始逐年减少，到 2015 年的时候，男孩子减少到 3.8 年，女孩子则减少到 6.2 年。这才是中国社会的人性化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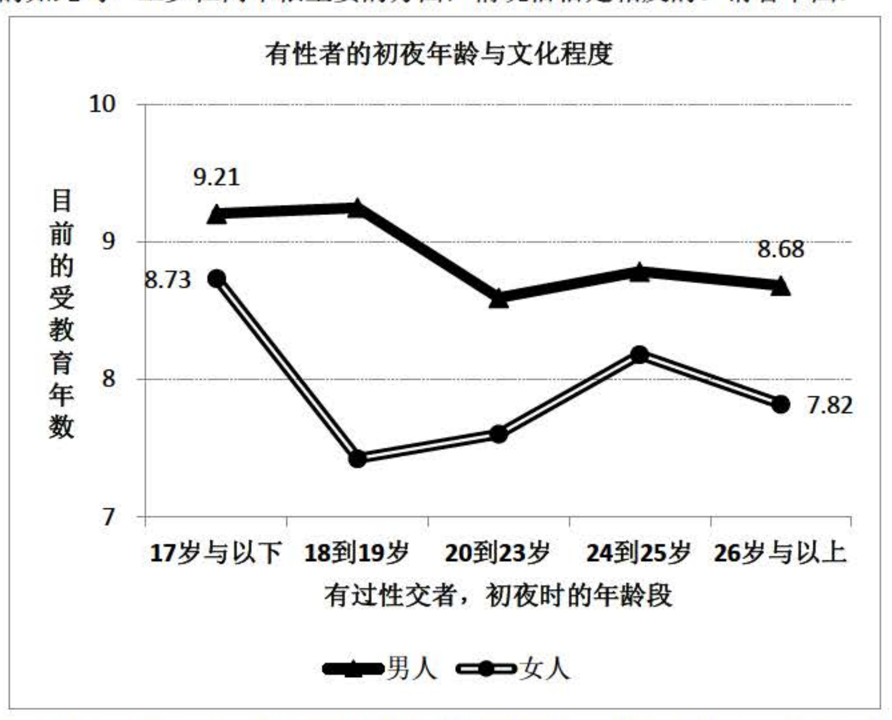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 2000 年的时候，女孩子的“性待业”比男孩子仅仅多出 1 年；可是到了 2015 年，却多出 2.4 年，双方的差距在逐渐扩大。这是因为，女孩的月经初潮越来越早，越来越比男孩的首次遗精早很多，但是女孩子的初夜却不可能提前得同样快，所以女性的“性待业期”虽然越来越短，但是与男性的差距却越来越大。

初夜早，安知非福？

在性教育/性病/艾滋病等等方面，有些人一直在大声疾呼：严厉禁止未成年人性

交！他们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初夜越早，（今后的）生活越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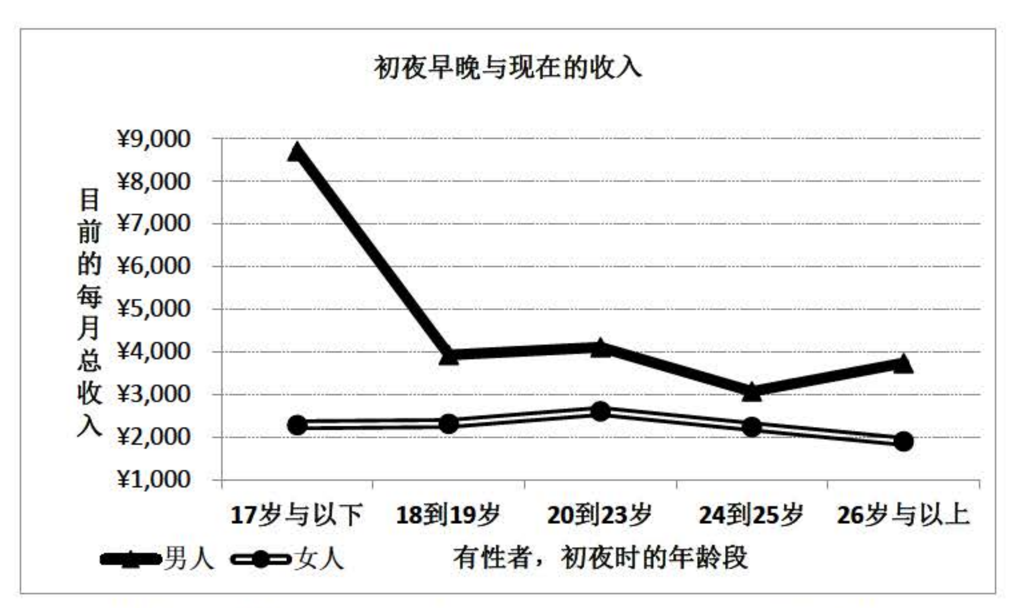
真的如此吗？至少在两个很重要的方面，情况恰恰是相反的。请看下图：



上图就是说，那些初夜发生在 17 岁或更早的女人，那些到 19 岁已经性交过的男人，日后的教育程度其实是最高的。恰恰是那些在 18 岁到 23 岁之间性交的女人，那些初夜在 20 岁到 25 岁之间的男人，也就是那些循规蹈矩准备结婚的男女，日后的文化程度最低。反而是推迟到 24 岁以后才开始性交的男女，文化程度都高一些。

这就是说，所谓"初夜越早，生活越糟"的说法，不符合当今中国人的生活实践。

另外一种情况更有意思，请看下图：



上图说的是：女性的初夜，无论早晚，对于她们现在的收入水平，都没有什么大影响。可是男人却奇了怪啦：18 岁以后才开始性交的男人，现在的收入也是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唯独那些 17 岁或更早就有初夜的男人，现在的收入不仅是最高的，而且比其他男人多出几乎 3 倍半。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可惜，调查统计只能发现情况，却无法找出原因；还是读者们自己来解读吧。

初夜早，亦非全福

以下情况，我就不再列出图表啦，免得读者们心烦。

- 初夜越早，现在的异性好友越多。
- 初夜越早，日后不再结婚的可能性越大。
- 初夜越早，结成性关系之后（同居与结婚），性技巧越丰富，但是性福（性爱婚三者的综合满意度）却越少。
- 初夜发生在 18-19 岁之间的男女，有过任何一种其他性伴侣（不专一）的最多；结婚或同居后，发生外遇的也最多，而且比其他情况的人要多出非常多。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kx7.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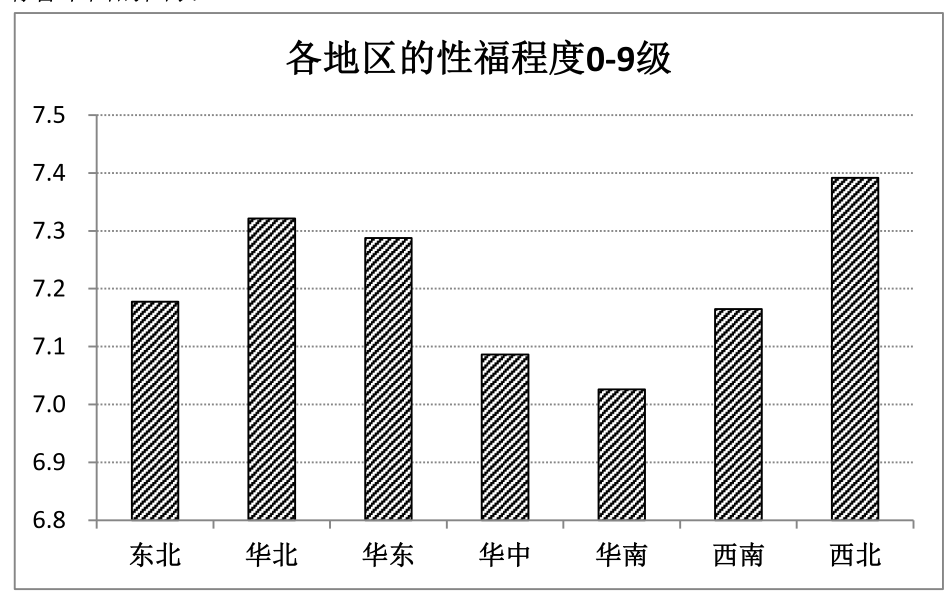
一方水土一方人：性的地域差别

我们中国，其实是一个靠方块字联系起来的共同体，东南西北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差别极大，万紫千红，绝非千人一面。很多学者都研究过这种文化差异，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时刻刻可以感觉到。

那么，在最隐秘的“性”领域中，中国人是不是也有“地域性”呢？本文就来看看这方面的情况。

性福

请看下面的图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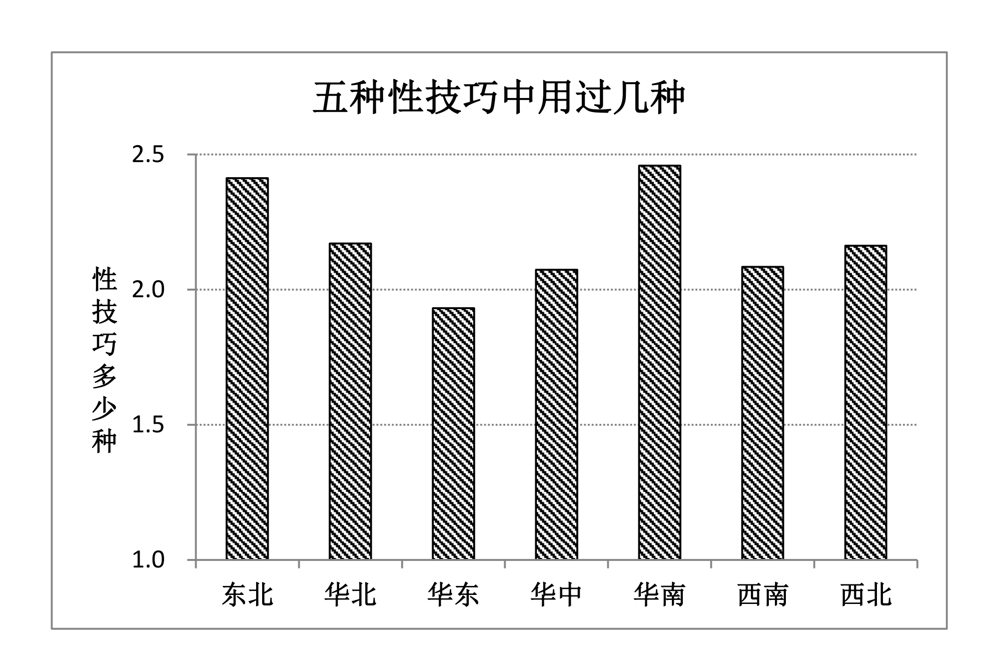


这张图，很可能让人大吃一惊：性福程度最高的，恰恰是我们通常认为最贫穷落后的西北地区，而最繁华发达的华南地区，却恰恰是性福程度最低的。

这说明，一个地区的繁荣昌盛，并不必然地带来更多的性福；贫穷落后也并不必然就减少性福。这是因为，性福是两个具体的个人，独立自主地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打造出来的，并不依赖当地的整体发展水平。也就是说，在性福这件事情上，个人的主观努力是最主要的，客观生活环境的好坏则是次要的。

性技巧

很多人都认为，性技巧这种事情，完完全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无论住在哪里的人都是这样的，因此，全中国各地的人的性技巧应该是差不多的。可是我的调查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从上面的图表中可以看到，性技巧最丰富的是华南地区的人们，其次是东北地区的人们，而最差的则是华东地区的人们。

这是因为，性技巧虽然是最为隐秘的事情，几乎没有人知道，自己的邻居夜里在床上做什么；但是性技巧却不可能“无师自通”，也没有什么人去手把手地教别人，因此性技巧的获得与发展，主要依靠社会上的信息传播。那么，这就与当地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啦。华南地区在这方面应该是最开放的，信息流通是最普通的，所以那个地区的人们的性技巧才可能最丰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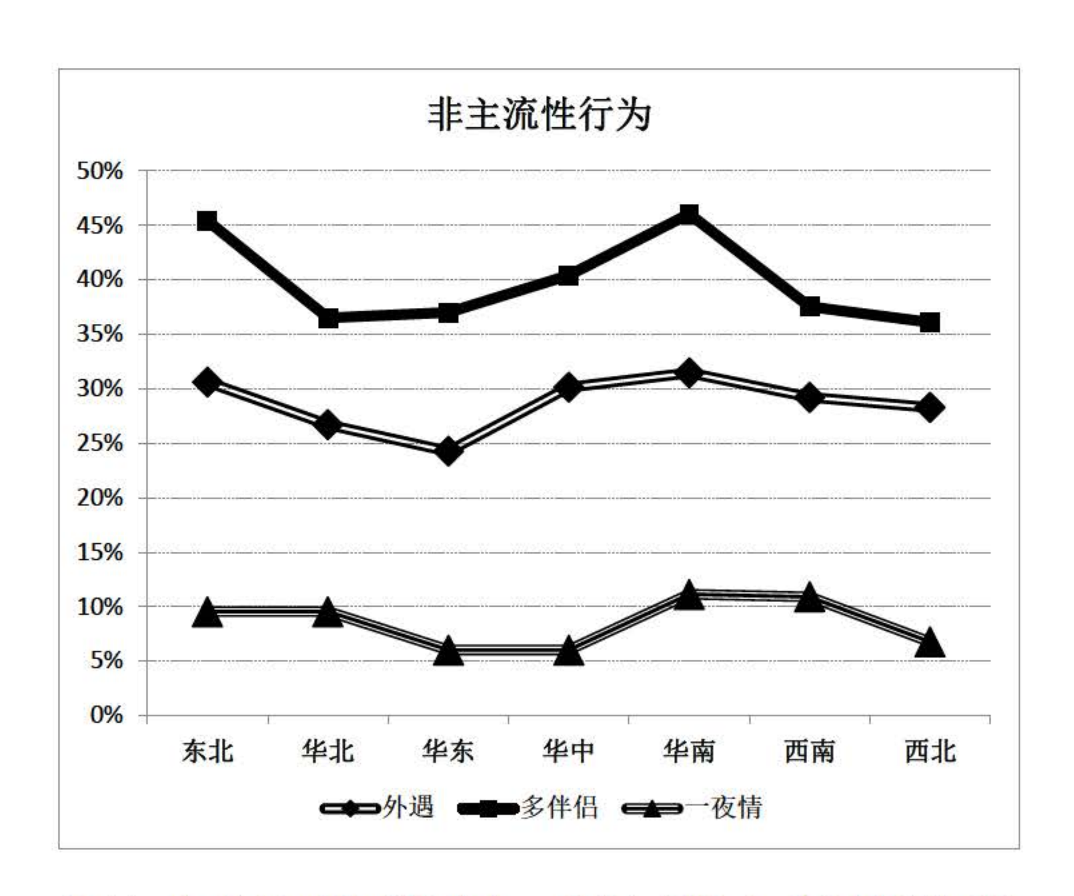
性技巧排在第二名的东北地区，则很可能有历史传统的原因，因为东北人都是最近 100 多年才分散地、陆续地移民而来的，因此各种传统的家族禁锢（尤其是性方面的清规戒律）从一开始就比较薄弱，在性信息的传播方面，社会压制也就最少。例如东北“二人转”的“荤”，恐怕在全中国独占鳌头而且尽人皆知。

上面这张图里，最诡异的地方，恐怕读者一下子还没看出来。那就是：性技巧最丰富的华南地区，恰恰也是性福程度最低的。这两者之间，很可能并不是因果关系，但是也反映出华南地区的人们的一种隐隐的失落：他们的最丰富的性技巧，却仅仅给他们带来最少的性福。

非主流的性

对于“性”，中国老百姓最喜欢议论的，往往既不是性福程度，也不是性技巧丰富程度：而是哪个地方的人最“乱”。在这方面，民间有很多传说，基本上都是骂别的地区的人，对自己的家乡则是家丑不可外扬。

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很不幸，我要得罪一些地区的朋友啦：三种非主流性行为，基本上都是华南地区与东北地区的人们名列前茅、并驾齐驱。整体上来看，最保守的是华东地区。

这张图说明，对于非主流性行为而言，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并不是最重要的，并不是所谓“有钱就变坏”。我们可以看到：华南地区虽然可能是最富的，但是东北地区可不是这样，两个地区的非主流性行为却基本是一样最多。同时，华东地区的富裕发达程度，恐怕也不亚于华南地区，可是它的非主流性行为却基本上是最少的。

非主流性行为，其实更多地要看当地人们的社会交往是不是很多很频繁，但是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啦，我先暂且打住。

最后一定要说：本文绝对不是要歧视任何一个地区的人们，而是因为以前没有人发布过这方面的情况。我作为社会学家，第一职责就是揭示真情实况，然后才谈得上“研究”。

多谢各位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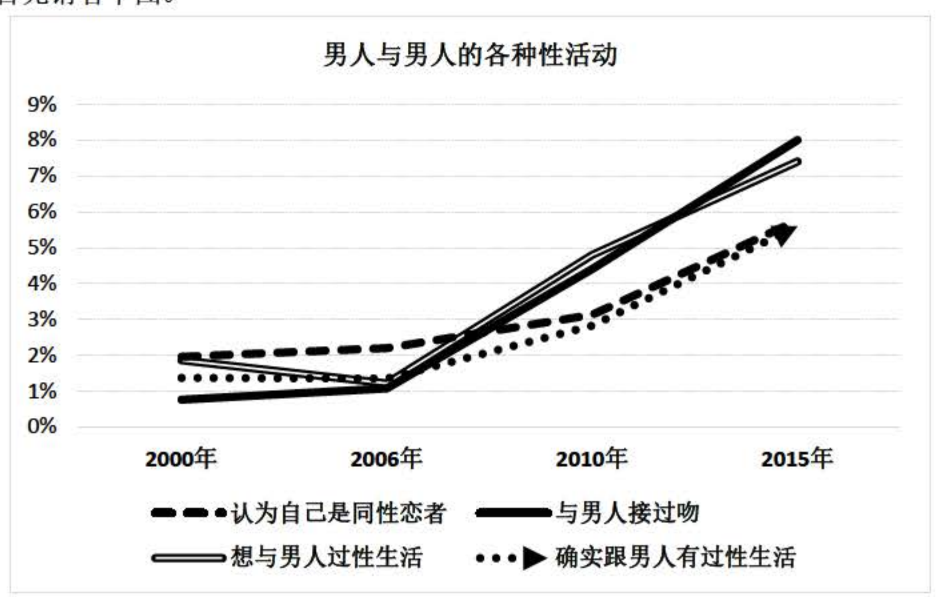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p85.html

男男之性

21 世纪以来在中国，“男同志”开始日益浮出水面，结果很多异性恋者就会觉得，自己身边的“男同志”似乎越来越多了。那么真实情况如何呢？

为什么越来越多？

首先请看下图。



从这张图来看，在短短的 15 年之内，男男之间的四种人际关系都明显增加了，而且增加的幅度都非常大。

对于这种现实情况，人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男同志”确实是增多了。

这样来解释的话，那么背后的逻辑就是所谓的“学坏论”；也就是说，以前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男同志”，最近这些年来，随着同性恋越来越“公开化”，就有一些人“学会了”，所以男同志的比例才会上升。

第二种解释是：男同志的比例其实并没有增加，只不过因为以前他们不敢承认，所以比例才会低。最近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男同志敢于“出柜”了，因此在我们的社会调查中，承认自己有过这些情况的人也就更多了。

我认为，第二种解释的合理性，远远超过第一种解释。

这是因为，在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里，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在社会歧视同性恋的时代里，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人非常少，随着“同性恋平权运动”的发展，承认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即使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所谓“同性恋者”的比例也基本持平，不在出现明显的增加。

这就是说，“男同志”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其实存在着一个相对恒定的百分比，既不会因为社会歧视就减少，也不会随着社会宽容而增加。任何社会调查所得

到的任何百分比，其实取决于男同志他们自己愿意不愿意承认。

男同志的性，更加活跃

	不是 MSM	是	卡方 Sig.
群交	8.4%	47.1%	0.000
换偶	7.4%	53.4%	0.000
用过新型毒品	4.0%	27.9%	0.000
有过不情愿的性	13.5%	49.0%	0.000
被强暴过	2.5%	29.8%	0.000
有性障碍超两个月	10.1%	45.9%	0.000
有任何宗教信仰	27.0%	52.0%	0.000

男同志不存在社会阶层的差异

在许多异性恋者看来，男同志似乎是年轻的多、高文化的多、城市里多。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是因为这样的男同志更可能“出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容易见到他们。

那么真实情况如何呢？请看下图，其中的百分比说的都是“男同志”的社会各个阶层里所占的比例。最右那一栏里的“卡方 sig.”说的是：各个阶层之间，是不是真的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个数值，只有在小于 0.005 的时候，才能证明确实有明显的差异。

年龄段	18-29 岁	30-39 岁	40-49 岁	50-61 岁	卡方.
	8.0%	5.5%	4.2%	4.8%	0.357
文化程度	小学与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与以上	
	7.9%	4.4%	4.4%	5.1%	0.174
居住地级别	农村	县级	地市级	省会与以上	
	5.3%	6.3%	5.9%	2.6%	0.644
流动人口	农村进城	城市间流动	其他情况		
	8.2%	17.3%	5.2%		0.120
职业	农业劳动	生产工人	商服业劳动者	各种白领	
	6.0%	7.5%	5.0%	6.2%	0.472
收入	最低	次低	较高	最高	
	5.4%	3.8%	5.9%	7.2%	0.465

上面这个表格虽然有些专业化，但是一般读者还是可以看出一个规律：在最左

面第一栏里，在各种最基本的社会阶层里（红色字体），男同志所占的百分比都没有出现显著的差别（根据最右那一栏的黄色底色）。

通俗地说就是：男同志基本上是均匀地分布在各个社会阶层之中的。因此，无论年纪大小、文化程度高低、住在农村还是大小城市、是不是流动人口、属于什么职业、自己的收入高低，其中的男同志的比例，都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男男之性，不等于“绝对同性恋”

很多异性恋者都误认为，男同志就是只跟男人做，从来也不理睬女人。这当然是错误的。真实情况请看下图。其中的 MSM 是“与男人发生过性行为的男人”。

	无婚 无同居	与异性 同居	与异性 结婚	与异性 离婚/丧偶	卡方
在各种性关系中， MSM 的比例	5.5%	14.2%	4.1%	3.2%	0.000
在 MSM 中， 各种性关系的比例	6.6%	34.3%	57.2%	1.8%	0.000

上面这张图说明，在所谓的“男同志”里面，有相当多的人，其实跟异性是存在着某种性关系，并不是“只找男，不找女”。

有一个著名的同性恋草根组织，名字就叫做“同志亦凡人”，意思就是“同志”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群，所以也就不应该歧视他们。

现在，我的调查结果可以充分地证明，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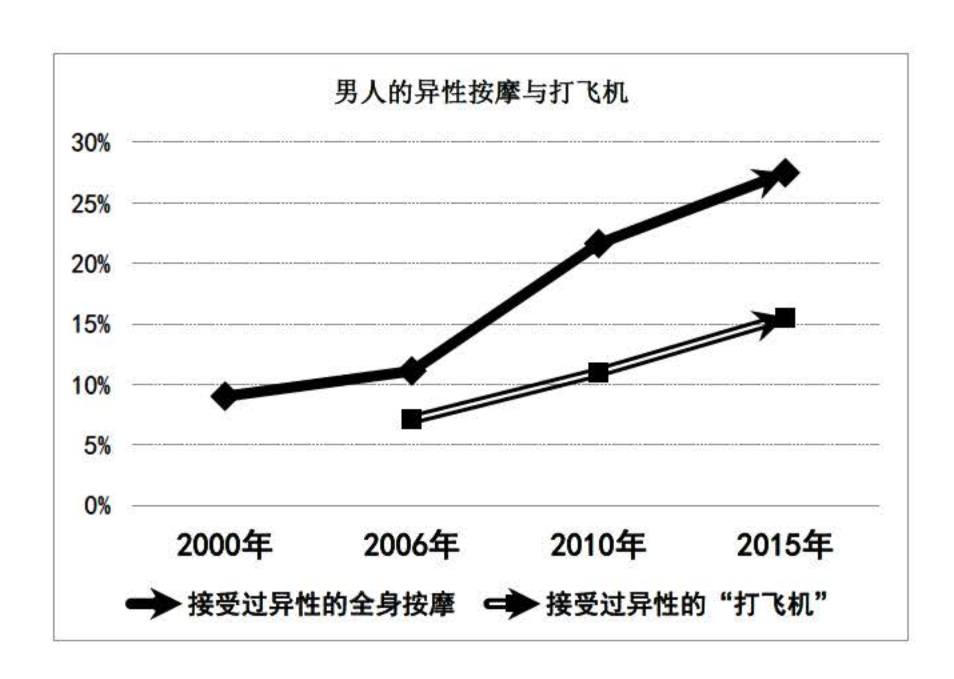
网页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p8d.html

作为服务的打飞机

在万众瞩目的雷洋事件中，警方认定他接受了“打飞机服务”，还拿出一些可笑之极的所谓“证据”。

我在这里暂且不去追究这件事情的具体情况，而是要展示一下，在中国的男人里，有多少人已经接受过打飞机服务了。请看下图：

打飞机，比你知道的多



上图说明，从 2000 年到 2015 年，在短短的 15 年间，中国男人接受过异性全身按摩的人，从 9.0%增加到 27.5%，增加了 3 倍。与此同时，接受过打飞机服务的男人则从 2006 年的 7%增加到 2015 年的 15%，也增加了 1 倍。

很多读者已经知道，打飞机被公安部门认定为“卖淫嫖娼”的一种，但是恐怕大家都忘记了，“异性按摩”在中国也是非法的啊。

1993年4月28日公安部《关于如何对待异性按摩、博彩等问题的批复》中，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异性按摩。1995年的《中央纪委办公厅做出关于共产党员接受异性按摩应如何处理的答复》中也规定，党员要受到处分。

这两个文件虽然不是正式的法律，但是都是法规，都可以用来处罚普通人和党员。尤其是，它们直到今天也没有被废止，也就是说是一直有效的，只不过现在还有人去真的去执行吗？

我真心不知道，这个国家什么时候才能学会“与时俱进”，去废除那些陈腐不堪、让人笑掉大牙的法规和文件呢？

谁在打飞机

接受过打飞机服务的中国男人，是40岁以下的年轻男人更多，城市里较高文化和较高收入的白领和企业家/领导者更多，经常参加社交活动的和健康良好的男人里更多。这些已经是大家的常识，我也就不多说了。

但是我也发现，如果男人的性生活多多少少有些不良状况、吃过各式各样的壮阳滋补品、对于性生活存在着各种畏惧或者失望、性技巧不那么丰富；那么他们接受过打飞机服务的比例也就更高。

这就是说，打飞机的服务，是为那些“性福程度”不那么高的男人准备的，而且是由这样的男人的不断消费所推动的。

为什么要打飞机？

有的人说，打飞机服务其实被“扫黄”给逼的：一些男人不敢去嫖娼，才不得不满足于打飞机。可是我的统计却发现，嫖娼的男人虽然也在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却比打飞机更少一些，而且真的嫖娼的比例，一直不高于打飞机的比例。这就是说，无论扫黄厉害不厉害，总有一些男人只打飞机却不性交。

这里面其实也存在着深刻的道理。

男女之间的性生活，最根本的矛盾其实并不是爱不爱，而是每一方都不得不非常“自私”，不得不要求对方的性技巧最适合自己，否则自己就很难或者很少达到性高潮。可是，在任何一个还没有破裂的性关系中，无论哪一方都不可能完完全全地自私到底，都必须“无私”地去照顾对方的感觉和要求。可是这就非常可能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使得自己很难做到“感觉高度集中”；结果就很可能减弱了自己的快感和满足。

这个根本矛盾，常常困扰大多数男女，只不过表现出来的程度不同、延续的时间长短不同而已。有一部分男人，很可能就是因为“不愿意伺候女人”，或者“觉得对方的体贴不够”，转而去寻找“小姐”提供的打飞机服务。

在“被打飞机”的过程中，一般情况下男人不可以与“小姐”发生进一步的性行为，因为那是需要另外提出要求和另外付钱的，而且往往小姐并不同意，或者按摩场所会禁止。但是很多男人其实也并不要求进一步，而是满足于享受单纯的“打飞机”。这是因为他们可以完全彻底“自私”，根本不需要“无私地”去满足女人。可是打飞机又不是自慰，而是一个女人为自己“无私地”服务。因此这就解决了性生活中根本的矛盾，才使得一些男人花钱来购买。

虽然在大城市里，打飞机服务并不便宜，但是购买这种服务的男人还是越来越多。这很可能表明：在目前的男女性关系中，男人越来越难以化解“自私与无私的

矛盾”了，即使是另外再找一个女人，只要是做爱，那么矛盾仍然会出现，仍然难以排解。所以，购买打飞机服务才会成为越来越多的男人的选择。

不得不说的话

最后我必须要说的是：打飞机服务不是男女之间的性行为，因为男人并没有触及小姐的任何身体部位，小姐自己则连身体和性器官也没有裸露。打飞机服务其实就是普通异性按摩中的一种。中国的公安部门非要把这样的按摩强行规定为“卖淫嫖娼”，实在是讲不出任何道理来。这种规定，恐怕不是为了维持“秩序”或者“风化”，更不是因为打飞机的双方谁损害了谁，而是一种“权力的傲慢”：我就这么规定了，你敢不服？

所以，无论雷洋事件是什么样的结果，我希望大家都来讨论一下，为什么非要禁止打飞机服务呢？如果没有这个恶法，雷洋从一开始就根本不会被抓，后面的一切也就不可能发生啊！

网页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poj.html

2016年，人们最关注“性”的什么？

我在 2000 年、2006 年、2010 年和 2015 年，四次进行了全国 18-61 岁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询问了中国人的性关系和性行为的 86-192 个问题。

从 2015 年 12 月 16 日开始，我在《新浪博客》上陆续发布我的四次调查的统计结果，直到 2016 年 12 月 5 日发布完毕，总计发布 41 篇，基本都是 2000 字左右的短文，每篇平均有 3 个左右的统计图。

到 2016 年 12 月 11 日为止，在这一年的发布过程中：

至少看过我的一篇报告的人是 628 万 0399 人次；平均每篇有 15 万 3181 人次；

转发了我的至少一篇报告的是 2901 人次，平均每篇被转发 70.9 次；

收藏了我的至少一篇报告的是 1681 人次，平均每篇被收藏 41.1 次。

现在回头看，最有价值的不仅仅是我发布了什么样的内容，更是读者们更喜欢看什么样的内容。为什么有些报告的阅读量异常巨大，有一些却寥寥无几？为什么有的被转发或收藏？

虽然我无法去调查这些读者的真实想法和意愿，但是通过对各种情况的统计，下面的数字还是可以大体上反映出读者的意向。

这也许就是对我的四次调查的最好补充，也是我的这个系列发布的最好结尾。

从《新浪博客》的挑选来看

在发布的过程中，我当然会认为，有些内容不太重要，有些则是提纲挈领。但是，有多少人看，看什么内容，却不是我能决定的，要看《新浪博客》的主编是否推荐到《新浪博客》的《头条》。

在 41 篇报告中，有 35 篇被推荐为头条，结果每篇平均被阅读 17 万 8792 人次。可是还有 6 篇没有被推荐，结果每篇就只被阅读 2241 人次；仅仅是被推荐文章阅读量的 1.3%。也就是说，如果被推荐，那么阅读量就是会增加几乎 80 倍。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所谓的“自媒体时代”、“互联网自由”等等，都是言过其实、盲目乐观。其实，不论你是谁，也无论你说什么，如果没有被媒体大佬推荐，那么你的读者就不会比你的微信联系人多很多。

那么，《新浪博客》没有推荐我的哪些报告呢？请看：

1《减肥热潮，为什么适得其反？》、2《“初夜”那点事》、3《新毒品：有多少？谁在用？》、4《男男之性》、5《打飞机服务》、6《信仰与性》。

那么为什么不推荐呢？

据我猜测，上述的第一篇可能是被认为与“性”的关系不大。第二篇可能是被认为有些重复。第三、四篇可能是因为在道德上太敏感了。第五篇很可能是因为提到了“雷 Yang 事件”。最后的那一篇，显然是在政治上敏感啦。因为我报告了：信仰宗教和身为党员对于“性福”的作用。这方面的内容，“打死也不能说”，你懂的。

从阅读人次来看

被《新浪博客》推荐了，看的人就一定同样多吗？显然不是。这就要看读者们最关心什么啦。

下面是被推荐的我的 35 篇报告的阅读人次，表格有些长，您只看一头一尾就差不多啦。

篇名	推荐	阅读人次
不足 8 万人次的		
夫妻暴力，从前与现在	是	2777
扫黄，为什么越扫越黄？	是	14284
大学生之性，乱套了吗？	是	14729
婚姻与夫妻之爱，怎么啦？	是	16234
同性之间发生了什么？	是	23301
单身潮：不婚，还是无性？	是	27064
童年的“性接触”	是	27866
如果中国公投“同性恋平权”，将会怎样？	是	31303
性的心虚：乏趣+焦虑=少性	是	36728
中国人的性技巧：革命已经成功	是	42132
谁在看“苍老师”？	是	58464
性骚扰，究竟什么样？	是	63260
性的风采：魅力 • 气质 • 知心	是	76728
约 10 万到 20 万人次的		
“老年嫖娼”的迷思	是	96756
外遇	是	107166
女性的性健康	是	111455
心有旁骛：做爱中幻想别人	是	112265
性与爱：千古之惑	是	112559
婚前性行为	是	113059
爱是要做的	是	127429
男人的性交易	是	130014
性福在望：性障碍在减少	是	137573
一夜情	是	145817
网上性爱	是	148172
性洁癖：“性福”的负能量	是	159507
20 万到 38 万的		
社会地位越高，“性福”越多	是	200080
男人 • 性 •“中年痛悟”	是	200427
性的专一，还有多大可能？	是	208948

夫妻的性交流	是	232151
一方水土一方人：性的地域差别	是	311554
自慰以及自慰的扩展	是	378887
50 万以上的		
多人的性行为	是	515550
性的春夏秋冬	是	516293
性暴力，谁是受害者？	是	584960
中国男女的性高潮	是	1172234

看完这个长长的表格，我想您该清楚啦：

1.夫妻暴力，是新浪博客读者们最不关心的问题，阅读人次仅仅是 2777，仅仅是最高阅读量的千分之二。

这就是说，尽管国家通过《反家庭暴力法》，尽管传媒中在不断地渲染惨烈的案例，但是至少这些读者们，干脆就是漠不关心或者熟视无睹。但是这并不说明这些读者麻木不仁，而是因为夫妻暴力毕竟是小概率事件，离大多数人可能还很远。

2.非常有意思的是，“性暴力”与“夫妻暴力”这两个报告的标题非常接近。但是前者居然有多达 58 万人次阅读，排在所有 41 篇文章的第二位，比“夫妻暴力”的阅读人次多 210 倍。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性暴力”的标题比“夫妻暴力”更刺激？

3.阅读人次超过 117 万的内容，是性高潮，而且比排在第二位的内容，多出整整一倍。

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性高潮是人类独有的、最强烈的、不可替代的、身心合一的激情活动。人们理所当然地最关注它。

可是现在毕竟已经是 21 世纪，所谓的“性”早已从所有哺乳动物都有的 sex，进化为社会文化之中的 sexuality（全性）。因此，仅仅关注性高潮，已经远远不够啦。当然，这不是贬低任何读者，而是反思：我们“性社会学”（尤其是我自己）的努力，尚且微不足道。

4.“多人的性行为”和“性的春夏秋冬”这两篇报告，也有超过 50 万人次阅读。我只好坏坏地猜测：这恐怕是因为有些读者，光看标题，误以为其中包括了火爆的细节描述吧？

5.以上我的分析，仅仅是针对“阅读人次”而言。这些阅读者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我无从知晓。也许《新浪博客》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分析吧？

从转发、收藏的人次来看

我认为，阅读我的某个报告，肯定表明对这个内容感兴趣；但是只有那些转发给别人的读者，才算得上是非常感兴趣。

那些收藏了我的报告的读者，很可能就是我的同道啦，是有兴趣进行相关研究的人。严格来说，任何人的任何学术性的文字，其实仅仅是写给这些人看的。

按照收藏人次的排序

篇名	转载	收藏
收藏 20 人次以下的		
童年的“性接触”	21	2
夫妻暴力，从前与现在	10	4
性的心虚：乏趣+焦虑=少性	33	5
同性之间发生了什么？	9	6
婚姻与夫妻之爱，怎么啦？	40	9
中国人的性技巧：革命已经成功	50	12
大学生之性，乱套了吗？	34	13
如果中国公投“同性恋平权”，将会怎样？	44	14
扫黄，为什么越扫越黄？	38	15
单身潮：不婚，还是无性？	81	17
收藏 20-48 人次的		
“老年嫖娼”的迷思	94	20
性洁癖：“性福”的负能量	55	24
女性的性健康	71	26
性的风采：魅力·气质·知心	74	27
性骚扰，究竟什么样？	41	27
性的春夏秋冬	104	28
外遇	65	37
婚前性行为	72	39
性暴力，谁是受害者？	68	41
谁在看“苍老师”？	92	45
一方水土一方人：性的地域差别	98	47
性福在望：性障碍在减少	77	48
收藏 50-87 人次的		
自慰以及自慰的扩展	79	51
心有旁骛：做爱中幻想别人	82	62
网上性爱	105	64
一夜情	141	65
中国男女的性高潮	111	66

性的专一，还有多大可能？	64	66
男人的性交易	71	70
社会地位越高，“性福”越多	235	78
多人的性行为	127	87
收藏 90 人次以上的		
夫妻的性交流	126	90
性与爱：千古之惑	139	113
男人・性・“中年痛悟”	184	157
爱是要做的	98	191

上面这个表格里最有意思的是：

1.转发的人次，与收藏的人次，并不一致。也就是说，非常感兴趣的人，不一定是可能进行研究的人。那些可能研究的人，跟转发的人也并不同步。

这就是说，从单纯的阅读，到转发，再到收藏，其实是三批人。他们的目标不同，选择不同，阅读的感受当然也不同。尤其是，在《新浪博客》上收藏我的文章的人次，远远少于我们研究所的官网。所以说，作为专业人员，我们最好还是奉行这样的原则：“学术的归学术，科普的归科普”。

2.但是，转发的人与收藏的人，毕竟在人次最多的那 5 篇报告上，出现了相对的同步：他们所关注的内容，都不同于单纯的阅读者们。

这可能有两种原因：其一，这些内容都是国内的其他文献中所没有的；其二则可能是，这些内容很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热点。

结语

2016 年《新浪博客》的读者，首先关注的是“性的生理与行为（sex）”，然后才是“身心合一的全性（sexuality）”，其后才是“学”，再后才是“社会学”，最后才是“数据真实性”和“调查方法”。

也许，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今中国的性文化的实况，以及大众对于“性”的偏爱倾向。

网页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47e5a0102wq6c.html

互联网与性，实质是什么？

1993 年，我在美国访学期间，第一次使用互联网。

当时还是非常简单的即时通讯，只能在 DOS 系统下敲入纯文字，再无其他功能；但是当时使用的人们都兴奋莫名。几乎每一次使用，我都会收到对方的惊叹。其中一位的评论很经典：啊，真神奇，距离消失了！

但是我当时却没有如此强烈的感受。我觉得，这跟双方及时互相拍电报差不多，甚至只不过是“隔涧对歌”的更高级形式而已。这种感觉似乎直到如今也没有消失，因此每当年轻人欢欣鼓舞地歌颂“互联网改变了人类”的时候，我总是倚老卖老地来上一句酸的：一切技术发展，只不过是人类自有功能的拓展而已。

例如，在我研究的“性”领域中，所谓“网恋”，难道不就是古已有之的“鸿雁传书”吗？这种活动的基本性质，并不在于使用什么样的手段来传情达意，也不在于传达得有多快和多广，而在于它把日常生活中的促膝谈心和察言观色，转化为文字书写，然后依赖双方的解读，最终建立起某种人际关系。可是，这不就是人类之所以发明文字的初始动力和始终如一的目标吗？所以，说互联网空前便利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夸张为“革命”，那就很容易陷入“技术决定论”了。

再例如，网上的“裸聊”，难道不是从古至今一直发生在性伴侣之间吗？与那种一枕横陈、聚首细语的古代生活，除了空间距离的增加，难道真有本质的区别吗？

总而言之，至少在“性”这个领域中，互联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最根本的变化，其实并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那些表面现象，而是仅仅一个关键点和两个中国字：隐身！

隐身，不仅仅是匿名，而是在网上性爱中，双方真实的身体，居然可以“不在场”了！性，居然可以脱离身体接触了。

这一变化非同小可。

迄今为止，人类的一切性关系都是发生在两个或者更多的人之间。不论是什么样的性关系，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匿名，却无法隐身。你必须用自己的身体去接触别人的身体，哪怕是一见钟情或者暗送秋波，那也需要双方真实身体的参与，谁也无法隐藏起来。

可是互联网来了，在网上的一切性的交往中，哪怕是轰轰烈烈的性爱活动，参与的双方或者多方，不但可以隐姓埋名，而且可以“身在其外”，根本不需要显现和动用任何一方的真实身体。反之，一切发生在网上的性爱，虽然双方都是身体隔绝，却仍然可以引发任何一方真实身体的各种性反应。

也就是说，隐身给“性”带来的，不仅仅是私密，更是在互联网空间中的随心所欲，甚至可以是为所欲为，破除了几乎一切现存的对于性关系的社会控制。

这像是什么？不就是独自的性幻想吗？网上语言叫做“YY，意淫”，非常传神。这就是说，在任何一种网上性爱中，由于是隐身进行的，因此双方的性关系已经被改造为单方面的性幻想了，两个真实的社会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已经被切断了，至少也是不再必要了。

许多论者喜欢把这种“隐身”称为“虚拟”而且很喜欢歌颂之。我可能是足够老了，所以宁可称之为“独处”，就是在现实生活中自我隔绝，主要凭借互联网来与人类联系。

我虽然很不愿意对此做出任何价值判断，虽然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这种倾向，但是这种动态现实却真的给人类社会带来一个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会。

比尔·盖茨早就预言：在电脑技术造成的“虚拟现实”中，我们做爱，已经不再需要一个真实的对方了。现在，再加上互联网技术，做爱是不是已经可以不需要真实的空间和时间了呢？将来，是不是连真实的身体也不需要了，仅凭脑电波互通就可以做爱了呢？

总之，性，还需要人际关系吗？还需要身体接触吗？甚至，还需要生物基础吗？放眼看去，在现实生活中，变性、易装、性别流动等等现象纷纷“出柜”，万紫千红，弥散而炫彩。它们可能与互联网无关，但是却像互联网一样，无时不刻地挑战着我们以往的刻板印象，预示着人类发展的无限前景。

我以为，这才是最根本的性革命。

与那些有目共睹的社会现象，例如情色作品、婚外恋、特殊性活动等等相比，“互联网之性”带来的隐身和独处，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例如，现在有些人走火入魔般地声讨“小三儿”；可是，如果我仅仅是在网上从事各种“虚拟性爱”，那么算不算“出轨”呢？有没有“小三儿”呢？尽管道德、法律、意识形态甚至形形色色的“上帝”都可以惩罚我自己，但是谁能够惩罚和禁止那个隐身的“小三儿”呢？

如是，传统性道德必将堕落为仅仅镇压身体的“紧身衣”，却再也无法成为控制精神的“紧箍咒”。这让我不由得想起恩格斯的一个著名论断：历史上斗得你死我活的双方，其实最后都同归于尽，让位于一个前所未闻的新兴力量。

（本文是为张娜的专著《互联网、性及其关系的主体建构》写的《序言》，2015年）

弥散与炫彩：后革命的性化时代

时至今日，中国人在性方面[①]出现的巨大变化已是不争事实，有目共睹。但是学术界对于其发生原因却很缺乏研究[②]，对于其发展运行的机制则更是暂付阙如。本文希望就此抛砖引玉。[③]

既有的解释均已失效

在社会舆论中，对于中国性文化的既有各派观点都是建立在它们自己的基本假设之上的。

首先来看各种主张坚持传统的观点。它们都是从"堕落"的假设出发来反对"性混乱"。那么为什么会堕落呢？最流行的三种假设是：其一是经济发展假设，也就是"饱暖思淫欲"；其二是对外开放假设：也就是说西方生活方式侵入了中国；其三则是代际差异假设，也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和"救救孩子"。

这些主张坚持传统的观点貌似足以自圆其说，却有违逻辑。如果说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代际差异这三个被假设的原因都是历史的必然并且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福祉，那么岂不是恰恰证明了随之而来的性的变化也是必然的和带来福祉的？如何能够推论出是"堕落"呢？正是由于这些观点的这种逻辑缺陷，它们对于中国社会实际生活的影响力日渐衰微。本文不再多加讨论。

再来看各式各样的主张自由的观点。它们的基本判断都是：此前的中国存在着"性压迫"（性禁锢、性压抑），因此它们都主张"性权利"（性人权）。那么究竟有哪些性压迫呢？最主要的假设也有三种：其一是"封建传统"假设，就是"谈性色变"，认为传统对于性与性取向进行禁锢；其二是公权力假设，就是认为政府在控制和干涉私人的性活动；其三是"男权"假设，认为男性中心主义就是对于女性之性的压制。

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出现第一波思想解放浪潮开始，这些主张自由的观点就已经形成并得到传播，促成了当时的"性革命"，成为目前中国性文化的新的基础。

但是从逻辑上来看，这种"性革命思维"遵循的仍然是二元对立的斗争路线，主张的仍然是推翻与打倒的"改天换地"。这当然有其历史依据，因为在"文革"中，

[①] 本文所说的"性"全部是 sexuality。笔者翻译为"全性"，就是全面之性的意思，是生物学意义上的 sex 的扩散，以下不再注明。

[②] 笔者 2013 年 8 月 25 日在《中国知网》以"性文化"为主题检索，2000 年以来只有 8 篇文章涉及到这个问题，均发表于非核心期刊，均为"性文化建设"的倡导式文章，均缺乏理论意义，因此恕不引用。

[③] 1993 年笔者在《社会学研究》第 2 期发表了论文《当前中国的性存在》，提出了当时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性革命的论断。整整 20 年之后，笔者以此文作为性文化历史发展的新判断，呼应当年的论文。

“性的精神禁欲主义”[1]被发展到了极致，基本覆盖了当时的所有中国人。作为一种反动，八十年代出现这样的思潮不足为奇。但是这也反映出，“文革”并没有真的结束，它那“惟革命”的灵魂其实仍然保存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因此，八十年代的这种思潮表现出强烈的宏大叙事的倾向，动辄就是中国人民如何如何，政治如何如何，而个体与身体则被湮灭于其中。

可是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生活已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使得这一新的传统也遭到了严重的挑战。

首先，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文革”的那种精神禁欲主义已经土崩瓦解，性革命已经完成了其任务而且失去了它的敌人。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多元化和多样化的“乱世英雄起四方”，性领域中的各种新事物层出不穷，百花齐放。它们之间已经不再是也不可能是互相敌对的关系，也没有出现任何协调一致的可能性。这种状况下，谁来“革”谁的“命”呢？“革”得动吗？

其次，当今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受到的最大影响既不是来自社会设置，也不是来自任何一种具体的、完整的思潮，而是来自“性方面的时尚”，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铺天盖地却又潜移默化的那些对于性方面的各种流行文化与时髦表现的描述、推崇与引导。它的作用力随着互联网、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的发达而倍增，足以制约个人选择，常人很难抵御；已经在性领域中造成了弗洛姆所说的那种普遍的“逃避自由”的社会倾向。

第三，现在中国已经不存在任何一种社会力量在主动地推动或者阻击性文化的发展。任何关于性的争论与冲突，正在日益非组织化和非意识形态化，日益变成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生活的而非政治的、肉欲的而非道德的争执。

因此说，既有的任何一种观点或思想流派，都无法解释当前中国性文化的现状，更无法分析其来源与演变机制。从思维方式来看，既有的各种观点都囿于归因法，缺乏建构主义的视角。由此，本文展开以下的分析，试图论述性文化现状的运行及其机制。本文的各项统计数字及其分析均出自潘绥铭、黄盈盈：《性之变：21 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的各个有关章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 7 月出版；以下就不再一一注明。

源于弥散，走向炫彩

上面所描述的一切，都是当今中国人的主体建构、自由选择和文化创造。这是八九十年代中国性革命的持续发展，但是在其运行机制上却发生了质的变化。

笔者在 1994 年曾经提出“初级生活圈”理论来解释人类之性的历史发展机制。[2]

[1] 在精神活动中，禁绝任何对于性快乐的追求；对照于“性的肉体禁欲主义”。

[2] 参见郑杭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从 1994 年的第一版到 2013 年第四版）中的《婚姻、家庭、性与性别》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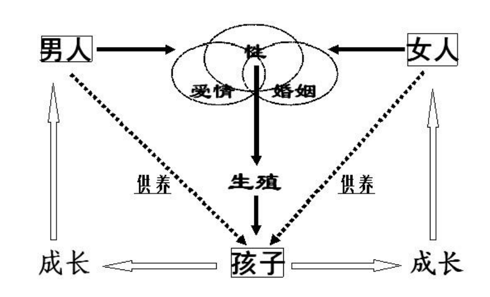


图 1：初级生活圈示意图

它的主要含义就是：在人类社会中，由于供养后代（而不仅仅是生殖）成为整个社会制度的最初级的核心任务，因此人类之性才会被安排为连接男人与女人的最重要纽带，并且由此产生了人类的一切性关系、性道德和性制度。

这一理论更多地表述的是人类之性究竟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更多地表述了相关因素对于性本身的建构作用与机制，更多地具有起源论的意义。可是中国大约从 21 世纪开始，性之变却更多地表现出相反的作用趋势，使得初级生活圈主要呈现为消解与弥散。

这方面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中国厉行 30 年之久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在很大比例的人口中[①]，把性与生殖这条轴线给极大地削弱了。结果，一直在维系着传统形式的性的那种初级生活圈就开始日益走向瓦解。这不仅直接带来了性、爱情与婚姻这个“铁三角”的日益相对分离，而且使得相关的各个因素都不得自我解体，例如多元性别的出现、性的肉身与精神之关系的拓展、虚拟之性的扩散等以及前文所述的一切。

面对这样的社会变化，旧的传统思维方式的解释力也在日益衰微。我们无法再把当前的性之变看作是在某个大目标指引之下的遵循某种统一规律的线性发展；也无法再视之为你死我活的、取而代之的革命；还无法再笼而统之地、拒绝分化地把它当作一个幻象整体；更不应该食洋不化、脱离生活、口号至上。总之，任何一种必然论、决定论或中心论都越来越苍白无力。其理由有二。

首先，当前的性之变并不是原有的 sex 的简单解体，而是扩散为新形态的“全性”（sexuality）；前文已述，不再赘言。

其次，近年来中国的性文化即使是被解构了，也并没有形成新的结构，没有与原来的结构形成对立，甚至就连与原结构的关系也在日渐弱化。这一结果应该被更加确切地描述为“雾状的弥散”。例如据笔者 2010 年调查，在人们通常认为应该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一夜情”里，实际上有 40.9%是发生在原来就认识的两个人之间。这种情况已经远远脱离了原有的“性、爱、婚”结构却又并不与之对立，变成了“熟人之性”这样一种崭新而又模糊的性关系形态。再例如，在 2010 年 18-61 岁的总人口中，14 岁之前遭到过性接触的女性占 4.9%，可是有过同样遭遇的男人却多于女人，占到 6.3%，而且性接触主要是来自于同性。这就是说，以往那种“只有女童才会被欺辱”的社会形态崩溃了，可是又没有构成“女人欺辱男童”的相反

[①] 到 2010 年，在 14-17 岁的总人口中，独生子女的比例已经高达 38.1%。

模式，反而是凸显出男男性接触之存在。因此，这就不是简单的解构，而是性的弥散。

弥散的结果就是“全性的炫彩呈现”，在历史分期上则可以视为“后性革命时代”。炫彩，就是五彩缤纷汇聚而成的炫丽。它没有确切的完形（gestalt）与边界，也没有确定的分布与构成，呈现为非结构化与非系统化；无法被类别化，也无法被定量地拆解分析。它就像是雾，既是整体的又是弥散的；虽然可以从外部和内部来观察、确认与定性，却无法再用经典的认知方法来加以描绘。

当今“全性的炫彩”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首先，它的主体已经不再是整体化的人民，也不仅仅是阶层或群体，而是个体，是主体化的个体。这是因为，“全性”的至少 10 个考察维度[①]可以出现天文数字的排列组合形态，而任何一种形态的载体已经不再可能是规模较大的人群，只能是个体化。

其次，即使是 10 个维度的任何排列组合，其构成已经不再是清晰明确的各个“因素”，也不再是轮廓分明的各个“域”，而是斑斓的“色彩”。这是因为在任何一个维度下，性的形态都是一种光谱式的呈现，维度的排列组合则更是必然如此。

其三，在色彩与色彩之间，以往那种直接的、明确的、线性的相互关系已经极大地弱化；而是呈现为或重叠，或融合，或游离，或辉映的千姿百态的整合，就像一幅无边界的印象派图画。

总之，上述“全性的炫彩”的生活实例，如果按照至少 10 个考察维度来看就是：一位中国人，正当壮年但“性趣”不那么强，很重视性生活但又心虚，异性之性多于同性之性，魅力十足社交频繁却又谨小慎微，已分居未离婚而其他性伴侣和非主流性行为较多，性技巧贫乏却自得其乐；那么我们应该把这个人定义为什么样的人呢？应该归类到什么阶层或群体呢？这个人的任何一种具体状况还具有确定性吗？还可以进行经典式的因素分析或者还原归因吗？

正因如此，我们对于性文化的运行机制的认识，也就不应该继续纠缠于先天论（本质主义）和后天论（建构主义）的争斗，不应该再局限于男女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更不应该保留任何“惟道德主义”的残余。我们进行研究的理论假设也应该从事物的同一性，发展到“光谱式存在”，再走向“雾状弥散”。研究的视角则应该从二元对立走向多元互动，走向系统作用，再走向混沌（Chaos）运动。这既不是理论的逃匿，也不是不可知论，而是试图给出一种描绘社会现实的新途径，只不过笔者目前还缺乏足够的可用概念体系与操作方法而已。

当然，性文化的这种弥散，与中国社会的整体变化密不可分。多位学者已经从社会分层的角度论证了它正在从金字塔结构到“倒 T 型”到“原子化”到溃败，就不再引述。本文与他们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更加乐观：全性是具有生物基础的，无论社会如何风云变幻，全性还是会存在与发展的。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性文化的推动者们应该把自己的奋斗目标从阶级斗争/救国救民式的性革命，尽快地转向争取个人“性福”的公民日常活动。

[①]生物基础、社会寿命、价值观、心理、取向、权利、交往、关系、行为、感受。

2000-2015年中国人的“全性”（sexuality）

作　者：潘绥铭
出品人：李　丹
出版：1908有限公司
　　　香港九龙尖沙嘴北京道69号环球商业大厦202室
　　　电话：852-2311-7188
开本：16开
版次：2017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978 988 141 94 77